

新 月

新 月

第 一 號 第 二 卷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日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一號

11067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一號

目錄

- 泰谷爾先生鋼筆漫畫……………志摩藏
- 杜威論革命（遊俄印象之一）……………志摩譯
- 藝術家（獨幕劇）……………A. Arlene
皮西譯
- 小蛤蟆（小說）……………凌叔華
- 法蘭先生畫稿之一……………志摩藏
- 貼身女僕（曼殊非兒著）……………西澄譯
- 美國的吏治法與吏治院……………羅隆基
-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徐志摩

法蘭先生畫稿之二……………志摩藏

結婚以前（阿黑小史之七）……………沈從文

觀音花（小說）……………冷西

昆漾斐拉德爾家的姊妹……………哥德原著
蕭石君譯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續完）……………光旦譯意

書報春秋（三則）……………劉英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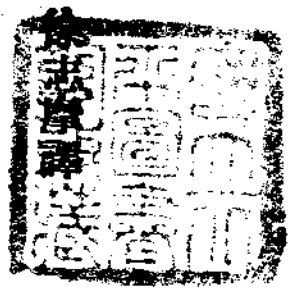
一 最近世界各國政黨（顧樹森編譯）

二 社會主義史（趙蘭坪著）

三 西洋史ABC（傅彥長著）

海外出版界（四則）……………葉公超等

杜威論革命（遊俄印象之一）



美國哲學家杜威先生去夏到俄國去遊歷，歸後寫六篇文章，刊登紐約新共和周報。這六篇文章譯者認為是完全不雜成見的觀察，只有學養俱深如杜威先生才能見到，才敢寫出；尤其他的關於革命的感想正供給我們一個新觀點，憑此我們可以反鏡我們自身的成敗如何，給有心人們一些思索的推力。杜威先生的文章卻不是流利的一派，樸實，迂迴，而且有時不免繁複但這也正見他思想的不苟且，爲要保持印象的真事願不顧文體的美。這也許也是一杯「苦茶」，它的警醒的力量是無可置疑的，而且竟許還有回甘。譯是極粗率的直譯，念去澀口當然，但譯者自信他沒有敢在譯文裏修剪原來重疊的羽毛。還有五篇，論教育的居多，不日可以譯得，打算集起來由新月書店印成一個小冊子。

彼得堡 (Petrograd) 成爲列寧堡 (Leningrad) 的改變是無疑問的一個象徵，但我們卻不易認定那象徵是什麼。有時候它好像是標點一個圓滿，一種投胎再世的完成。在別的時候它又像是嘲諷的一類。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反對現在局面的人在這破爛的骯髒的城子受列寧的名

字的洗禮的事實裏得到一種惡意的滿足；在他看來它那頹廢的，幾於在腐潰中的情況對於鮑雪微幾創始一個新而更好的世界的誇口正是恰好的案語。但我們也知道在（大）彼得的強有力的意志所產生的的城子裏刻鏤著的不止是他的名字。在這城子裏所有的事物都使人想到他的有創造力的躁急。竟許，進一步說，正如我們常聽得提到，大彼得才是鮑雪微幾的第一人，列寧無非是他的繼承者，他的肖子。

無論如何，就說城子是不整潔，它那影呈斑駁的的灰牆像是一身襤褸的艷服，我們得到的印象是動，是生機，是精力。在那裏的人做事種種的情形就像是某種重實的壓迫的負擔新從他們的肩頭移去，就像是他們適才覺悟到初經解放的精力的意識。有人告訴我阿那托爾法朗士遊俄國的時候他決意不收集任何統計，不需要任何材料，不調查任何「情況」。他就在市街上跑路，從民衆的面相與姿態取得他的觀念。原先不會到過，我沒有比較的標準來衡量我眼前見到的種種。話雖如此，別的國裏的一般民衆我卻見過，我不能相信由他們傳達來的一種新生命的感覺是一個幻想。我是願意相信我在書報上看到的，說在俄國有多數的男女老幼在禁錮中在受壓迫的苦惱中過活，正如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在放逐中。但我眼前見到的另一大羣人，走街的，跑公園的，上俱樂部的，看戲的，玩博物館的，又何嘗不是一個實在，他們那亢爽的壯直的態度是無可致疑的。由此我不由得不感覺到也許那一種的實在是屬於過去的，一個革命的一種插話，第二種的實在是在與將來的，生命經過大革命以後所解放的勇

敢，精神，與自信力的真髓。

在最初到列寧堡的幾天內我的頭腦是在新來印象的旋渦中。爬梳是不易的，我茫然的過我的日子。但漸漸的出來了一個明確的印象，自此就留存在我的心裏，並且曾經隨後的經驗的證實。我所會聽到關於共產主義關於第三國際的其實是太多了，關於（俄國）革命太少，關於鮑雪微幾多，就使說最後的革命是完成於他們的領導。我現在明白研究歷史的人該得知道革命所解放的勢力不是初起發軔事變那些人們的努力的機能（任何數學的意義），更不是他們的見解與希望的。因為在求了解俄國的情形上當初不曾應用這明顯的史學的真理感到不快，我竟要把我的誤會歸咎到別人身上——我怨那些附和的與讚美的，也怨那些批評的與作對的，他們關於鮑雪微幾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窮盡的講與寫正使得我誤解，使我反而茫然於一個革命的更基本的事實——這一個革命與其說是僅僅政治的與經濟的還不如說是精神的與道德的（*Psycho and moral*）（只這是說可以從這方面意會，不是說定它是那樣的）；一個在民衆對於生活的需要與可能性的態度的革命。在這反動中我也許傾向於輕視學理與期望的重要，它們的作用是在發動那解放在壓迫中的精力的機關。現在想估定在俄國當前的生活上鮑雪微幾理想與共產主義法式的確切的重要我還是不敢輕下斷語；但我以為不僅共產主義的現狀，就說它的將來論重要也不能比到這心與精神的完成的革命的事實，這一民族的解放到意識他們自身是造成他們最後的命運的一個決定的權力。

這樣一個結論也許似乎偏謬。這話在以馬克思正統學說為俄國革命的全部意義的人們當然不能聽，在一般心目中只有流行的蘇俄觀念的人們也一樣不能容許。但是一方面我雖則絕不想輕看鮑雪微幾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在俄國乃至在全世界的意味，我還是堅持我的見地，以為這一邊的事不能與別的一點子可以稱作革命的有同等的重要。共產黨人他們自己的話是：現有的狀況不是共產主義，而祇是到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按歷史的辯證法鮑雪微的功能是在消滅它自身，普羅列塔里亞的專政祇是階級鬥爭的一個現象，在別國裏存在著的波淇窪專政的正文的一個反文；這現象在未來的整文中一定是要消失的。現狀是過渡的狀況；那事實是極明顯我們不難承認。至於說這一定是過渡到馬克思歷史哲學所規定的確切的終局，那就是一個信條，當着新起的精力的實在，分明是沾着敵舊的絕對性的玄學的氣味以及過去的直線式一條邊進化論的陳說的了。

但另有一個比這更親切的印象。說某種形態的共產主義許從現在的「過渡」產生當然是可能的，雖則它現時存在的憑證是極微細。但我們不能不感到這一點，即使它終究是出現了，那也不能是原因於馬克思哲學的繁重的而且在現時已然成為刻板的方式，它來是因為那一類的情形是適合於因革命而覺悟到自我意識的一個民族，而且它出現的形態 他們自身的願望所制定的。如果它失敗，它失敗是因為革命所解放的精力是自然的不能遷就根據於不相關的條件所構成的方式——除了根據一個歷史的變遷的單獨的必然的「法律」的假設。

任憑如何說法，如其我們根據從列寧堡外表得來的印象來下案語，共產主義的實現是遠在遙遠的將來。我說這話不僅因為就是他們的領袖也把現狀認作僅僅一個初步，就算初步都不能說完全，另一個理由是現行的經濟是這分明的在所有的面貌上一個幣制經濟。我們曾經設想假如一個人完全不知已往的事績也沒有關於它的經濟狀況事前的期望他到了列寧堡所得到的是如何的感想。那當然不易完全解除心上原有的見解來對答這假定。但我有一個頗強的感覺，以為一方面固然我可以看到一個與此外的世界真實的心理的與道德的區別，它那經濟狀態比到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還不會從內外戰爭，圍困與災荒的窮乏回復原狀的，卻不一定有什麼特別的異樣。

最先得到的印象是窮，雖則不是悲慘的窮乏；倒是覺得這勻勻的窮未始是完全沒有意味，彷彿唯一的共產主義是共同一個同樣的境遇。但不久眼內就有分別看出來。在世界上任何大城市裏見到的人我們很容易分清，單憑衣著與舉止，至少四個階級，也許我們該說類別。這裏極端的不是那樣觸目，尤其是在奢侈與炫耀那一邊。各級間的相比如到我們在倫敦或紐約所見到的來得更近。但分別一樣是有的。雖則頗頗長的排列看得見在有些店舖的門前候著，猶其是賣喫食的所在，但如何窮苦的相道卻看不出；民乘都是喫的好好的；戲院，酒館，公園，以及別的娛樂的場所都是滿擠的——而且那些去處的代價是並不便宜。店舖的窗櫃裏擺著的是我們在別的地方見到的同樣的貨物，雖則那些貨品往往使人聯想起廉價的市

場，小孩的玩具與低價的珠寶在窗櫃裏招引更多的看客，這邊正如別處一樣。不論使的是什麼錢——我才說過，論質即使不論量這邊有的是純粹的幣制經濟——分明金融的流通是很方便的。

我祇案著我初到時幾天內的印象說話，至少是與後來的事實可互相印證的那些，以及直接從外表上得來不經疑問解答與討論的那些。特種的知識，隨後從更確切的採訪得來的。顯出早期的印象有應修正的地方。就比方說爲什麼這兒人們那麼會化錢，在生活必需上和在娛樂上一樣花費，主要的理由是因爲在這邊全盤政治的操縱就在防阻私人的積聚。意思是在使金錢成爲一種直接的當時的享用的手段，不是將來的動作的工具。同樣的，在進一步研究以後，原先把他們的經濟制度認作與別的窮乏的國家的相類的印象也不是完全準確，因爲雖則現局面分明是資本主義的，但這是政府的資本主義而非私人的。但這些後來的修正卻並不消沒早期的印象，只是把印象轉變成了觀念。這兩相抵補的結果在我是恰恰轉換了我先前成見所形成的透視。最使我感覺到親切的是一個廣大的人的革命，它所引起的——或者說，它本身就是——是精力，勇敢與自信力的一度的湧起。這個感想一推上前，原先以爲那革命是經濟的與工業的觀念就同程度的往後退——這不是說這方面，即說它的已往，不關緊要，但按現狀看來，那卻不是一個人性的，心理的革命原因，而祇是那革命的一個事件。我在本國時不會推求到這個結論許是我自己的蔽塞。從歷史的光亮裏回看再下案語，這正是該得意想

到的。但既然側重經濟的叫囂，如我聽過辯護鮑雪微幾與反對的一致的堅持這一點，許曾經
清感別人的觀察，正如我自己的確然受著影響，我不得不寫下我這來的出於意料而且特強的
印象，就是在俄國最顯著的事實是一個革命，從它所解放出來的人的權力是不會有過先例
的，因此它的重要不僅是在俄國本身，而是有關於全世界的。

著邈久嫻新彈詞

鄧以塾譯
實價一角二分

「若邈與久嫻」是莎士比亞的傑作之一，其中的「園會」一場，尤其
媚纏綿，令人百讀不厭。現由鄧以塾先生用彈詞的新調，把有情人的曲
極委的表現出來，花前月下，人手一編，相與共讀，那末莎翁名劇的流風
餘韻，一定更可以叫我們倍增快樂。加之這本小書印刷精良，插圖珍貴，
裝訂美麗，拿它做餽贈的禮品，尤其清雅別致。

藝術家

英國 A. A. Milne 編
西譯

人：他，她

景：這是一所鄉下小房子的客廳——這一所男人住的。經過一個開着的門，從花園裏忽然走進一個女人。她回頭瞧，看後面沒有人跟着她；瞧室內週圍，看室內只有她一個人；現在忙起來。她要找的是一封信；郵差剛送來的，應當在這兒待候它的收主。現在她找到書桌上，這時候她不是一個人啦。有一個男子在那個開着的窗戶外邊。她歎一口氣，很滿意地從桌上檢起五六封信來，剛要細看，那位男的走進來打攪了她。

他（客氣地）啊？

她 喔，你嚇死我啦！（她一看，是一個生人）喔！

他 你好呀？對不住，嚇你一跳。

她 是的。因為錯了人了，我嚇得特別的厲害。

他 那會特別的厲害，自然啦

她 我以爲你是麥哲生先生。

他 我怕我不是吧。

她 可是，這並不是你的錯。我想那個名子是他先有的。

他 麥先生跟你有約會麼？

她 有……唔……沒有。

他 （客氣地）你怎麼說都好。

她 多謝你。那末，大概是……是……沒有。

他 （點點頭）還是沒有。

她 你瞧——今天熱得可怕，是不是？

他 真熱。

她 是呀，我向來沒有這樣熱過。

他 未來是叫人出汗的事。

她 什麼事？

他 （指書桌）那類事。

她 （發怒）難道說你以為我……你……先生……

他 我姓白。

她 白先生，謝謝你

他 不用客氣。

她 你疑惑我——請坐吧。（指沙發，那個沙發的背面向着書桌）

他 你請坐。

她 我想我不要坐，謝謝你。我喜歡站着。人家說站着於姿勢有益。請你坐吧。（她又指沙發）

他 我想我也要長進長進我的姿勢。

她 （小聲說）討厭！

他 沒聽見，對不住。

她 沒有什麼。我正在……白先生，貴姓是白吧？今天熱極啦，是不是？我是說過了嗎？

他 用的字稍有不同。一樣的意思倒是發表過。那幾封信我替你放下吧？

她 不用，不用，多謝。我——我喜歡拿着它們。

他 我正要把麥先生的信轉寄給他去。這是第二次的郵差，是不是？我可以嗎？（他伸出手來）

她 （故作驚訝）喔，這都是他的信嗎？可不是嗎！（她一封一封的遞給他）一，二，（這第三封是她要的。她把其餘的掉在地上）喔，我真笨！（當於他低頭去拾信的時候，她把那一封信偷偷放在她手裏的小袋裏。但是他也很够快）

他（伸着手）那一封怎麼樣？

她 那一封？

他 你的袋裏的那一封。

她 你的眼真快，李……！

他 我姓白。

她 是的，白先生。

他（再伸着手）請你給我吧？

她 不，不，你看，這是我的。

他 是寄給你的嗎？

她 是我寄的。我寫的這封信。

他（懷疑）喔！我怎麼知道？

她 我剛告訴你的。

他 但是，……

她（從袋中取出信來）喔，你這個人呀！這兒，拿着！用一隻眼看準了那封信，再用那隻

看準了我。（她走到書桌，拿一個信封就寫）沒有一點欺騙。袖口裏也沒有什麼戲法。

看這兒！（她站起來，拿着信封放在他手裏信的旁邊）兩個像吧？

他（不大甘心地）也許——

她 你別看你那信封上的手指印，那是信差的。

他 自然啦。你既然說是你寫的！

她（從他手裏搶過信來）喔，你這個人呀！你想我會來偷信裏的匯票嗎？現在我要走啦。

你願意給我一口水喝嗎？這類事真麻煩。真累人，像你剛說的。

他 自然可以。（賜向桌子）喝一杯蘋果汁嗎？

她（走向沙發）妙極了。（她坐下，他遞給她一杯）謝謝你。我跟你乾一杯。（舉杯）蘇格蘭場第一名女犯的偵探！（她很高興地笑着喝水；他喝着，不大舒服的樣子）

他 可是，笑是笑，這裏面還有一點別的緣故吧？

她 是，有的。（堅決地）怪呀，先生，你在這兒幹什麼？這是麥先生的房子，你說你姓白。

這是很可疑的！

他 我連傢俱全租過來的。

她 喔！喔，是的——可是麥先生今天總應該回來呀。

他 他忽然改了主意。今天早晨他來過，取些女服去，又走了。我倒是願意租下去，所以我還在這兒。

她 所以我們才在這兒——（她舉杯與他飲）

他 可不是嗎。對不住，我像是反覆老離不開這個題目。可是一封信，一從郵局裏經過，就不是寫信人的所有物了。

她 喔，那一定是不對的。

他 法律是如此，我說的不錯。

她 你一定是弄顛倒了。

他 我想我沒有錯。

她 (誘人歡喜的樣子) 用力想你是錯了。(用手輕拍沙發，表示鼓勵)

他 (搖頭) 我真沒有錯。(但是同時坐在她的旁邊)

她 你不是一個法官，警察 或是牧士，那類固執的東西吧！

他 老實說，我是一個建築師。

她 喔，那末，你一定不會很固執的。建築師說三千，總要四千的，

他 (笑着搖頭) 這些閒話沒有用。

她 我跟你定兩所住宅，怎麼樣？一所冬天的，一所夏天的？

他 那也沒有用。

她 喉！(至誠地) 假如我告訴你，這封信是我一時狂熱衝動之下寫的，我現在悔恨那一時的衝動，想免去麥先生這封信的大痛苦，你還有什麼說的？(她向他斜一點) 你還有

什麼說的？

他（忽然地）我就要說「實在不實在我不知道，我也不願意去過問；如果你拿去這封信可以叫你快樂，你就拿去好了。」

她（很得意地向後倚）啊！（和藹地）謝謝你……你知道我說的是實話。

他好了，這件事算完了，不必再說。（站起）還要喝一點水嗎？再來一點吧。

她（把杯遞給他）不用了，謝謝（他放下杯）你長過疥癬沒有？

他長過什麼？

她（吹起她的兩腮）疥癬。

他也許小的時候長過。你為什麼問？

她喔，沒有什麼。（稍停）你知道那封信的事是真的。我那時候想要逃跑。

他離開他？

她對了。我們已經定婚——也可以說，差不多算是結婚了——證書買了——請帖送了——

禮物一件一件的跟着來——兩家的遠親也見了面。噯，無論誰都會離開一個丈夫逃走，

但是離開我說的那樣景况逃走呀，真得有點勇氣的才辦得到。

他對極了。真得有點勇氣！

她定婚的期間稍微長一點。自然啦，是我的不對，但是我們倆向來是很好的——也可以算

是說得來吧——所以我們就……

他慢一點，「我們」是誰們？這是那一位？

她不是麥先生。是那一個。他要我離開一切，同他到市政府註冊處去結婚。我說我必須得告訴他。

他這麼些個他。這個他是麥哲生還是那第二個人？

她自然我必須先要告訴他。他說不用。寫信給他。寫信給他叫他下午接到信，我們早晨就可以結婚了。我說可以。那就是今天早晨……

他今天早晨，怎麼樣了呢？

她我到註冊處去過他——今天早晨。我也已經給喬治寫了信……

他給麥先生吧？

她是呀。寄到這兒。他近來沒有在他這一所房子住。可是他告訴我今天他是要來的。所以昨晚我寫好了信——算計今天第二次郵差可以送到這兒——我就到註冊處去了——你知道，心神不定地，自己還想也許完全作錯了，也許——也許——

他我明白你的情形。

她（打開小袋）以後我到那兒啦。你猜我找着什麼啦？

他 那個人。

她 我找着這個。(她從袋裏拿出電報，給他)

他 我可以看嗎？

她 請看吧。

他 (看着)「長炸腮。函詳。亨利。」

她 長炸腮。函詳。亨利。

他 怎麼樣？

她 (譏笑的樣子) 怎麼樣！

他 總而言之，這不是他的錯。

她 難道是我的錯嗎？

他 不是的，但是我的意思是……

她 哼，長炸腮！

他 本來不是一個人最好看的樣子——可是你無須乎看他，當於他……

她 我永遠不要再看他啦。

他 喔，那有一點太厲害了吧？

她 他長炸腮我並不在意。誰都許長。可是時候找得太巧啦。

他 我實在有點替他難過。

她 你們男的自然都向着你們男的。你們全一樣。

他 (發怒) 我們一點也不一樣。我怎麼也夢想不到，在我的結婚日長庖腮。我決不是那樣的男人。

她 (和藹地) 你不是嗎？

他 自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替亨利難過因為他失掉了你。無論誰都要替他難過的。一個人臉長大了，心痛碎了——

她 哼，他的心可沒有碎。

他 爲什麼沒有？我的一定會。

她 啊，你的！但是你是不同的！

他 那正是我所說了多次的啦。不同是不同，可是因爲他的損失這樣大，我總要跟他表一點同情。

她 等一等！最壞的還在後邊啦。我看過那個電報之後，我——我怎麼辦呢？我站也站不穩啦。我說了一句(小一點聲)「謝謝你，謝謝你，」就頭暈眼花地跑回家去。到家後我看見的第一件的東西又是一個電報。你可以想像我够多末心急，立刻拆開了看！(遞給他)在這兒呢。

他 我可以看嗎？

她 請看吧。

他 (讀)「長炸腮。函詳。亨利。」

她 長炸腮。函詳。亨利。

他 還是一樣的炸腮？

她 還是一樣的炸腮！

他 你怎麼樣啦？

她 (帶着氣)我怎麼樣！

他 (客氣地)自然我可以懂得你的意思。

她 (指着兩份電報)你看！「長炸腮。函詳。亨利。」「長炸腮。函詳。亨利。」他是怎

麼樣的一個人，從這上不是表現得清楚嗎？

他 (點頭)有條理的。

她 (痛心地)他大概給他所有的親戚都是發的一樣的電報。全國各地接的電報都是：「長

炸腮。函詳。亨利。」我們蜜月旅行一路上旅館的掌櫃的必也都接着了——

他 (懷疑)給他們的，他也簽名亨利嗎？

她 你可以想得到的，他打第一個電報的時候總要多少改一改字句吧。「抱歉，長炸腮。」

——或是「忽然發現炸腮？」——或是至少也可以換一個字「生炸腮。」一個人能坐在

那兒寫兩個一字不改的電報——

他（竭力替亨利幫忙）他不是坐在那兒，他是躺在那兒，真可憐！

她無論如何，誰能嫁給一個那樣的人？

他惟一的錯誤，他不是一個藝術家。一個藝術家不斷地去找尋最美滿的達意方法，但是永遠得不着。亨利既不是藝術家，一尋找立刻就得到，得到後他再也不放鬆。「長炸腮。函詳。亨利。」所有他要達的意思完全達出來了。藝術家所感覺的那種朦朧不滿足的滋味，亨利向來沒有領略過。我是說，……感覺總有點不同……

她你知道嗎，你倒是很有趣兒的？

他（快樂地）我嗎？

她一個藝術家恰恰像你所說的。（向着自己點一點頭）那正是我的毛病。

他怎麼？

她我永遠尋找，永遠得不着。

他先是喬治，又是亨利。

她是的。至少「先是喬治。」

他對極了。

她是的。（歎氣）是的（活潑地）我忘了說到什麼地方了？喔，是的，那第二個電報？

「長炸膠。函詳。亨利。」我氣極了——兩個會一個字也不改。我打了一個回電：「真怪。我也長。佩蒂。」我就跑到這兒來了。

他（自語）佩蒂！

她 我知道我是一定不能嫁給喬治的。喬治不能正確地表示出我來。在喬治的面前我不能說出我要說的話。你同他很熟嗎？

他 我同他的律師比較地熟一點。

她 我想人都是那樣。

他 你這是什麼意思？

她 沒有什麼，不過有時候你同喬治談話，你覺着你是同他的律師談話。我所謂一種「我的好孩子」的態度。「我的好孩子，什麼事都交給我辦。」我也許不應該在喬治的房子裏這樣批評他。

他 是不該！

她 特別是同你這樣一個固執人。

他（憤怒地）我並不固執！

她 但是我願意你明白。你看，我給喬治寫過信說我同另一個人跑了，以後發見他正長炸膠，我就一直奔到這兒，爲的是取回那封信。因爲喬治可以好過一點，如果他覺着只是

因為我不愛他，不是另外還有一個亨利。

他「佩蒂」……我記得我聽見過這個名子——

她 這個名子不難聽吧？

他 佩蒂，康小姐——對了！（跳起來）

她 那正是我！

他 是的，我剛給你寄一封信去。（拍一拍衣袋）唉呀！沒有，我沒有寄。

她 怎麼樣一封信？

他 今天早晨——我要到村子裏去——麥先生正回倫敦，他請我坐一截車——叫我給他寄一

封信——（伸手到衣袋裏）在這兒啦。真是，我就許永遠想不起來！

她（端正地）這一封還沒有從郵局走過吧？

他 沒有。

她 那末，這還是麥先生的。我想，法律是如此吧？

他 我實在不知道。沒有什麼關係。

她 對於這類事，我是很固執的。（忽然從他手中把信搶去）郵票誰留着？

他 信你留着，郵票給我。公平交易！

她 很好。（她打開信，把信封給他）郵票你可以下次給他的律師寫信用。（她看信）噯！

（他沒有看見她，很守規矩的樣子。她更大聲。）喔！！（他還不注意，她走向他）喔！！
（現在他不能不說話了）

他（極笨地）我——我希望——

她再拿點蘋果汁來——快！（他去拿）真會有這樣事！

他（拿來一杯給她，一杯給自己）在這兒。

她「再跟你乾一杯。（她舉起杯）含瑞女士！」

他含瑞女士——她是誰？

她他沒有說她姓什麼，但是他跟他的含瑞女士正同我跟我的亨利先生一樣。

他天呀，真有這樣事！

她他丟開我嘍。是的，他們今天早晨結的婚

他（盼望的樣子）也許她也長炸腮了吧？

她在喬治結婚的日子，稍微重要的人決不能得炸腮的。他太會安排他的生命啦！「我的好

孩子，什麼事都交給我辦。」她都交給他辦了。

他這樣禽獸心肝的小人！我真想這個星期不給他房錢。

她（向自己發怒）真可恨，爲什麼他沒有先得着我的信！（求人援助的樣子）實在是我先丟開他的，是不是？你是證人。

他是你在先。我可以宣誓！我情願在律師面前宣誓。

她 我們不可以寫出一個證明書來嗎？

他 我們不可以就把那封信給他送去嗎？

她 那一封？

他 你寫給他的那封。如果郵局時間的蓋印看得清楚——

她 （羨慕地看着他）你真聰明！我沒想到建築師也有這樣的。（她開袋取出信來）在這兒呢。

他 （檢驗信面）很好。非常的清楚。裏面你也寫上時期了嗎？

她 星期三，晚十時三十分。我就是這麼寫的。

他 好，他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了。我今天立刻給他送去。他給我一個住址，在維而斯的一處旅館。

她 你真能惹人忙。你全都想得到。

他 （謙遜地微笑；少頃忽然竊起眉來）糟了！我現在想起一件事來！

她 什麼事？

他 你忘了嗎？在這裏你說你要跟人結婚。等到他過完了蜜月回來，一看——
她 我並沒有。

他 實在你沒有

她 真是有一點難爲情，是不是？喔，其實我何必說那么多亨利的事，乾脆丟開他就完了！

他 你是說了許多亨利的事嗎？你提起亨利的名子了嗎？

她 名子我是沒有說，但是我說我立刻去同他結婚。並且——我們能不能用蒸汽把信燻開，

我另寫一封^紙進舊信封裏去？——

他 (鎮靜地)我可以建議比那個好的一個方法，如果你許我做你的顧問。(他走近她)

她 什麼方法？

他 這封信你就是這樣寄去——

她 可是——

他 他回來的時候，你已經結了婚。

她 (驚訝地)跟亨利嗎？

他 不，決不！

她 那末，跟誰呢？

他 (坐在她旁邊)跟那個貢獻他自己作這個試驗，而有被承受的好運的人。

她 也許跟一個老朋友，多年認識的？

他 不是的，我想一個藝術家總應該避免一切的舊套，聽從一刹那的靈感。

她 但是我們已經決定過，是不是，一個藝術家對於他的靈感也不能滿足——比一剎那長一點怕是不成的。

他 一個人永遠去尋我那比較完善的目的，是的；去找尋那比較美滿的表現方法。我們所談的這位先生應當時時刻刻能使着那位女人沒有完全得到他 所以他就成爲她所永遠尋找的。

她 那不是女人的方法嗎？

他 也是女人的。

她 (稍停後) 這位先生有嗎？

他 她可以用一兩個星期去斟酌。

她 (點頭) 實在說，可以用整個一個喬治的蜜月。

他 是的……真有趣兒，假如喬治帶着含瑞到這兒來——

她 看見你——

他 還有我的太太——

她 剛要搬走。

他 是的。我的太太說給含瑞關於廚房的汽鍋，或是油爐，或是別的住家的瑣事。

她 (微笑着) 我愛極了做那樣事。

他 到那時候你未必了。你要覺着特別快樂，必當另有所愛。

她 你像是很有把握似的。

他 我實在一點把握也沒有。可是我心裏想如果我們能結婚，倒是有趣兒的。我們試一試一同走出去；好不好？

她 (稍停後) 試一試無妨。(她看看表，站起) 我想我應當去了。

他 你怎樣來的？汽車嗎？

她 那裏有？三等車。

他 好，我陪你走到車站。明天怎麼樣？我要到倫敦去住一個星期。我們可以在那兒一同吃飯嗎？

她 那總容易吧。只要便宜，並且讓我付我自己的份。

他 就這麼辦。(他坐在書桌改寫信封) 稍等一會兒……那個人會長炸腮，我真高興。

她 (快樂地歎一口氣) 真好運！

他 (站起) 這兒！現在我們給喬治送不送？

她 這是最後的決定，是不是？(他們站着互相看)

他 這裏規定你必須有丈夫；不一定是我。

她 我有一種想像，一定是你，不然就沒有。

他 是的，我也這麼想。

她 好，讓我們帶着它（指信）試一試看將來怎麼樣。

他 好，讓我們試一試。（她伸出手，一人拿住信的一邊，一同走出去）

（幕）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甲種 八角半
乙種 二角半

這是八百年前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古今中外的情書，沒有一部比這個更為沉傷，哀艷，淒慘，純潔，高尚。這裏面的美魔玄妙的辭句，竟成後世情人們書信中濫調，其影響之大可知，所以這一部書，可以說是「一切情書的老祖宗」。最可貴的是，這部情書裏絕無半點輕薄，譯者認為這是一部「超凡入聖」的傑作。

小蛤蟆

叔華

小蛤蟆睜開眼一望，前邊一片水粼粼的閃着亮光，知道這是不下雨了，他縱身一跳，出了潮濕的窩兒，墩在地上。

「寶貝，你要上那兒玩去？」母蛤蟆伸頭水上喚住問道：「不要走遠了，再遇着那兩條腿的大妖怪可了不得，昨天險些給他踩一下，差點沒把我嚇死！」

「不要緊，媽媽，我跳得多快，還怕躲不了他嗎？」小的答道。

「可是，寶貝，你知道我們跳多少步纔够他一步呀！碰他的大脚一下，就是死不了也要成立殘廢，一輩子只好墩在一個地方等餓死，多苦。」

「唔——」小蛤蟆做出很懂事的樣子來，他說「媽媽也知道總墩在一個地方是苦了！可是媽媽老是不肯讓我出窩兒走走，天天光吃死了的臭了的東西，吃得我差不多要吐，也該弄點新鮮的東西吃吃。趁今天不下雨，出去散散心，明天說不定又下雨，活的蚊子蚋子就不出來了。」

母蛤蟆見說不過兒子，跳到草上笑阻他道，「原來我的寶貝吃膩了家裏東西，怎不早些說呢。媽媽也可以弄些新鮮的回來。」

「我出去弄還不一樣媽？現在我也長大，該在外面見識見識了。昨天隔壁的大哥還說過世上活的東西像過江過海的魚蝦，到了地上喘不過氣來就會悶死，地上跑得很快的耗子和貓狗，掉到水裏咕咕喝幾口水，肚子一漲，也就要淹死，祇有我們蛤蟆，進水裏像魚蝦一樣活潑自在，跳上陸地呢，也和貓狗一般吃喝玩鬧。這樣看來，我們真是世上頂能幹的活東西了。哼，就是你怕的那兩脚的大妖怪未必比得上我們吧。幾時看見他們跑進水裏來過，若是掉到水裏還許同耗子一樣淹死呢。光是身子大會怎樣！」說着他的小鼻孔出了兩下氣，嚇得一隻小蚊子亂飛。

「小孩子見識少不要胡說霸道，」母的趕緊打住說，「可別小看了兩脚的妖怪，他們是多麼神通廣大呀！別說你這樣小小年紀，就是老公公都十分佩服他們。你想他們不能下水嗎，老公公親眼看見過他們從那大到看不見邊的海裏捉到很多大魚，有時他們把地上的窩兒放在水上浮來飄去的玩耍，有一次他還望見他們跳下水去玩了多時，出來換了一套乾的皮，又在地上走來走去玩了。」

「真的這樣能幹？」小的遲疑的問。

「老公公說的那會有假話！」大的鄭重的嘆息了一聲往下說道，「唔——從前古時候有個頂能幹的蛤蟆，不知怎樣修煉得了道，變成了兩脚的大妖怪了。他留下話告訴大家說，我們同兩脚的妖怪有許多地方像得很，第一，他們身上光溜溜的不長毛正同我們一樣，他們的

兩條走道的腿同我們後腿一樣比前面的兩條長些，腿的上頭是軟軟的胖肚兒，肚兒上頭有兩條短些的腿，再上面就是臉，臉上有嘴，鼻子，眼睛，耳朵，都和我們一個樣兒。」母蛤蟆一邊說一邊半抬身子指着自己身上各部分說明，聲音却十分莊重，小蛤蟆目不轉睛的望着牠往下說，「看來也祇有我們像他們，譬如水裏的魚蝦蛤蟹吧，那是頭那是腳都分不清，身上還長了腥臭滑溜的鱗片，或是硬硬的壳子，同兩脚的妖怪一些不像，不用提了；地上走的貓狗吧，一張毛毛的臉兒，雖然也有眼睛，鼻子，嘴，可是天冷天熱都披着厚厚的毛皮，後面還拖着一條妖怪尾巴，這樣子够多醜啊。天上飛的鳥兒長滿一身毛不用說了，好好的腳却變成一雙怪翅膀，水裏陸裏多少空地方不搭窩兒，倒喜歡爬那高得可怕的樹枝上，刮一回風我倒替他們擔一回心呢。」

她說到這裏，很覺得意，一邊微微抬起身子作樣子說，「瞧，祇要我們後腿支得起來，不要心急只管跳着走，心平氣和的像這樣慢慢的搖搖擺擺的走起來都就和他們一樣了。」說得高興，她挺起胖肚子，一扭一扭的顛頭着，居然走了兩步才跌倒了，好在身下都是些軟草。

小蛤蟆聽得入神，原來還有這許多的奇妙道理，自己這麼小的身體却能修煉成那兩脚妖怪那麼大，這是多麼可驚可喜的事！

一會兒他低頭望到自己四條腿，忽然問道，「可是，他若是我們學他們祇用兩條腿走

道，一定很累吧？」

「他們那裏用着多走路，只須鑽進一個大東西裏，說要上那里，那東西就拉他們去了。這也是老公公親眼見的。我真納悶，他們怎會想出許多奇奇怪怪的好法子玩！」

這更妙得出奇了，連走路都不用脚！原來做了兩脚的妖怪還可以使喚別的東西。蛤蟆雖是水陸都住得，可是連一條小粘粘魚都支使不動，還說什麼大些的東西嗎？他愈聽愈加羨慕兩脚的妖怪了。

「老公公知道怎樣修練才會變成兩脚妖怪嗎？」他問。

「他大概不知道，可是他提過修練不是容易的事，第一得有好骨子，第二纔是修練法子，第三還得有耐性。他說他自己骨子不十分強，所以灰心了。」母親說着忽然得意起來，說，「寶貝，老公公說你的骨子頂好，他若有這樣骨子早就得道了。」

小蛤蟆聽到這裏喜歡得脹起小肚子一高一低的叫起來。

「寶貝的聲音多麼清呀，自然骨子是頂好的了！」母親說到兒子好處，不覺高興得也一起一伏的跟着唱。

唱過了一會兒，覺得渴了，跳在近傍水坑喝水找零碎可口東西吃。母親想到窩裏幾個小的要找她，囑咐了兒子不要上遠處玩，便跳水裏去。

小坑裏碧綠的水映着天上雪白的一團雲彩，映在裏頭睡一個覺多麼洽意，坑的周圍滿了

嫩軟的細草，醒來跳上去捉小蟲吃，吃得多舒服。小蛤蟆一邊吃水裏蟲子一邊想不覺吃了許多，小肚子漲得浮水都覺得吃力，他一縱身跳到細草上，閉了眼俯伏着歇息。

剛閉上眼，就想到做兩腳妖怪多麼好，連走路都可以不用腳。自己怎樣纔能得道變成他們一樣，怎樣找到一個兩腳妖怪告訴這修煉法子就好了。想到這事心裏不免卜卜的又急又喜的跳，正在這當兒，忽然遠遠的一隻蜜蜂嗡嗡的叫着飛過來。

「喂，蜂大哥，有什麼好消息嗎？」小蛤蟆聽蜜蜂叫喚得高興知道必有有趣的事發生了。

「有一件奇怪的新聞，」蜜蜂答。因蜂身上有刺，蛤蟆向來敬畏，他因此倒結了朋友。小蛤蟆趕緊點頭招呼他下來，蜂便輕輕落在草上。

「這事說來實在奇怪！我們鄰居一羣蜜蜂先幾天不是不見了嗎？我們都說一定給什麼東西吃了或是迷了路回不了家了，大家難過了好多時，後來頭兒就叫我們幾個分頭去尋找他們，去了許多地方好不容易才找着他們，原來他們住在兩腳妖怪搭的窩兒裏，叫他們回家都不肯回了。他們還要把我留下，我却拚命的飛回來報信。」

「兩腳妖怪沒有吃他們，還給他們搭窩兒，他們住在他的窩裏還不肯回家，真是奇怪！」小蛤蟆說。

「還有奇怪的呢。他們并不用兩腳妖怪管着，大家都勤快的做工，那頭兒還只央給我領

「一些同伴去那裏過話，我捨不得家，所以逃了。」蜜蜂說完便要飛走，小蛤蟆急止住他問，「再歇一會兒，我要問你話呢。你見過那裏的兩腳妖怪沒有？他待你們怎樣？」

「望見了幾回，他像很和氣的，住在那裏的蜜蜂都說他很好，不但沒有欺負他們一回，還弄來許多鮮花讓他們採。」

小蛤蟆顫聲的把自己想見兩腳妖怪的心事說了，隨後又把媽媽告訴的話也略略的說了些。

蜜蜂，十分羨慕他，也樂得成全他的大志，於是詳細的告訴他怎樣沿了面前的小河一直走，走到盡頭，跳上有一大堆到天黑開黃花的待月草，穿過草堆，有幾株大樹，上了樹就可以看見那和氣的兩腳妖怪。

小蛤蟆聽完歡喜得跳躍亂叫，一霎時便跳進小河去了。

鼓着一腔信心與希望，他在河裏游泳得很快，河邊新奇景致，引不了他流連，水上飛來竄去的虫魚，動不了他的食慾，偶爾渴了就喝幾口水，餓了也隨便抓着迎面來的小姑姑魚充餓，他一心想着快快到了河的盡頭。直游得四肢有些酸乏，可是見了河的盡頭，立刻不覺得疲勞了。

他連忙跳上堤子，果然就看見一大堆還沒有開的黃色待月花，迎着風一朵朵向他點頭，好像恭喜他。

小蛤蟆心下高興跳得更加輕快了，穿過草堆，在不遠地方果見有兩三棵大樹，對着大樹，有一座四方的風吹都不動的大東西，上面有幾個大窟窿露出光來，他想這個大約就是蜜蜂說的兩脚妖怪的窩兒了。

他跳到大樹根前，縱身跳上一棵斜斜的樹幹上，再慢慢的一步一步爬上去。爬了一會兒，忽然望見旁邊樹枝上有兩隻小麻雀嫩着，兩隻滾圓的小眼衝着他溜來轉去，似手笑話他上得吃力。

小蛤蟆倒也不動氣，反而笑向麻雀說，「我倒可憐你，長了一身怪毛，一對怪翅膀，只好一輩子冒險住在樹上，刮一場大風，倒替你愁死！那像我可以有變成兩脚妖怪的體面呀。」

又爬了一會，他累了。平常都見跳着或泳着走的，誰耐煩慢慢的爬呢。不過這次不比平常，是抱着大心願來的！

小蛤蟆想到高興處，還振作精神往上爬，忽然幾個蒼蠅嚷着飛過，他張嘴隨迎隨即吞了，葉陰處有兩隻大蚊子起來要咬他的樣子，他看好了，不慌不忙張嘴呼一口氣，蚊子都落在他的口裏。

到了一堆翠綠得同他皮子差不多顏色的葉子底，他仔細的四面一望，原來葉子當中藏了一個一個黃得同待月花一樣的圓球兒，從葉子的這一邊望出去是一片草地，上面有各種顏色

的花朵，那一邊望出去，就是那座方方的，穩穩的大東西，他想那裏頭一定裝着他想見的兩脚妖怪吧。

「且別慌，先得想一想見了他的時候怎樣打招呼……」小蛤蟆強制住歡喜的心跳自語道，「一定得想好了再叫出來，叫錯了他怕要生氣的。」

「唔，唔，平常大家都喜歡誇獎自己個子大，力量大，比什麼都能幹，能治服一切東西……」他心口相商了一會兒，這樣說也許不致弄出什麼錯兒來，可是很後悔早先沒同媽媽商量商量牠說出來的話多好聽呀。

「我說，比什麼都大的，都能幹的神通廣大的兩脚妖怪！」

他謹慎慎慎的在肚裏念一遍。忽然想起這兩脚的妖怪好像是個花號，說出來未免不大恭敬，想了多少個別的字眼都不大合適，末了忽然想到應當顯出親熱要好的意思，「我的好爺爺」是再好沒有的稱謂了。

又跳上一枝，就高了許多，距那座大東西更近了些，看得很清楚了。裏面果然裝着個披了一身白皮的兩脚妖怪。

他又驚又喜的往前望，不期驚喜過度身子反抖擻起來，方才預備的稱呼忘得乾乾淨淨，只呆呆的往前看。

窩裏的兩脚妖怪，支直了胸膛，挺了肚子，搖搖擺擺慢宕宕的走來走去自己玩，他上邊

的爪子抓了一個圓圓的黃球兒，一會播弄着一會兒送到嘴裏咬。

小蛤蟆忽看到自己身旁就有那樣黃色的圓球兒，就伸頭過去咬一口，沒想到這一口可把他害苦了。眼睛酸得只流水，大嘴裏好像被什麼戳穿了一樣，又麻痺又疼痛，張了不是，閉了也不適。

恐怕呻吟被對面聽見，祇好低低的叫苦。他奇怪為何兩腳妖怪許多好東西不吃，却吃這樣難吃的。終于他忽然明白過來，自語道，「許是能吃這樣難吃東西纔成了那樣偉大能幹呢，老公公不是常常教我們不要搶好吃的自己吃嗎？」

想到回去後把這件事告訴媽媽，她得怎樣驚訝，將來弟弟妹妹嘴饞囉嗦媽媽時，自己就把這件事講給他們聽，這是親眼看見的呵。

那大妖怪忽然嫩在一件東西上，把兩條腿垂下來，似乎在歇息的樣子。小蛤蟆想這是一個向他打招呼的好機會了。於是他凝神閉氣的伸頭葉子上，很溫和的叫道，

「喂，你比什麼都偉大的，都能幹的神通廣大的，治服一切的好爺爺……」

連說兩遍那大妖怪並動一動大約是睡着了吧。小蛤蟆只好耐着煩等到他醒過來再說，伏在樹上一會兒覺得肚子有些空空的样子，他衝着近旁的一羣蚊子呵了幾口氣，蚊子紛紛都落到他的大嘴裏去，又隨意吃了幾條爬在枝上的蝨蟲，因為方才受了兩腳妖怪的感化，這些的枝上雖有幾隻鮮味的青蠶和兩三個脆皮的草蚤他都沒有在意。

吃飽了仍然蹲在枝上，涼風送過一陣陣水草的青翠香味，使他想起窩裏的快活，媽媽爸爸弟弟妹妹都圍在一塊，這早晚也許正在分吃一隻異味的蝦米或一條死魚，吃過後媽媽跟着爸爸一高一低的唱，孩子們繞着圍跳着玩耍。

他抬頭望着天上一片一片的條花那樣好看顏色的雲采正在那裏慢慢的飄來飄去。這像是在水坑面上見過一次的美景，媽媽最喜歡這些顏色了。可惜她不會來，若來了豈不要喜歡得像上回那樣大唱。想到了媽，他又想到回去告訴她怎樣怎樣來到這個地方，她聽了該當如何的驚奇，起先或是不相信，經詳細剖明了後，她要喜得摟着自己狂叫……怎樣向別的蛤蟆誇嘴，他們都來恭維要好等等他恨不得立刻就問了那兩脚妖怪，好趕緊回家去。

他又恭恭敬敬的照方才樣子說了一套招呼的話，對面還是一樣不作理會。這一次有些心急了，他跳到近一些的枝上，照樣說了兩遍，仍不見回話，他纔有些疑心，伸了頭仔細的望過去。

那大妖怪原來並沒睡着，眼睛大睜着不知在看一樣什麼東西，口裏哼唧唧的不知唱着什麼，兩條腿輕輕的搖擺着。他的頭上有幾個大蒼蠅繞着亂飛，作出像圍了臭坑子尋蟲吃的討厭樣子，大腿上又有四五隻長腿細足的蚊子，將嘴裏的長針狠狠的戳進肥白的肉裏，活像叮一隻臭 董天的死耗子一樣的醜態。

小蛤蟆實在看不過眼，叫道：

「喂，不快呵口氣吞腿上那些鬼蚊，！頭上的蒼蠅，夠多可惡，雖然沒什麼味兒，吃了倒省得討厭。」

蚊子在大妖腳的腿上抽了許多血，腿肉上便有十幾處一塊一塊的發紅腫脹。蚊子還不知足，隨着又在別處肉上只管叮，比方才的樣子還來得狠毒醜惡，把小蛤蟆看得心中冒火，嚷道，

「這樣可惡的蚊子，不吃也該打死他們哪！」

大妖怪好像纔曉得，伸出他的大爪子亂抓亂搔自己的腿，肉上給蚊子叮過的地方更加紅腫起來。一會兒他跳起來像生了氣，四圍找蚊子打，可是蚊子往天板上躲，他便找不着了，末了他東張西望了一會兒，奈何不得蚊子，口蹶下拼命的搔自己的大腿，好像藉此出一出怨憤之氣。那些蚊子却舒舒服服的蹶在天板上得意洋洋的望着他。

「讓我來收拾這一羣鬼蚊子！」小螞蟻義憤填胸的叫了一聲，從身跳進那座大東西裏去。望了望祇有大妖怪距那些蚊子最近，他想祇須爬到他的肩上呵幾口大氣，蚊子便可以都掉下來，他隨即從身一跳。

不想大妖怪是他跳近身前，便一疊連聲的叫喊着只顧躲他，他的兩隻大腿顫動得可憐。小蛤蟆向前跳一步，他抖擻着不知往那面退一步好，只管無生的呀呀的噁着聲喊，那又獸又無用的神氣差些沒把小蛤蟆肚皮氣破。

「連我都怕得這樣？」小蛤蟆氣極了叫道，「原來白長這麼大個子，笨得可憐呀！」他憤憤的說着一縱身便跳回樹枝上，偶爾回頭望了大妖怪一眼，却見他嘻嘻笑着向樹看，好像得了救是的快意。

「我沒有那麼傻，還要你做這樣的笨東西！」小蛤蟆自語着很不屑的瞪了他一眼噙了一聲，溜下了樹，由待月草堆跳到小河裏，水面上風光，他也沒心理會，只要趕快游回家去見媽媽，出來了好半天，她一定找苦了吧。

游了一半的路，忽然前面來了一隻大蛤蟆，一看正是媽媽，他急叫道。

「媽，我去看了兩脚妖怪來了，他連蒼蠅蚊子都打不過。蚊子咬他，好像吃一隻死耗子那麼容易，誰說他神通廣大，原來祇是身個大，唬嚇唬嚇那些沒見過事面的東西吧了。」他急急的說完又笑道，「最可笑的是見了我都嚇得直躲。」

媽媽游到他跟前同他伏在水底歇息，聽了卻是一些不在意的樣子，緩緩答道：「寶貝，你那裏懂得這些道理。老公公會說過兩脚妖怪的最難學到的道行是寧可自己受些苦，叫別的東西快活快活。寶貝，我們既做不到就不要胡猜亂說，冤枉了人家。」

「你沒有看見他那蠢相呢，那裏是什麼道行！那怯樣簡直差些沒把我氣死！」小蛤蟆愈說愈急，講一字差不多要跳一下。

「算了，算了，用得着急成這樣？」母親倒笑了，催道：「你該餓了，這水裏沒什麼可

口的東西，還是趕回家去吃飯吧。」

母親說完帶着兒子游水。小蛤蟆看見盪盪一片玫瑰紅光的水面上浮着媽媽碧綠色的圓圓凸起來的背脊可愛極了。

(一九二八年夏日於房州)

春潮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盧納卡斯基).....	魯迅譯
法國革命對於文學的影響(朗松).....	夏亢農譯
行軍日記序.....	林語堂
科舉制度的意義.....	陶希聖
現代日本文學雜感.....	侍 桁
小泉八雲論背斯黎希臘神話故事.....	張友松譯
車伴(小說).....	鈔公俠
手環(小說).....	家修譯
一束粉紅色的信封(小說).....	荷 拂
這算什麼生活呢.....	徐 勻
張友松宴胡博士啟事	

新女性 第四卷 二月號

(第三十八號)

人類生育的改善.....	竹依
新俄羅斯之婦女.....	陶父
填住這條溝.....	任白濤
白沫.....	零魚
圖版解說.....	錢君甸
接近些.....	沈醉了 陳嘯空
婦女職業與勞動問題.....	夏敦
女子的美的模倣.....	李建新
鬧翻了天.....	趙景深
一課信仰的教訓.....	顧均正
燕語(續完).....	朱虞
通訊.....	張欽珮

新女性 第四卷 三月號

(第三十九號)

社會主義之婦人觀.....	陶父
關於失戀.....	洪鈞
非戀愛的又一聲.....	一波
讀非戀愛的又一聲.....	洪鈞
張璧月槍殺黃長興事件之批判.....	芳心
深巷中.....	錢君甸 陳嘯空
阿堵事物.....	江紹原
節婦.....	彭家煌
印度的婚禮.....	黃石
圖版解釋.....	錢君甸

貼身女僕

曼殊斐兒著
西澤譯

(十一點鐘。叩房門的聲音。)

……我希望我沒有打攪您吧，太太。您還沒有睡着——是不是？我剛給我們太太送茶去，還有很好的一杯在這裏，我想，也許……

……沒有的事，太太。我每天末一件事總是沏一杯茶。她禱告完了坐在床上喝一杯，煖一煖身子。她跪下的時候我把水煮起來，我對水壺說，「你可不用忙着說你的禱告。」可是我們太太還沒有說到一半，水纔是開了。是這個原因，太太，我們認識的人很多，他們的名字個個都將在禱告裏說到——一個都不能少。我們太太有一單子的人名在她的一本紅皮小簿子裏。喔呀呀！一個生人只要來看我們一次，他去後我們太太就說，「愛倫，把我的紅皮小簿子給我，」我聽了差不多覺得要發瘋了，真是的。我想，「又添了一個，不管天冷天熱的使她跪在床前，不能早上床去睡。」她又不肯放一個墊子在地上，你知道，太太；她是跪在硬繃繃的地毯上呢。我聽了她的樣子心裏真難受，我知道她的身子是怎樣的。我會經瞞了她；把鴨絨毛被子攤在地上。可是第一回這樣做——喔，她那樣的望着我——完全神聖的樣子，太太。「我們的主用過鴨絨被子嗎，愛倫？」她說。可是——那時我年紀輕些——我很

想回答她說，「沒有，但是我們的主不像您這樣的年紀，他也不知道像您這樣的腰背疼是怎樣的一回事啊。」我這人多壞——是不是？可是她是太好了。您知道，太太。我剛才給她把被子掖好，看見——她躺在那裏，一雙手在外面，頭在枕上——多美——我忍不住想道：「現在您的樣子簡直像您親愛的母親，當我給她穿好衣裳預備下葬時的樣子！」

……是的，太太，一切都是我辦的。喔，她的樣子真是可愛。我把她繞着前額的柔軟的細緻的髮梳好，放了一把頂美麗的紫色的蝴蝶花在她的頸邊。那些蝴蝶花把她配成了一幅畫，太太！我是永遠忘不了它們的。今晚我望着我們太太——我想——只要有了蝴蝶花在那裏，誰也不能看出分別來。」

……就是去年，太太。就在她有了一點——咳——說是神經衰弱吧——的後面。當然她是沒有危險性的；她是頂和愛的老太太。可是她的病態是這樣的——她以為她掉了什麼東西。她一刻也不能停，一刻也不能歇下來。整天的跑上跑下，跑下跑上；什麼地方你都碰得到她，樓梯上，大門口，廚房前面。她抬起頭來望着你，說——簡直像一個孩子，「我把它掉了，我把它掉了。」我說：「來吧，來吧，我來代你把紙牌攤出來。」可是她就一把拉了我的手——我是她最喜歡的一個人——輕輕的說：「給我找着它，愛倫，給我找着它。」傷心，是不是？

……沒有，她沒有清楚過來，太太。她到後來中了風。她最後說的話是——很慢很慢

的，「找一找那——找一找——」她就過去了。

……沒有，太太，我不能說我覺察到過。也許有些女子是那樣的。可是您知道，這事是這樣的。我沒有別人，只有我們太太。我四歲的時候，我的娘癆病死了，我同我的爺爺（祖父）同住，他開着一片剃頭舖。我常常整大的坐在桌子底下，給我的洋娃娃梳頭——大約是摸做店裏的夥計吧。他們都待我很好。常常給我做假髮，種種顏色的，最新流行式子的等等。我整天的坐在那裏，靜悄悄靜悄悄的——客人從來不知道。只有偶然的從桌布下朝外張一下。

……可是一天我拿到了一把剪子——您說能相信不相信，太太，我把我的頭髮都鉸了；把頭髮鉸得一段一段，活像一個小猴子，我那時真是一個小猴子。爺爺氣極了！他拿起一把燙頭髮的鉗子來，抓住了我的手，一夾夾住了我的手指。「這才給你一個教訓！」他說。這一下燙得很厲害。我至今還有傷痕在手上。

……爲了這個原因，太太，他最是寶貴我那頭頭髮。他常常在客人沒有來以前，抱我坐在眼抬上，給我梳得非常的好看——一大綰一大綰柔軟的髮髮，頂上都是波紋。我記得夥計們圍着我們站着，我總是很嚴重，手裏握着爺爺在給我梳頭時讓我握着的一個銅子……可是梳完後他總把銅子收回去了。可憐的爺爺！他看了我把自已弄成那怪樣子，真氣得發瘋。當時他可把我嚇壞了。您知道我怎樣辦，太太！我跑掉了。是的，我跑掉了，轉灣抹角，進

進出出的，不知跑了多少路。喔呀，我那樣子一定很怪，一隻手卷在圍巾裏，短頭髮蓬鬆鬆的豎着。看見我的人一定覺得怪好笑的……

……沒有，太太，爺爺永沒有平下他那口氣來。以後他再也不願意見我的面。要是我在那裏，他連飯都吃不下。所以我的姨娘帶了我去住。她是一個跛了脚的家具匠。個兒生得小極了！要是她要割下椅子背後的布，她得站在沙發上才夠得到。是在幫她的時候我遇到我們的太太……

……不算頂小了，太太。我是十三歲，剛滿。我從不記得曾經覺到自己是——唉——一個小孩，可以說。您知道我穿的是制服，和這樣那樣的。我們太太自始便叫我帶硬領和硬袖口。喔，有過一次！那真——好笑！是這樣的。我們太太的兩位年紀很小的姪姑娘到她家來住——那時我們是住在希爾登——公共草地上有一次有趕集的。

她說，「愛倫，我要你帶這兩位小姐去騎一會驢。」我們走了；很莊重的小寶貝。她們是；一人拉了我一隻手。可是我們到了驢那裏她們怕害羞不肯騎上去。因此我們站在那裏聽人家騎。那幾個驢真是可愛！除了拉車子的，這是我第一次見過驢——第一次看着玩，可以說。它們滿身是可愛的銀灰色的皮毛，背上小小的紅鞍子，頭上藍色的轡頭，耳朵上鈴子丁琳丁琳的響。很大的女孩子——比我還大些——都在騎它們，都是嘻嘻哈哈的。一點都不下流，我不是那意思，太太，只是玩得很高興就是了。我不知道怎樣一會事，可是那四條腿

的跑路的樣子，那眼睛——十分的溫良——那柔軟的耳朵——使我什麼都不想，只想騎一下驢！

……自然，那是辦不到的事。我有我的小姐們在那裏。而且穿着我的制服爬在驢背上，叫人看着成什麼樣子？可是這一整天總是驢——驢子塞滿在我的頭腦子裏。我覺得我要炸裂了，要是不同一個人說；可是同誰說呢？我去睡的時候——我是睡在傑米媽的睡房裏，她是我們那時的厨娘——燈一滅，都來了，我的驢子們，丁琳丁琳的，精緻的小脚，抑鬱的……唉，太太，說來您都不能信，我等了好半天，假裝睡着了，忽然坐起身來，用力的大聲的喊道，「我真想騎一次驢。我真想跑一趟驢！」您知道，我得把這話說出來，我以為她們允許不笑我，如果她們知道我只是在做夢。調皮——是不是？正是一個淘氣孩子的思想……

……不，太太，現在不了。自然，有一時我着實打算過。可是到底沒有成。他開一片小小的花舖，在我們住的街對面的下一段。好笑——是不是？我還是頂愛花兒的。有一時我們常在一塊兒，像俗話說的，在他舖子裏出出進進的時候比不出不進的時候多。哈雷和我（他的名字是哈雷）爲了應當怎樣的佈置花的問題常常抬槓——那引起了頭。花兒！說來您都不信，太太，他常常給我送去的是些什麼花。他什麼都不在乎。不止一次是鈴蘭，我並不是誇口！唉，自然，我們是預備結婚，結了婚住在店上面，一切都是這樣的進行，窗子裏的花由我去佈置……喔，在星期六我是怎樣的裝飾那窗子啊！自然不是真的，太太，只是在做

夢，可以說。我也裝飾好了聖誕節——冬青編的格言，一切一切——復活節我把百合花做成一個華麗的星，中間滿是水仙花。我又掛起——唉。不要再說了。到了那一天他來領我去挑選傢具。我會有忘記的一天嗎？那是一個星期二。我們太太在那天下午有些與平常不一樣。自然她沒有說什麼；她永不，也永不會說的。可是我看得出來，從她那種不止的裹緊起衣服的樣子，和不時的問我天氣是不是很冷——她的小小的鼻子也顯得……怪消瘦的。我不願意丟下她一個人在家；我知道我出了門我得時時刻刻的掂着記她着。末了我問她我改期出去好不好？「喔不不，愛倫，」她說，「你萬萬不要管我。你萬萬不可以使你的年輕人失望。」她是那樣的笑嘻嘻的，您知道，太太，全不代自己想一想。這叫我更覺得不好受了。我開始疑惑起來……她又掉了她的手巾，在那裏彎下她的身子去檢起來——這是她從沒有做過的事。「這是幹麼！」我叫道，一面跑去阻擋她。「唉，」她說，面上笑嘻嘻的，您知道，太太，「我得開始練習練習了。」喔，我用力壓制了自己才沒有哭出聲來。我跑到梳妝台前，假裝着摩擦銀器。我忍不住了，問她道她是不是願意我……不結婚。「不，愛倫，」她說——那是她的聲音，太太，像我現在說給您聽的——「不，愛倫，那是無論怎樣不能的！」可是她說的候，太太——我是望着她那面鏡子；自然，她不知道我聽得見她——她把她小小的手按在心上，正好像她的母親常做的樣子，眼向上面。……喔，太太！

哈雷來的候，我把他的信都收拾好了，和他給我的戒指，和一個可愛的小扣針，——

那是一個銀子的鳥，嘴裏啣一條鍊子，鍊子頭上有一個心和一把小刀。倒是真用得着！我把門一開。不讓他有開口的時間。「這個給你，」我說。「都拿回去吧，」我說，「都完畢了。我不嫁你了，」我說，「我離不開我們太太。」雪也似的白了！他的臉變得與女人一樣的白了。我不得不碎的關上門，站在那裏渾身打抖擻，一直到我知道他走了。我開門的時候——信不信由您，太太——這人不見了！我跑到街上去，就穿着我的圍裙和屋裏的鞋，站在街中心……瞪大了眼張望。人們要是看見我一定得笑了……

……噯！——什麼啦？打鐘了！我在這裏吵您吵得不能睡。喔，太太，您早應當打斷我的話……我給您來掖一掖腳邊的被子好不好？我天天晚上給我們太太這樣掖的。她說：「晚安，愛倫。好好的睡，早早的起來！」現在要是她不说這句話，我不知怎麼辦了。

……噯，我有時想到……我怎麼辦要是有「長兩短」……可是，想心事是沒有益處的——是不是，太太？想心事沒有用。我也不常想。要是我想起來我急忙打斷我的念頭道：「怎麼了，愛倫。又來了——你這傻女人！難道你找不到什麼事做，才又想起念頭來！……」

小說與劇本的形式，近年來常常顯示一種極有意味的現象。劇本本來只有對話的，可是蕭伯納，柏里們的劇本裏常總是穿插着許多極詳細的描寫，使讀者在讀時感到好像念一本小說；小說本來重描寫敘述的，可是在有些小說家的手中，只賸了對話，除了不分

幕外，形式幾乎與劇本無異了。曼殊斐兒的這一篇，又創立了一個新格，因為在這裏非但沒有敘述，只有說話，而且只有一方面的說話，對方說的什麼，只有讓讀者自己去想像了。好在這也並不難，因為對手方的話極簡單。這篇的寫法，好像作者就是小說中被稱爲「太太」的客人，在這一家作客過夜。聽到了這一席話？這裏所寫的，就是她當時所聽的話，一字字的速記下來了。我們也得把自己處在這位客人的地位，才能得到完全的領略。

可是這篇小說的長處，不僅僅在它格式的新奇，而在聊聊的三四千字，把一個可憐女子的一生都寫出來了。尤其不可及的是，說話的人自己並不覺得她的身世有什麼可憐，而我們在旁觀地位的覺得她十分的可憐，說話的人自己覺得她的太太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善人，而我們知道她是一個只顧自己的舒服而不體恤別人的一種自以爲心術好的自欺欺人偽的善者。這樣神妙的藝術手腕，要讚嘆也無話可說了。

美國的吏治法與吏治院

羅隆基

本文所謂吏治法，即指一八八三年六月十六日公佈之吏治法 Civil Service Act 而言。該法在美國議院，為彭德頓 Pendleton 所提出，因是又名彭德頓案。此外，更有一八八三年後歷次通過及公佈關於吏治之法案，（注一）及歷年來總統及吏治院所制定之一切吏治細則等等，惟此一切，於一八八三年彭德頓案之內容，無重大修改。此一切容待他日專論敘述外，本文暫置不及。

彭德頓案共分十五條。其重要內容，可以三點概括之：（一）關於吏治上選用人才者；（二）關於吏治上防止舞弊者；（三）關於吏治院之職權及組織者。

I. 關於吏治上選用人才者

吏治法關於選用人才之規定，其最要者即在實行考試制一點。吏治法第二章第二條謂吏治院應採用「公開的競爭的考試制以測驗謀差人之適合與否。」在該法之第七章又謂除法律規定之例外，無論何人，未經考試，不得被任或被陞為國家官吏（注二）。考試制進行手續，屬於吏治細則範圍，原法未備載。僅於考試之性質，吏治法訂定兩重要原則。此兩原則，又確為四拾年來美國吏治考試制之基礎，似不可不一簡述。

所謂兩大原則即：（一）考試必為公開的競爭的；（二）考試必為切合實用的（注三）。

從一八三〇年起，美國吏治改革運動，即已開端。運動中重要目標之一，即為實行考試制。此種改革主張，在一八八三年前，並非無部份的實現。一八五三年，美國在考試院方面，固曾有一度經驗。經驗之結果又何如者？各部院自行組織考試委員會；各委員會又各自為制，此固當年考試制失敗理由之一。此外，若考期嚴守秘密；若考員可以推薦。考試消息，既不公開，考試結果，任意包辦，此確當年考試制失敗之真實原因也。故一八五三年後，吏治改革已由實現考試制進至實現「公開的競爭的」考試制。當彭德頓案經過審查後，委員會在議院大會中報告，其中有一段謂：（注四）

「全案唯一的，單純的，根本的，和緊要的命意是今後各部院及各機關之一切下級官吏，應以適當人才担任。此項人才對職位之適當與否，應以公開的，公正的，忠實的，不偏的競爭的考試方法測驗。考試上公正無私之一點，應有萬全之保障。此項考試，對一切自願投考人，應一體公開。」

該委員會報告之措詞，提綱挈領，確已認定全案精神之所在。「公開的競爭的」考試，確為美國吏治上基本原則之一。第二原則，即為考試應切合實用一點。換言之，凡考試之科目及方法等等，應確為測驗各投考員，其才具能力，對所考之職位，比較上孰為適合的科目及方法。（注五）。美國吏治：股胎英國，而「考試切合實用」一點，又確已樹立英美吏治制度上根本不同之基礎。英國吏治上之考試制，重普通常識；美國重專門知識。英國吏治為

貴族的；美國吏治爲平民的。在英國方面，吏治階級與社會階級平行並進。高級官吏多出於高等社會。較低社會欲爲官吏者，必經多年訓養，多方薰陶，以養成其精神貴族之資格。嚴格以論，英國吏治因社會背景關係，只能即位儲材不能因位取才。美國則反是。新進國家，一律平等。吏治上改革目標，惟在樽節經費，增高能率，維持公道三點。社會上無階級，吏治上無關闕，因位取才，因才授位，此又真實平等社會之精神也。要之，政治組織爲人類社會中各種組織中之比較複雜者，爲不可隱諱之事實。行政爲專門科學，各行政人員，須具備各該職位所需要之知識，此又目今政治學上公認之事實。若是，則英國之即位儲材固不若美國之因位取才之合於科學的精神。一八八三年時，美國吏治改革領袖，卽已見及此點。此項原則之規定，卽所以補英制之失也。

惟美國吏治選才辦法，固亦非絕對無限制者。吏治法將全部吏治劃爲分級的吏治 *Classified Service* 與不分級的吏治 *Unclassified Service*。不分級的吏治，固不受考試制之支配。(注七) 在分級的吏治中，又有「非競爭的」考試官吏，(non competitive) (注七)，有免試官吏。(注八) 此二者不完全受考試制之支配。此吏治上選才辦法限制之一種也。吏治法規定凡各州各附屬地，及京兆區 *District of Columbia*，在聯邦政府各部服務人數之多寡，應以各該地人口多寡爲比例。(注九) 如是，則考試及格人員，固不定必得被任之機會。此又吏治選才辦法受「人口比例」之一種限制也。吏治法規定「凡任何家庭，有二或二

以上人數在吏治法統轄之一切職位上服務者，該家庭即不得再有人被任爲此項職位上任何官吏」。(注十)此又選才辦法限制之一種也。吏治法復規定凡一切海陸軍退職人員，在加入吏治機會上有法定的特別權及優先權。(注十一)此又吏治上選才辦法限制之一種也。凡茲所言，固專指一八八三年吏治法之規定。其他細則中關於選才辦法之限制尚多，此則爲文章範圍所限，姑不具論。

II 關於吏治上防止舞弊者

自分贓制度發生以後，美國吏治上最大罪惡，不外二者：(一)賄賂；(二)保薦。二者又互相爲用，以賄賂求保薦，因保薦謀賄賂。故吏治法關於防止舞弊上，於斯二點，亦特別注意。

關於防止賄賂者，吏治法中有下列各條。(注十二)：(一)凡議院中任何參議員或衆議員，或議院中常川或代表會委員，或任何候選或被選之議員或委員，或任何公家服務人員，或服務人員其薪金由國家財政部支給者，倘有向其他公家服務人員或任何人等勸募或收受含政治作用之捐款或與此等事發生關係者，即爲違法；(二)無論何人不得在本法統轄範圍內美國任何衙門或任何海軍營房炮台藥庫等地，有任何勸募或收受任何含政治作用之銀錢或任何貴重物品之捐助等事；(三)凡本法範圍內之任何官吏，對其他任何公家服務人員，不得因此項人員於含政治作用之捐款有贊助，或推諉，或拒絕等情事，加以免職，或降級，或降

級，或增減薪金等行動，或作此項行動之恐嚇；（四）任何公家服務人員，不得以銀錢或其他貴重物品，間接或直接送贈於其他任何服務人員或議院任何議員，或其他代表等等，爲任何含以治作用之運動費。

吏治法又載明如有違犯上列四條之一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金，或三年以下之監禁，或二者兼而有之。（注十三）。

在此吾輩又有可注意者數事：（一）上項禁令，四十年來之成績如何？一九二七年吏治院報告書中有一段謂「某某數州，地方官吏若郵局分局長等職，全持政治捐款換來」。（注十四）實則華盛頓高級官吏以政治的捐款換來者，亦時有其事。今日吏治，以之比分贓時代，自係進步。若謂賄賂絕跡，又大背事實也。第二，一八八三年吏治法之禁令，惟取締公家服務人員之受賄行爲，惟取締普通人民在一切公堂衙門或海軍營等地之納賄行爲，若受賄者非服務人員，而納賄地點不在公堂衙門，此種事件，當日法律固無禁止明文。於是向私人或向公司等組織納賄以爲間接獲取職位之事，時有所聞。（注十五）。此項缺點，直至一九二六年禁止濫官法通過後，始加以救正。今則「任何人凡以任何數目之銀錢貨物，送贈或允許送贈於任何個人或公司或法團，以爲誘取美國吏治上任何位置者即爲違法。」同時凡收受此項銀錢貨物之個人或公司或法團，亦爲犯法。（注十六）。凡違犯此項法律者，應受千元以下之罰金，或一年以下之監禁，或二者之懲罰兼而有之。

關於防止保薦者，吏治法中有下列條文：「在本法範圍以內之一切委任長官或考試委員對參眾兩院議員於投考人之保薦，除關於投考人品格及住址之證明外，其他推薦，均不得接受。」關於此項條文，吾輩應注意者又有二事：（一）此項條文於非議員之保薦並未禁止。（二）即所謂禁止議員保薦者，亦為廢紙。議員包辦公家官位之事，本與分贓制度同時俱生。惟至南北戰爭之際，則此風更變本加厲。蓋當日行政領袖，利用保薦權利，以資聯絡各州議員。凡中央在各州之官吏之委派，往往事前徵詢各該州議員之同意。積久成習。及至今日，中央在各州之官吏，凡不須經過考試，為總統直接命令者，幾全部在參議員包辦勢力之下。揆言之，此項官職，已成各州參議員位置私人之機關。吏治上保薦之禁令，成為廢紙，固公開之秘密也。

復次，則為取締考試舞弊條文。在吏治法第五章有下列之規定：

「任何吏治院委員，考試員，謄錄或信差，或任何公家服務人員，個人或聯合他人，有存心舞弊以圖阻礙，欺騙，或破壞他人法律保障之投考權利者，以圖偽造或假報考試成績者，以圖冒名頂替者；或有洩漏秘密，走報消息，以圖損害或贊助投考人之考試結果者，或利用此種手段以圖損害或贊助在職人員之任用及陞遷機會者，此項舉動，一經查覺，即為違法。此項違法舉動，一經判決，即應處千元以下，百元以上之罰金，或受十年以下，一年以上之監禁，或兼受二者之懲罰。」

據作者知識所及，則美國政治考試上舞弊之事極少，然此似當歸功於考試制度之精密。苟無精密考試制度，而謂紙上空文，即足杜絕一切弊竇，是又過論也。

凡茲數端，即為吏治法中防止舞弊之重要條文。此處當重複聲明者，吏治方面之禁令，見於細則及法案者百十倍於此，惟本文範圍以吏治法為限，故不多及耳。

III 關於治院之職權及組織

吏治之統治機關為吏治院(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吏治院之創設，始於一八七一年。惟現存吏治院之組織，則以一八八三年之法案為根據。吏治院為美國政府之獨立機關，直接受美總統之統轄。該院設吏治委員三人。委員由總統提出，徵求參議院同意。(注十七)。但總統對吏治委員得隨時撤換。委員得連任，但同時不得兼任他職。三委員中不得有二人以上之人數，屬同一政黨。換言之，即任何政黨不得包辦吏治院委員。吏治院遇有缺額時，其補充法一如上列之規定。吏治院設委員長一人，由各委員互選之。

在吾輩討論吏治院之詳細組織以前，吾輩必明瞭該院之職權與工作。吏治院之職權可分三類討論之：(一)半性的立法權 *Quasi-Legislative*；(二)半性的司法權 *Quasi-judicial*；(三)行政權。

(一)半性的立法權云云者，立法乃美國議院之職權，議院外之各機關，固無此項權利，惟遇議院認為適當時，於某項事件，議院規定大綱，而以施行該項大綱之細則等

等之議決權，交付執行機關。此項立法權。通常稱為半性的立法權。吏治院之立法權即此類也。

吏治制度，兩院惟訂定大綱，其他關於大綱施行上之細則等等，則由吏治院贊助總統隨時制定公佈之。吏治法第二章規定：「如遇總統請求時，吏治委員應贊助總統制定一切關於實行本法之章程細則。」例如，議院在吏治法中規定考試原則，但一切考試細則由考試院制定之。議院在吏治法中規定吏治分級之原則，而各級官吏之分級細則由吏治院訂定之。議院在吏治法中，規定官吏應有試任期，而試任期之細則，由吏治院制定之。（注十八）。此外若官吏之陞遷，降職，遞補，更調，罷免，考績，懲罰等細則，吏治院均得制定之。

（二）吏治院同時有半性的司法權。一八八三年案，規定吏治院關於吏治法及附屬該法之章程細則等等之施行事項，關於考試委員及考試委員會執行考試事項，關於各服務官吏對吏治法之執行事項得隨時調查。（注十九）。根據此項條文，吏治院因得施行其半性的司法權。例如，考試委員會之記分法，其中如有違法舞弊之處，依法投考人得向吏治院呈訴。吏治院即得接收此項控訴，且得據情調查。例如，吏治法規定凡上可罷免屬官時，應將罷免理由通知被罷免之官吏，同時備文交吏治院存案，且須將被免者之答辯書送院備查，吏治院即得依法調查此項事件。如遇事實相衝突之處，該院即得向罷免長

官抗議。例如，吏治院得接收官吏對吏治細則章程之修正請願書，且依法開庭徵集各方對此項修改之意見。凡此均吏治院半性的司法權也。

在吏治院半性的司法權方面，有主張凡被罷免官吏，苟被免無充足之理由者，該被免人即可向吏治院提起訴訟。吏治院對這種案件，可以開庭審判。同時他方又以為倘長官罷免屬僚之權力，受吏治院之限制，則吏治上之紀律，又大生問題。長官屬僚衝突之際，以吏治院為第三者之調人，而吏治院在此等事項上之權力，亦應以調人範圍為限，此又最近之趨勢也。

(三)執行權 美國吏治院之重要職責，自然為執行吏治法及吏治細則中所規定之一切職務。此項職務，大概可分下列數種說明之：(1)官吏之招募；(2)官吏之考試；(3)發給官吏憑照；(4)官吏之登記；(5)官吏之分級(6)官吏之陞遷(7)其他。

上列各職務，其詳細情形今後當為文分論之。此間則舉其大概而已。招募一層，為吏治院重要工作。因遷調，陞級，退職，辭職，罷免，死亡等緣故，美國吏官之缺額，每年在四萬以上。此四萬缺額，均由吏治院招募添補。招募方面之手續。第一為通告，其次即為報名，其次即為審查報名人之資格，再其次即為通告報名合格人之赴考。

報名手續完畢後，吏治院即依法定手續執行考試。在考試方面，吏治院應委定考試官，

指定考試地點，籌備考題考卷。考試完畢後，閱卷，記分，揭榜，製造及格人名冊，此均爲吏治院之職責也。

其次，卽爲發給憑照。任何機關，某項官吏遇有缺額時，卽將此項缺額通知吏治院，吏治院卽在該項官吏之候補人中，擇其列名最高之三人，發給憑照，轉覆各該機關。惟在此選送候補人員手續中，法律之規定甚複雜。故吏治院之工作亦極其煩瑣。若各州「人口比例」之規定，若每一家庭不得有二人以上之官吏」之規定等等，均爲發給憑照時應注意之事也。又如陞級，復職，遷調等事，一切均須經過吏治院之同意，一切官吏均須領取吏治院之憑證，此又爲吏治院執行方面之職務也。

其次爲登記。凡一切以吏治法爲根據而受委任之官吏，在吏治院卽須登記。此項登記冊，於各服務人員之考試成績，受任日期，陞遷，更調等等細節，均詳列備載。每月中，各衙門長官復將各該機關吏治上之變更，轉報吏治院以資考核。此種登記，同時又爲吏治養老方面之重要案卷。（一九二〇年之吏治養老案，規定吏治院應負此種登記工作之責任。）此又吏治院執行方面之職務也。

其次，爲分級事務。分級，在吏治上含有二義。其一，則將不屬吏治法範圍之官吏，令其歸於吏治法統屬之下；換言之卽將不分級的吏治 (Unclassified Civil Service) 劃入分級的吏治 (Classified Service) 其二，則將已屬吏治法之官吏，再依法規定等級。關於

前者，完全爲吏治院之工作。後者則不過名義上有此責任，實際則此項分級事務，另有法定機關執行也。

最後，吏治院應每年將吏治狀況及吏治法實施情形，造冊報告。此種報告，數十年來絕未間斷，於今已成研究美國吏治之重要材料也。

吏治院之職權及工作既如上述。美國吏治院內部之詳細組織如何，此則吾輩今後述敘之點也。美國吏治院之組織，可分爲八部：（一）總務部；（二）報名部；（三）考試部；（四）委任部；（五）考核部；（六）研究部；（七）庶務及審計部；（八）分區部。

總務部最高職員爲三吏治委員。此項委員，有其首屬之書記，秘書，幫辦等人員。吏治幫辦委員爲贊助吏治委員管理吏治院一切事務之人員。此外總務部之辦事機關，又分下列各種：考試處，文書處，分級處，考功處，會計審計處，醫藥處，圖書處，記錄處。

考試處，以主考官主持之。主考官之委派，吏治法並無何項規定。現行制度，主考官由總統提出，徵求參衆二院同意。主考官之下設副主考官一人，Assistant Chief Examiner 設助主考官一人 Assistant to the Chief Examiner。設各區吏治指導員一人，副指導員一人。

主考官之責任，在指導吏治院中一切考試委員會，以求吏治考試得統一的，真實的，且公平的進行。此外，主考官應協同吏治委員，訂定國家吏治政策，計劃考試進行手續。美國

吏治院主考官同時為外交官考試委員會之當然委員。主考官更有出席吏治院會議及幫助吏治院調查事項進行之責任。凡關於考試事項，主考官有指揮報名處，考試處，研究處，分區處各機關之進行之權。

美國吏治院之副主考官，除佐理主考官辦理一切考試事務外，同時又為吏治院之財政會計委員，管理該院關於吏治上之國家預算事宜。遇主考官缺席時，副主考官即代理主考官一切事務。關於吏治院之一切不競爭的考試 (Non-competitive) 案件，均由副主考官主持之。

助主考官之職務 由主考官或吏治院秘書隨時指定之。彼之重要職務，在研究專門問題，於該項問題，製造簡單報告，以供吏治委員或主考官之考參。助主考官同時制定一切吏治院向總統及其他各部長官之報告書。助主考官同時審查並起草一切關於考試方面之佈告等等。

至於各分區指導員之職務，其性質完全為主持各分區之考試事項，篇後再詳論之。

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秘書若干人。秘書長為總統簡派。凡吏治院對外一切重要文件均由秘書處預備，或經其考核簽字。秘書長同時贊助吏治委員進行一切院內職務。秘書長又管理委任處一切事務。

分級處之重要工作，即在代表吏治院贊助美國吏治分級委員會（獨立機關）之進行。如有某項職位須經過分級手續時，分級處即應設法調查此項位置之職務，之責任，之資格等

等，且將此項調查結果報告分級委員會，以供參考。

考功處處長同時為美國吏治院「辦事方法委員會」(Committee on Business Method)之當然委員，為美國「考績委員會」(Board of Merit on Efficiency Ratings)之當然委員。考功處處長司理吏治院各服務人員之登記，考核事項。同時管理吏治院關於邊關，陸海等事務。

會計處及審計處之職務，則如其名稱之所指，固無待詳及。

醫藥處管理吏治院關於醫藥考試等事項。凡各服務人員之衛生問題等等，各機關有向吏治院詢問者，均由醫藥處接洽。在考試方面，關於體格之檢驗，關於體格之記分等等，均由醫藥處主持。關於官吏退職年齡之規定，亦由醫藥處主持之。

圖書處，管理吏治院圖書事務。同時主持考試上關於圖書科之事務。

紀錄處司理吏治院本身之一切紀錄。

上列各機關為吏治院總務部之機關。其職務多屬於吏治院本身之通常事務。吏治院其他各部，為吏治上專門智識之機關。其組織及職務如下：

(一) 報名部 報名部設正部長一人，副部長一人。報名部之職務如下：

一預備，印刷，與分發關於考試上之一切廣告。

二收集各項通信住址單，以為招考時分發通告之用。

- 三管理招考時之一切通告及宣傳事務。
- 四管理一切宣傳小冊，回信格式等印刷事務。
- 五答覆一切關於招考方面之函件。
- 六管理報名事項。
- 七管理一切調查報名人之資格事項。
- 八管理一切調查投考人之年歲及體格事項。
- 九管理一切調查退伍軍人在吏治上之優待事項。
- 十管理一切調查投考人資格之往來函件。
- 十一管理一切准考及拒考事項。
- 十二指定考試地點，並管理分發考卷事項。
- 十三管理一切組織各地考試委員會事項。
- 十四管理考試結果之一切案卷。

為執行上列各項職務本部又分為下列各科。(一)編撰與招募科。本科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書記各若干人。本科重要工作，即在編撰與宣傳。本科預備刊登各報紙各雜誌之關於吏治宣傳一切材料。供給一切演講員。聯絡一切對吏治有興趣之機關及個人。隨時向各專門教育機關報告各項考試消息，以鼓勵專門人才投考。(二)郵政人員。本科之工作即在

管理郵局長及鄉村郵差之招考事務。(三)退伍軍人事務科。本科職務即在管理一切退伍軍人加入吏治之事務。凡退伍軍人是否有享受某項吏治上之特別權利，均由本科決定。(四)考試成績科。本科之責任，即在保存考試之案卷。本科同時負責製造吏治院週年報告冊中統計。(五)問事科。本科關於吏治院之一切通告及宣傳文件均有存案。其重要職務，即在回答院外關於吏治考試消息之詢問。(六)考試通告科。本科之責任即在預備及發佈一切關於考試之通告。(七)郵信科。本科司理本部之一切來往郵件。(八)集合考試科；凡吏治上集合考試 *Assembled Examination* 之一切進行，由本科主持之。(九)分別考試科。凡吏治上舉行分別考試之一切進行，均由本科主持之。(十一)報名存案科。本科之任務，即在將各報名人之姓名，籍貫，考試地點，日期，及結果等隨時登記存案。

(二)考試部 本部之重要職務如下：

- 一 規定考試科目及考試方法。
- 二 担任筆試上之一切命題事務。
- 三 印刷一切考題。
- 四 發送考卷於各考試委員。
- 五 審查投考人之教育上資格等等。
- 六 閱卷及記分事項。

七分發各區考試之考卷。

八監督考試。

九管理郵局長考試之一切控訴案件。

十代調查部預備應調查各案件之節略。

十一管理考試上口試事務。

十二決定陞級，遷調，及復職人員之資格。

十三解決考試上一切違法舞弊等案件。

考試部設部長一人，管理一切部務。部中復分為專門科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Section) 與記錄科 (Clerical and Stenographic Section.) 專門科由考試部之第一副主考官主持之。遇主考官缺席時，科長即代理部務。本科之重要工作，在辦理關於科學的，職業的，及機械的各種考試事務。凡此項考試之命題，閱卷，記分，均由本科主持之。本科主任同時管理一切比較高級官吏之口試事項。此項投考員之品格試驗及智力試驗其記分事項，均由本科科長主持之。記錄科一切事務，由考試部之第二副主考官主持之。科中重要工作，即在管理考試部一切關於記錄，書記等人員之考試。管理一切智識測量之記分事項。管理一切收集考卷，合算考分事項，同時關於記錄，書記，等人之資格等等，政府各部有咨詢者，均由本科與之接洽。除此二科外，考試部復設考試顧問委員若干人。考試顧問委員之

職務，由專門科科長，隨時分派之。此項人員工作之性質，多半與第一科相近。同時吏治院委員遇必要時，亦得指定特別工作於此項考試顧問員。

(三) 委任部 委任部隸屬於吏治院之秘書長管理之下，其重要職務如左：

(一) 請求考試部通告各部的(指政府)及各分區的考試日期。

(二) 製造考試人員冊。吏治上遇有缺額時，向該缺額機關，選送候補人名。

(三) 管理及登記一切臨時委任事項。

(四) 登記一切復職及軍人回復候職資格事項。

(五) 製造國家官吏人員登記表。

(六) 解決一切陞級，遷調，復職等事項之疑難點。

(七) 管理官吏退職事項。

(六) 管理長官或雇傭之違犯吏治法事項。

委任部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委任部主任，同時兼任吏治院副秘書職。主任之重要工作，總理本部一切事務，並實行吏治法，吏治細則，吏治退職法關於委任上之一切規定。建議此項法律上之修改。襄助辦理吏治院週年報告。第一副主任第二副主任則贊助主任分別担任，本部一切事務。此外本部又分設下列機關。(一) 登記科，(Service Record and Retirement Section) 本科之職務即在辦理吏治人員之登記事項，凡遇陞級，遷調，復職，

退職等事項，須考核吏治人員之成績者，均須與本科接洽。吏治上養老金之發給，亦以本科之登記為憑。(二)郵政委任科，本科專司理關於委任鐵路郵差，鄉區郵差，郵政局長之各項事件。(三)郵傳科。本科管理吏治院一切收發事項。(四)憑照科。本科之職務又可分為三項。第一，即製造吏治候補人員冊。凡考試及格人員，即由本科登記。吏治上遇有缺額時即由本科將候補人依法呈報委派機關選用。第二，即答覆政府各機關對於此項登記之詢問。第三，即答覆候補人及公衆對委任上之各項詢問。(五)統計科，本科之職務即根據本部一切成績，製造各項週年統計表。

(四)調查部 本部直接隸屬主考官管理，其重要職務如下：

- (一) 考核一切記分成績並處理關於考試記分之控告等事件。
- (二) 調查考試上考試官或投考人作弊事項。
- (三) 調查關於考試手續上之控訴事項。
- (四) 調查各區報名人之資格事項。
- (五) 主持國家之偵探考試事項。
- (六) 遇有陞級，遷調，復職等事時，本部調查此項考試之必要科目。
- (七) 主持偵探試驗之一切口試事項。
- (八) 以都各警察及水龍隊員之委派時，由本部調查候補人之資格。

(九) 調查吏治上含政治作用之捐款及賄賂事項。

(十) 調查吏治上總統命令允許例外案件事項。

本部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管理本部一切職務。本部組織專門科及常務科。常務科則管理本部之文書，記錄，郵電，報告等，專門科則專理吏治院一切關於考試上之調查及控訴等案件。

五 研究部。研究部設指導員一人，研究員若干人。其重要工作即在研究並改進吏治上各項考試方法。研究部調查各項吏治位置之職務，及担任此項任務之必要資格，同時根據此項資格規定測驗此項資格之方法。再依據該本部之規定，先舉行試驗的考試，以考核方法之是否適當。研究部更與各項工業方面之研究機關，互相聯絡，與各大學之專門研究院，互相聯絡，以求彼此互惠之效果。

六 分區部。本部直屬於考試委員管理。本部之職務即在統管並協助中央在各區之吏治之進行。美國之地方吏治，共分為十三區。每區設區書記一人，管理各該區事務。十三區之下，共有地方考試委員會四千七百組。此項委員會，即為主持考試之機關。本部設各區吏治總視察員一人，副視察員一人。此項人員之職務，即在指導各區吏治之進行。即使中央及地方之吏治機關互相聯合。各區書記之職務，對下即負有指導之責任，對中央即負有報告之任務。每區之吏治機關，其職務與吏治院大概相似，惟規模較小而已。招考，報名，監考，收

卷，造冊，發給憑照，審查資格等等，均為各區吏治機關之責任。惟此項責任，以地區為限，且須受中央之指導而進行耳。各考試委員會大部份以各地之郵局或稅關為辦公地點。至其職務則以管理考試上一切事務為限。

美國十三個吏治分區地點列表如下：（一切地名，概用英文，以免譯音上之誤會）

分區 (District)	辦公地點 (Headquarters)	所包區域 (Territory included)
First	Boston (Customhouse tower)	Maine, New Hampshire, Vermont, Massachusetts, Rhode Island, and Connecticut
Second	New York City (Customhouse)	New York and part of New Jersey
Third	Philadelphia (Post Office)	Pennsylvania, Delaware, and the New York counties included in the second district.
Fourth	Washington (1723 E. Street, N. W.)	Maryland, Virginia, and West Vir- ginia, North Carolina,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Fifth	Atlanta (Post Office)	South Carolina, Georgia, Alabama, Florida, Mississippi and Tennessee,
Sixth	Cincinnati (Post Office)	Ohio, Indiana, and Kentucky

Seventh	Chicago (Post Office)	Wisconsin, Michigan, and part of Illinois
Eighth	St. Paul (Post Office)	Minnesota,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Nebraska, and Iowa.
Ninth	St. Louis (Old Customhouse)	Kansas, Missouri, Oklahoma, Arka- nzas, and the counties of Illinois not included in the seventh district.
Tenth	New Orleans (Customhouse)	Louisiana and Texas
Eleventh	Seattle (Post Office)	Montana, Oregon, Idaho, Washin- gton and the territory of Alaska
Twelfth	San Francisco (Post Office)	California, Nevada, and Arizona,
Thirteenth	Denver (Post Office)	Colorado, New Mexico, Utah, and Wyoming

此種分區吏治上服務人員，實佔美國吏治上之重要部份。據吏治院報告，全美國官吏除哥倫比亞特別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之服務者不計外。聯邦政府官吏人數為四十九萬九千三百三十八人（注廿）。在此數中，三十七萬五千員為公開考試之官吏。在此數中二十二萬五千員，直接受分區吏治局及各地考試委員會之管轄。此二十二官吏之招募，考試，陞級，遷調等事，均由分區考治局，及各地考試委員會主持之。

上列所言，即為美國吏治院組織之大概情形。此項組織，其規模之廣大。可以組織上服務人員之數目及其經費表明之。中央吏治院之服務人數，在三百以上。各分區及地方吏治局之服役人員，總數在一萬二千五百五十餘人。關於吏治院方面之開支，一九二七年為一百萬一千餘元美金。一九二八年之預算為一百萬零七千四百四十二元美金。

敘述吏治院之組織既竟，更有一點，為本文應附帶談及者。美國吏治院之組織，是否完善？此為吾輩研究吏治者應切實討論之一問題也。世界無絕對完善之制度，故今日美國吏治院，有可評之點，乃無可逃避之事實。惟吏治院究應如何組織，始為完全，則行政學者，亦各執一詞。今列舉其說如下，以供參考：

(一) 吏治院由行政領袖指派奇數委員組織之。委員之任期，由法律規定之。委員輪流退職。全體委員不得同屬一政黨。

(二) 吏治院由行政部指派奇數委員或立法機關選舉奇數委員組織之。此項委員會為吏治上之立法機關。其職責所在，專為訂定關於國家吏治之原則及施行方法。至於吏治委員會決議事件之執行，另委吏治專家担任之。

(三) 吏治院由行政部機關指派三人或立法機關選舉人組織之。三人中指派或選舉一人為吏治院長。此人負吏治上完全責任。餘二人為副，其職責在贊助院長進行院內一切立法司法事項。

(四) 吏治院由行政機關指派或立法機關選舉一人組織之。此一人對吏治上一切事務，負完全責任。

(五) 吏治院以一人主持之。此一人以公開的競選的考試方法考取之。

(六) 吏治院以三人主持之。三人中設院長一人，以公開的競爭的考試方法產生之。其他二人由行政機關指派或立法機關選舉之。

吾輩今又擬此六辦法而比較其得失。第一項辦法，其利有三：(甲) 委員在一人以上，有集思廣益之利；(乙) 規定全體委員不得全屬於一政黨，防止政黨包辦吏治之弊；(丙) 輪流退職，則吏治院之政策及政務有永久繼續性，同時每年有新委員加入，得以參考院外之新意見。至於第一辦法可批評之點如下：(子) 所謂政黨限制，實際上未見能成功。三委員中必有一政黨佔多數。少數黨在吏治院之結果非存心阻礙，即形同虛設；(丑) 委員人數在一人以上，責任分歧，職務推諉。

第二項辦法與第一項辦法大同小異。有第一項之利，同時亦盡有其弊。惟吏治上之執行由吏治專家任之。是有任用專門人才之益。此種利益又確為目前行政上所重視之點。惟此項專家，其政黨關係既未加以限制，是否有一人操縱吏治或一黨操縱吏治之危，此應注意者一也。其二，則此項辦法，由委員會決定原則，由專家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委員會既非專家，其所議決，是否切實可行，此一問題也。如不可行，是否引起委員會與專家之誤會，此

又一點也。

第三項辦法，其利益有二：（甲）三人中一人為長，則事權統一，進行靈敏；（乙）委員仍為三人，仍可保存集思廣益之利。其弊有二：（子）第二項計劃中任用專門人才一點，此間缺如；（丑）盡有第一項計劃中之短處。

第四項辦法，其利有二：（甲）事權專一；（乙）委員減少，經費節省。惟其弊則如下：（子）一人易流於專斷（丑）以一人而兼吏治之立法司法行政之權，與美國人民之政治思想或不相合；（寅）易流於政黨操縱吏治。

第五項辦法，用公開的競爭的考試方法，考取一人為吏治委員，此計劃其利如下：（甲）委員既以考試為進身之階，則其對考試制之信仰必較他人為多。（乙）吏治委員本人既經過考試，則投考者對委員之敬重，亦必較崇。（丙）一人為委員。則第四項辦法中之利弊而有之。其弊如下：（子）此種高級官吏，難得適當之考試法；（丑）委員既非行政機關指派，又非立法機關選舉，則行政及立法機關易於推脫在吏治上之責任；（寅）一人為委員，即有第四項辦法之弊。

第六項辦法，其利如下：（甲）委員為三人，則一切集思廣益之利，均可得到。委員長由考試方法產出，則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各辦法中之利均可兼而有之。（三）委員中一正二副，則第三項計劃中之利益亦可保存。其弊如下：（子）考試困難；（丑）同一委員會中，

有考試委員，非考試委員兩種或引起彼此歧視彼此爭持之結果。

上列各項計劃，其優劣之比較，大略如此。至於何項制度最爲完善，實爲不可回答之問題。總之，姑無論採用何項計劃，吏治上之組織，對下列四原則，不可違背：

(一) 國家吏治應爲超政黨的，吏治院即應爲超政黨的組織。國家吏治應爲超政局的，故吏治不應受政局變遷之影響。

(二) 吏治之進行，應受吏治上及行政上專門家之指導。

(三) 吏治機關對吏治方面之章程細則，應鐵面無私，嚴格實行。

(四) 吏治上之考試及考績等進行，應採用合科學精神的方法。

至於吏治院之重要職務，亦願於此附帶道及。美國吏治院之職權，吾輩本文中已詳述。至於吏治院應擔任之職務，近世行政學者，則指定如下：

(一) 關於吏治之分級事項 吏治院應有統一辦法，訂定何項官吏屬於分級的吏治，Classified Service 何項位置，屬於不分級的吏治。在分級的吏治中，吏治院又應爲下列事項：(一) 將分級的吏治的一切位置，規定等級；(二) 訂定各級之名稱；(三) 規定各級職位之權利及責任。

(二) 關於吏治之酬報事項 吏治院應負責使各同級官吏得同等之酬報。吏治院應規定各級官吏之酬報之最低量及最高量。吏治院應協同行政機關制定吏治上之預算。

(三) 關於考選及考績事項 吏治院在執行考試方面，應：(一) 聘請專門人才研製考試方法；(二) 應謀統一的記分法；(三) 應謀廣佈的通告考試消息辦法；(四) 應謀備統一的且合科學精神的考績方法。

(四) 關於吏治上之委任事項 吏治院應有考試及格人員之詳細登記；吏治院遇政府機關請求時，應將候補人員呈送委任機關，以備選用。吏治院應協有任職官之詳細登記，以備陞級、遷調，等之檢查。

(五) 關於吏治上規則事項 吏治院應協同各行政機關，訂定各官吏之服務規則，例如工作時間，請假辦法，衛生檢查等等。

(六) 關於吏治上之退職養老事項 吏治院應根據法律，訂定官吏退職辦法，應有詳細退職人員之登記，應辦理或協助辦理發給官吏養恤金等事項。

上列數端，不過隨筆舉出之職務而已。此外吏治院應執行之事務尚多，若調查吏治之成績，建議吏治之改良等，均美國吏治院已實行之職務，亦任何吏治組織應行之職務也。

星加坡北橋路
十七年十一月
十二日

注一 關於吏治上重要法案除一八八三年彭德頓案外，尚有：(1) 一九三三年吏治分級案

The Classification Act of 1923 (2) 一九二〇年官吏退職案 The Retirement Act

of 920 等均爲重要法案。

- 二 參看吏治法第七條及美國吏治院公佈之 *Civil Service Rules and Statutes*，後者於一切不經考試之例外職位，均已規定。
- 三 吏治法第二章第二條第二節
- 四 Smith, D. H., *The United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pp 13, 14.
- 五 吏治法第二章第二條第二節
- 六 吏治法第七章
- 七 吏治法第二章第七節
- 八 吏治法第二章第八節及吏治法第七章
- 九 吏治法第二章第三節
- 十 吏治第九章
- 十一 吏治法第七章
- 十二 一八八三年以後所通過之禁令不在此內。同時參讀吏治法原文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原文。
- 十三 吏治法第十五條
- 十四 吏治院週年報告，一九二七年號第十三頁

- 十五 中國在肅清時，京中大官有在北京琉璃廠開設古董舖者凡欲向此項官吏行賄者即往古董舖中以重價購買賤物此即間接行賄之一種也。美國與此類似之事 固亦有之
- 十六 參看吏治法細則
- 十七 吏治法第一章
- 十八 吏治法第二章第二條
- 十九 同上
- 二十 Annual Report 1927, P16

「新月」稿紙

是用上等中國毛邊紙印的，

最宜於起稿及謄寫之用每百三角。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新月書店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徐志摩

廉楓到了香港，他見的九龍是幾條盤錯的運貨車的淺軌，似乎有頭，有尾，有中段，也似乎有隱現的爪牙，甚至在火車頭穿度那柵門時似乎有迷漫的雲氣。中原的念頭，雖則有廣九車站上高標的大鐘的暗示，當然是不能在九龍的雲氣中倖存。這在事實上也省了許多無謂的感慨。因此眼看着對岸，屋宇像櫻花似盛開着的一座山頭，如同對着希望的化身，竟然欣欣的上了渡船。從妖龍的脊背上過渡到希望的化身去。

富庶，真富庶。從街角上的水菓攤看到中環乃至上環大街的珠寶店；從懸掛得如同**Banyan**樹一般繁行的臘食及海味舖看到穿着定濶花邊艷色新裝走街的粵女；從石子街的花市看到飯店門口陳列着「時鮮」的花狸金錢豹以及在渾水孟內倦臥着的海狗魚，唯一的印象是一個不容分析的印象：濃密，琳瑯。琳瑯，琳瑯，廉楓似乎聽得到鐘聲相擊的聲響。富庶，真富庶。

但看香港，至少玩香港，少不了坐吊盤車上山去那一趟。這吊着上去是有些好玩。海面，海港，海邊，都在軸轆聲中繼續的往下沈。對岸的山，龍蛇似盤旋着的山脈，也往下沈。但單是直落的往下沈還不奇，妙的是一邊你自身憑空的往上提，一邊綠的一角海，灰的

一隴山，白的方的房屋，高直的樹，都怪相的一頭吊了起來，結果是一幅畫斜提着看似的。同時這邊的山頭從平放的饅頭變成側豎的，山腰裏的屋子從橫刺裏傾斜了去，相近的樹木也跟着平行的來。怪極了。原來一個人從來想不到他自己的地位也有不端正的時候；你坐在吊盤車裏祇覺得眼前的事物都發了瘋！倒豎了起來。

但吊盤車的車裏也有可注意的。一個女性在廉楓的前幾行椅座上坐着。她滿不管車外拿大鼎的世界，她有她的世界。她坐着，屈着一枝腿，腦袋有時枕着椅背，眼向着車頂望，一個手指含在唇齒間。這不由人不注意。她是一個少婦與少女間的年輕女子。這不由人不注意，雖則車外的世界都在那裏倒豎着玩。

她在前面走。上山。左轉灣，右轉灣，宕一個山腰的弧線，她在前面走。沿着山隄，靠着巖壁，轉入 A160。叢中，透着一所房舍，抄一摺小徑，拾幾級石蹬，她在前面走。如其山路姿態是婀娜，她的也是的。靈活的山的腰身，靈活的女人的腰身。濃的的摺疊着，融融的鬆散着。肌肉的神奇！動的神奇！

廉楓心目中的山景，一幅幅的舒展着，有的山背海，有的山套山，有的濃蔭，有的峻巖，但不論精粗，每幅的中點總是她，她的動，她的中段的擺動。但當她轉入一個比較深奧的山拗時廉楓猛然記起了 Tarpener 的伴運與命運——喫靈魂的薇納絲。一樣的肥滿。前面別是她的洞府，噫危險，小心了！

她果然進了她的洞府，她居然也回頭看來。她竟然似乎在回頭時露着微晒的軀軀。孩子，你敢嗎？那洞府逕直的石級，竟像直通上天。她進了洞了。但這時候路旁又發生一個新現象，驚醒了廉楓「鄂浩然」的遐想。一個老婆子操着最破爛的粵音問她要錢。她不是化子，至少不是職業的，因為她現成有她體面的職業。她是一個勞工。她是一個挑磚瓦的。挑磚瓦上山因紅毛人要造房子。新鮮的是她同時挑着不止一副重担。她的是局段的回復的運輸。挑上一担，走上一節路，空身下來再挑一担上去，如此再下再上，再下再上。她不但有了年紀，她并且是個病人。她的喘是哮喘，不僅是登高的喘；她也咳嗽，她有時全身都咳嗽。但她可解釋錯了。她以為廉楓停步在路中是對她發生了哀憐的趣味；以為看上了她！她實在沒有注意到這位年輕人的眼光曾經飛注到雲端裏的天梯上。她實想不到在這寂實的山道上會有與她利益相衝突的現象。她當然不能使她失望。當得成全他的慈悲心。她向他伸直了她的一隻焦枯得像貝亮似的手，口裏呢喃着在她是最軟柔的語調。但她已經進洞府了。

往更高處去。往頂峯的頂上去。頭頂着天，腳踏着地尖，放眼到寥廓的天邊。這次的憑眺不是尋常的憑眺。這不是香港，這簡直是蓬萊仙島。廉楓的全身，他的全人，他的全心神，都感到了醉酣，覺得震盪。宇宙的肉身的神奇。動在靜中，靜在動中的神奇。在一剎那間，在他的眼內，在他的全生命的眼內，這當前的景象幻化成一個神靈的微笑，一折完美的歌調，一朵宇宙的瓊花。一朵宇宙的瓊花在時空不容分化的仙掌上俄然的擊出了它全盤的靈

異。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顏色，水的顏色，光的顏色——形成了一種不可比況的空靈，一種不可比況的節奏，一種不可比況的諧和。一方寶石，一球純晶，一顆珠，一個水泡。

但這祇是一剎那，也許祇許一剎那。在這剎那間廉楓覺得他的脈搏都止息了跳動。他化入了宇宙的脈搏。在這剎那間一切都融合了，一切都消納了，一切都停止了它本體的現象的動作來參加這「剎那的神奇」的偉大的化生。在這剎那間他上山來心頭凝聚着的雜格的印象與思緒夢似的消失了蹤影。倒掛的一角海，龍的爪牙，少婦的腰身，老婦人的手與乞討的瑣碎，撒納赫的洞府，全沒了。但轉瞬間現象的世界重復回還。一層紗幕，適才睜眼縱覽時頓然揭去的那一層紗幕，重復不容商榷的蓋上了大地。在你也回復了各自的辨認的感覺。這景色是美，美極了的，但不再是方才那整個的靈異。另一種文法，另一種關鍵，另一種意義也許，但不再是那個。它的來與它的去，正如戀愛，正如信仰，不是意力可以支配，可以作主的。他這時候可以分別的賞識這一峯是一個秀挺的連苞，那一嶼像一隻雄蹲的海豹，或是那灣海像一鈎的眉月；他也能欣賞這幅天然畫圖的色彩與線條的配置，透視的勻整或是別的什麼，但他見的祇是一座山峯，一灣海，或是一幅畫圖。他尤其驚訝那波光的靈秀，有的是綠玉，有的是紫晶，有的是琥珀，有的是翡翠，這波光接連着山嵐的晴靄，化成一種異樣的光，掃盪着無際的浩空，但就這也是可以指點，可以比況給你身旁的友伴的一類詩意，也不

再是初起那回事。這層遮隔的紗幕是蓋定的了。

因此廉楓拾步下山時心胸的舒爽與恬適不是不和雜着，雖則是隱隱的，一些無名的惆悵。過山腰時她又飛眼望了望那「洞府」也向路側尋覓那挑磚瓦的老婦，她還是忙着搬運着她那搬運不完的重担，但她對她猶是討「她」興趣遠不如上山時的那樣馥郁了。他到半山的涼亭地方坐下來休息時，他的思想幾乎完全中止了活動。

中國戲劇社叢書之一

卞昆岡

徐志摩 合著
陸小曼 合著
實價四角半

徐志摩先生的詩文我們都讀過了，但是我們還沒有讀過他的戲劇；陸小曼女士的崑曲皮黃我們都聽過了，但是我們還沒有讀過她的戲劇。

「卞昆岡」這篇五幕悲劇，便是我們鑑賞他倆的戲劇的一個絕好機會。

這篇戲劇曾經分期在「新月」上發表過，但這單行本是著者又細心修改過的，與初出世時很有不同，我們處處看得出修改的進步。加之余上沅先生又給這本書寫了一篇序，徐志摩先生自己又給寫了一篇跋，他們是請讀者到「後台」去參觀了。

近來中國戲劇界沉悶極了，「卞昆岡」的印行，我們相信可以發生不少的重大影響。

小雨點

陳衡哲著

實價六角

胡適之先生在本書的序文裏說，「……試想，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日有意作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以了解莎非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運動史上的地位了。……」

任叔永先生在本書的序文裏說，「……我們曉得有了文學天賦的人，他做文學家的根本可算是有的了；其餘的便是他的訓練與修養，作者是專修歷史的人，她的文學作品，不過是正業外的小玩意；但她的作品，却也未嘗沒有她的訓練與修養，我們看了這十來篇小說，至少可以看出她文學技術的改變與進步。……」

作者自己在本書的序文裏說，「……我每作一篇小說，必是由於內心的被擾。那時我的心中，好像有無數不能自己表現的人物在那裏硬迫軟求的，要我替他們說話。……」

志摩的詩

現代文藝叢書第一種

徐志摩著

實價 甲種八角半
乙種五角半

初版「志摩的詩」是作者自己印的，現在已經賣完了。這部書的影響大家都知道，「作者奠定了文壇的基礎」。然而作者自己還是不滿意，拿起筆來，刪去了幾首，改正了許許多多的字句，修訂了先後後的次序。這本書的內容煥然一新，與舊本的絕不相同。讀過「志摩的詩」和「翡冷翠的一夜」的人不可不讀，沒有讀過的人更不可不讀。

再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

實價 五角半

讀了「志摩的詩」，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要求這位作家的？一個人貢獻了許多。一隻手奠定了一個文壇的基礎。我們真沒有權利再要求徐志摩先生的貢獻！但是第二次的貢獻居然跟着來了，並且這一次，藝術還更純熟，取材還更豐富。再加上這一次的作品，多是和陸小曼女士結婚前後的作品。情詩特別多。這又是第一集裏尋不出的特點。不要忘了讀一讀「翡冷翠的一夜」！

阿黑小史

沈從文

之七「結婚以前」

五明一個嫁到邊遠地方的姑媽，是個有了五十歲的老太太，因為聽到五明姪兒討媳婦，帶了不少的禮物，遠遠的趕來了。

這寡婦，年紀有一包，讓同丈夫所生的那一個兒子獨自住到城中享福，自己却守着一些山坡水田過日子。逢年過節時，就來油坊看一次，來時總用背籠送上一背籠吃的東西給五明父子，回頭就背三塊油枯回去，用油枯洗衣。

姑媽來時五明父子就歡喜極了。因為姑媽是可以作母親的一切事，會補衣裳，會做鞋，會製造乾菜，會說會笑，這一家，原是需要這樣一個女人的！脾氣奇怪的毛伯，是常常因為這老姊妹的續絃勸告，因而無話可說只說是請姑媽為五明的妻留心的。如今可不載姑媽來幫忙，五明小子自己倒先把妻揀定了。

來此吃酒的姑媽，是吃酒以外還有做媒的名分的。不單是做媒。她又是五明家的主人。她又是阿黑的乾媽。她又是送親人。因此這老太太，先一個多月就來到五明油坊了。她是離在一個月以前來此，也是成天忙，還彷彿是來了遲一點的。

因爲阿黑寡無女人作主，這乾媽就又移住到阿黑家來，幫同阿黑預備嫁妝。成天看到這乾女兒，又成天看到五明，這老太太時常歡喜到流淚。見到阿黑的情形，這老太太却忘了自己是五十歲的人，常常把自己作嫁娘時的蠢事情想起好笑。她還深怕阿黑無人指教，到時無所措手足，就用着長輩的口吻，指點了阿黑許多事，又背了阿黑告給五明許多事。這好人，她那里明白近來的小男女，前事情也要人告才會，那真是怪事了。

在另一時阿黑五明在一起，就把姑媽說過的蠢話談來取樂。這一對壞人，還依照姑媽所指示的來試習，結果是姑媽的話全不適用，兩人就更覺到秘密的趣味了。

當到姑媽時，這小子是規矩到使老人可憐的。姑媽總說，五明兒子，你是像大人了，我擔心你有許多地方不是一個大人所有。這話若是另一個知道這秘密的人說來，五明將紅臉。因爲這話說到「不是大人」，那不外乎指點到五明不懂事，但「不懂事」這句話是不夠還是多餘？天裏到不知天晴落雨，要時就要，餓了非吃不行，吃够了又分手，這真不算是大人！一個大人他是應當在節制，以及慳吝上注意的，卽或是阿黑的身，阿黑的笑和和淚，也不能隨便自己一要就拿，不要又放手。

姑媽在一對小人中，看阿黑是老成比五明爲多的。這個人在乾媽面前，不說蠢話，不亂批評別人，不懶，不對老輩缺少恭敬，一個乖巧的女人是常常能把自己某一種美德顯示給某種人，而又能把某一種好處顯示給另外一種人，處得當，各處都得到好評的。譬如她，這

老姑媽以爲是矜靜，中了意，五明却又正因爲她有些地方不很本分，所以愛得做觀音菩薩了。

日子快到了，差八天。這幾天中的五明，倒不覺得歡喜。雖說從此以後阿黑是自己家裏的人，要頑皮一點時，再不能借故了，再不能推托了，可是誰見到有人把妻帶到山上去胡鬧過的事呢。天氣好，趣味好，縱說適宜于在山上玩一切所要玩的事情，阿黑却不行，這也是五明看得出的。結了婚，阿黑名分上歸了五明，一切好處却失去了。在名分與事實上方便的選擇，五明是并不看重這結婚的。在未做喜事以前的一月以來，五明已失去了許多方便，我感到無聊，真是運氣。距做喜事的日子一天接近一天，五明也一天惶恐一天了。

今天在阿黑的家裏，他碰到了阿黑。同時有姑媽在身邊。姑媽見五明來，彷彿以爲是五明不應當。她說「五明孩子你怎麼不害羞。」

「姑媽，我是來接你老人家過油坊的，今天家裏殺雞。」

「你爹爲甚麼不把雞煮好了送到這邊來？」

「另外有的，接伯伯也過去，只（指阿黑）她在家中吃。」

「那你就陪到阿黑在一塊吃飯，這是你老婆，橫順過十天半月總仍要在一起！」

姑媽說的話，意思是五明未必答應，故用話把小子窘倒，試小子胆量如何。其實已不得。五明意思就正是如此。他這幾日來，心上癢，脚癢，手癢，只是無機會得獨自同阿黑在

一處。今天則天賜其便，正是好機會。他實在願意偷偷悄悄乘便來在做新郎以前再做幾個贊人，然而姑媽提出這問題時他看得出姑媽意思，他說「那怎麼行。」

姑媽說「爲甚麼不行？」

小子無話答，是這樣，則顯然人是頂腩膽的人，甚至子非姑媽在此保鏢，連過阿黑的門也不敢了。

阿黑對這些話不加一點意見，姑媽的忠厚把這個小侄彷彿窘倒了。五明裝痴，一切儼然，只使阿黑在心上好笑。

姑媽雖知還有話說，她又問阿黑，「怎麼樣，要不要一個人陪。」阿黑低頭笑。笑在姑媽看來也似乎是不好意思的，其實則阿黑笑五明着急，深怕阿黑不許姑媽去，那真是碰頭也無辦法的一件事。

可不然，姑媽說了。她說不去，因爲無人陪阿黑。

五明看了阿黑一會，又悄悄向阿黑噙嘴，用指頭作揖。阿黑裝不見到，也不說姑媽去。也不說莫去。阿黑是在做一雙鞋，低頭用口咬鞋帮上的線，抬頭望五明，做笑樣子。

「姑媽，你就去吧，不然……是要生氣的。」

「甚麼人會生我的氣？」

「總有人吧」，說到這裏的五明，被阿黑用眼睛嚇住了。其實這句話若由阿黑說來，效

用也一樣。

阿黑却說，「乾媽，你去，省得他們等。」

「去自然是去，我要五明這小子陪你，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偏不去。」

「你老人家不去，或者一定把他留到這里，他會哭。」阿黑說這話，頭也不抬，不抬頭正表明打趣五明。「你老人家就同他去好了，有些人，脾氣生來是這樣，勸他吃東西則擺頭，說不餓，其實，他……」

五明不願意聽下去了，大聲嘶嚷，說非去不行，且拖了姑媽手就走。

姑媽自然起身了，但還要洗手，換圍裙。「五明你忙什麼，有什麼事情在你心上，不願在此多歇一會？」

「等你吃！還要打牌，等你上桌子！」

「姑媽這幾天把錢已經輸完了，你借吧。」

「我借。我要賬房去拿。」

「五明，你近來真慷慨了，若不是新娘子已到手的今天，我還疑心你是要姑媽做媒，所以這樣殷勤討好！」

「做媒以外自然也要姑媽。」阿黑說了仍不抬頭。五明裝不聽見。

姑媽說，「要我做什麼？姑媽是老了，只能夠抱小孩子，別的事可不中用。」姑媽人是

好人，話也是好話，只是聽的人也要會聽。

阿黑這時輪到裝成不聽見的時候了，用手拍那新鞋，作大聲，五明則笑。

過了不久剩阿黑一個人在家中，還是在納鞋想一點蠢事，想到好笑時又笑，一個人，忽然像一匹狗跳進房中來，嚇了她一跳。

這個人是誰，不必說明也知道的。是正如阿黑所謂「勸他吃搖頭，無人時又悄悄來偷吃」的。她的一驚不是別的，倒是這賊來得太快。

頭仍然不抬，只顧到鞋，開口道：

「鬼，爲甚麼就跑來了？」

「爲甚麼？你不明白麼？」

「鬼肚子裏的事我那里明白許多。」

「我要你明白的。」

五明的辦法，是扳阿黑的頭，對準了自己；眼睛對眼睛，鼻子對鼻子，口對口。他做了點狀事，用牙齒咬阿黑的脣，被咬過的阿黑，眼睛斜了，望五明的手。手是那隻右手，照例又有撒野的意思了，無一望到，縮了轉去，摩到自己的耳朵。這小子的神氣是名家畫不出來的。他的行爲，他的心，都不是文字這東西寫得出。說到這個人好壞，或者美醜，文字這東西已就不容易處置了，何況這超乎好壞以上的情形。又不要喊，又不要恐嚇，凡事見機，

看到風色，是每一個在真實的戀愛中的男子長處，這長處不是教育得來，把這長處用到戀愛以外也是不行的。譬如說，要五明，這時來做詩，自然不能夠。但他把一個詩人嘔盡心血寫不成的一段詩景，表演來却恰恰合式，使人驚訝。

「五明，你回去好了，不然他們不見到你，會笑。」

「因為怕他們笑，我就離開你了吧？」

「你不怕，爲甚麼姑媽要你留到這里，又裝無用，不敢接應。」

「我爲甚麼這樣蠢，讓她到爹面前把我取笑。」

「這時他們那里會想不到你是到這里？」

「想！我就讓他們想去笑去，我不管！」

到此，五明把阿黑手中的鞋搶了，丟到麻籃內去，他要人摸他的腰，不許阿黑手上有東西妨礙這件事。把鞋搶去，阿黑是并不爭的，因爲明知爭也無益。「春官進門無打發是不走路的。米也好，錢也好，多少要一點。」而且例是從前所開，沿例又是這小子最記心好的一種，所以凡是五明要的，在推托或慷慨兩種情形下，總之是無有不得。如今是不消說如了五明的意，阿黑的手上工作換了樣子，她在施捨一種五明所要的施捨了。

五明說，「我來這里你是懂了。我這身上要人抱。」

「那就走到場上去請抱斗賣米的經紀抱你一天好了。爲甚麼定要到这里來？」

「我這腰是爲你這一隻手生的。」

阿黑笑，用了點力。五明的話是傳得有密，要通不通，聽來簡直有點討嫌，所謂說話的冤家，他覺到阿黑在用了力，又說道，「姐！過一陣，你就不會這樣有氣力了。我斷定你。」

阿黑又用點力。她說，「鬼，你說爲甚麼我沒有力？」

「自然，一定，你……」他說了，因爲兩隻手在阿黑的肩上，就把手從阿黑身後回過來，摸阿黑的肚子。「這是姑媽告我的。她說是怎麼怎麼，不要怕，你就變婦人了。——她不會知道你已经懂了許多的。她又不疑我。她告我時是深怕有人聽的。——她說成了婦人的你，只要三，或者四，（五明屈指）這里就會有東西長起來，一天比一天大，那時你自然就沒有力氣了。」

說到了這里，聽到了這里，兩人想起那在夢裏鼓裏的姑媽，笑成做一團。也虧這好人，能夠將這許多許多的好知識，來在這個行將作新郎的面前說告！也虧她活了五十歲，懂得到這樣多！但是，記得到阿黑同五明這半年來紅子的消磨方法的，就可明白這是怎麼一種笑話了。阿黑是要五明做新郎來把她變成婦人嗎？五明是要姑媽指點，才會處治阿黑嗎？

「鬼，你真短命！我是聽她也聽不完一句，就打了岔的。」

「你打岔她也只疑是你不好意思聽。」

「是呀，誰還告我這個是要有點……」

鬼！你這鬼僅僅是只使我牙齒癢，想在你臉上咬一口的！」

五明不問阿黑是說的什麼話，總而言之臉是即刻湊上了，既然說咬，那就請便，他「不怕」。姑媽的担心，其實真是可憐了這老人，事情早是在各種天氣下，各種新地方，訓練得像探筍子胡葱一樣習慣了。五明那里會怕，阿黑又那里會怕。

背了家中人，一人悄悄趕回來纏阿黑，五明除了抱，還有些什麼事要作，那是很容易明白的。他的壞想頭在行爲上有了變動時，就向阿黑用着姑媽的腔調說，「這你不要怕」。這天才，處處是詩。

這可不行啊！天氣不是讓人胡鬧的春天夏天，如今是真到了只合宜那規矩夫婦并頭齊腳在被中的天氣！縱不怕，也不行。不行不是無理由，阿黑有話。

「小鬼，只有十天了！」

「是呀！就只十天了！」

阿黑的意思是只要十天，人就是五明的人了，既然是五明的人，任什麼事也可以隨意不拘，何必忙。五明則覺得過了這十天，人住在一塊，在一處吃，一處做事，一處睡，熱鬧倒真熱鬧，只是永遠也就無大白天來放肆的興趣了。

他們爭持了一會。不規矩的比平常更不規矩，不投降的也比平常更堅持得久，決不投

降。阿黑有更好的不投降理由，一則是在家中，一則是天冷。本來一種出汗的事，是似乎應當不畏天冷的，然而姑媽在另一意義上告給阿黑的話，阿黑却記下來了。在家中則總不是可以放肆的地方，有菩薩，有神，有鬼，不怕處罰，倒像是怕笑。瞞了活人瞞不了鬼神，許多女人是常常因了這念頭把自己變成更貞潔了的。

「阿黑，你是要我生氣，還是要我磕頭呢？」

「隨你的意，歡喜怎麼樣就怎麼樣；生氣也好，磕頭也好。」

「你是好人，我不能生你的氣！」

「我不是好人，你就生氣罷。」

「你『不要怕』，姑媽說的，你是怕……」

「放狗屁。小鬼你要這樣，回頭姑媽回來時，我就要說，說你專會說老人家，背了長輩做了不少壞事情。」

五明訕訕的不怕，總而言之不怕，還是歪纏。說要告，他就說，

「要告，就請。但是她問到同誰胡鬧，怎樣鬧法，我要你也說與她聽。你不說，我不能打自招，就告她第一，第二，第三，……」或者三，或者四，就有東西長起來，你爲甚麼又不有？我還要問她！」

五明挨打了，今天嘴是特別多。雙雙引證姑媽的話拿來當笑話說，究竟其實則阿黑在做

正式新娘以前，會不會有慢慢長起來的東西，阿黑不告他，他也不知道。雖說有些事，是并不像姑媽說的儼然大事了，然而要問五明，懂到爲什麼就有孩子，他并不比他人更清楚一點的。他只曉得那據說有些人怕的事，是有趣味、好玩、比爬樹、泗水、摸魚、偷枇杷吃。還來得有趣味好玩而又費勁憊人而已。春天的花鳥太陽當然不是爲住在大都會中的詩人所有，像他這樣的人才算不虛度過一個春天。好的春天是過去了，如今是冬了，不知天時是應當打一兩下哩。

被打的五明，生成的骨頭，在阿黑面前是被打也才更快活的。不能讓他胡鬧，非打他兩下不行；要他鬧，也得打。又不是被打嚇怕，因此就老實了，他是因爲被打，就儼然可以代替那另一件事的。他多數時節還願意阿黑咬他，咬得清痛，他就歡喜。他不能怎樣把阿黑虐待，除了阿黑在某一種情形下閉了眼睛發喘時。至于阿黑，則多數是先把五明虐待一翻，再來儘這小子處治的。爲了最後的勝利，爲了把這小子的心攪熱，都得打他罵他。

在嘴上得到的利害已經得到以後，他用手，把手從虛處攻擊。一面口上是議和的話，一面并不把已得的權利放棄，凡是人做的事他都去做。他是餓了。年青人，某一種嗜好，是常常比成年人吃大烟嗜好精習還深的。

姑媽來了一月，這一月來天天又已從深秋轉到冬，一切的不方便倒怪誰也不能！天冷了是才作與接親的，姑媽的來又原是幫忙，五明在天時人事下是應當歡喜還是應當抱怨？真無

話可說！

類乎碰頭的事五明是作過了，作了無效，他只得採用生氣一個方法。生氣到流淚，則非使他生氣的人來哄他不行，但哄是哄，哄的方法也有多種，阿黑今天所採用來對付五明眼淚的也只是那次一種。見到五明眼睛紅了，她只放了一個關隘，許可一隻手，到某一處。

過一陣。五明不夠。覺得這樣是不行。

阿黑又寬鬆了一點。

過了一陣。仍不夠。

「我的天，你這怎麼辦？」

「天是要做「天」的本分，在上頭。」

「你要鬧我就要走了，讓你一個人在此。」

像是看透了阿黑，話是不須乎作答，雖說要走，然而還要鬧。他到了這里來就存心不是給阿黑安靜的。再斷定走也不能完事。使五明安靜的辦法只是儘他頂不安靜一陣。知道這辦法又不作，只能怪阿黑的年紀稍長了。懂得節制的情人，也就是極懂得愛情的情人，然而決不是懂得五明的情人！今天的事在五明說來，阿黑可說是不「瞭解」五明的。五明不是「作家」，所以在此情形中并無多話可說，雖然懊惱，很少發揮。他到後無話可說了，咬自己下唇，表示不款。

幸好這下唇是被自己所咬，這當兒，油坊來了人，喊有事。找五明的人會一直到這地方，在油坊的長輩目中，五明的鬼是空的也顯然的事。

來人說，「有事，要回去。」

平常極其聽話的五明，這時可不行了，他向來人說，「告家中，不回來，等一會兒。」沒有別的，只好把來人出氣，趕走了這來人以後的五明，坐到阿黑身邊只獨自發笑，像灶王菩薩兒子「造孽」，怪可憐。

阿黑望到這個人好笑，她說，「照一照鏡，看你那可憐樣兒！」

「你看到我可憐就能了，我何必自己還要來看到我可憐樣子呢？」

她當真就看，看了半天，看出可憐來了，她到後取陪嫁的新枕頭給五明看。今天的天氣并不很冷。

舊十二月三日作完

再版 死 水

（著者自作封面）

聞一多著
實價五角半

王爾德說：藝術是一位善妒的太太，你得用全副精神去服侍她。如今國內最能用全副精神來服侍這位太太的要算聞一多先生了。「死水」如果和一般的作品不同，我們敢大膽的講一句，只因爲這是藝術。聞先生的詩是認真做的，他的詩也應該認真去讀。非這樣讀，不能發現「死水」裏的寶藏。研究新詩的人不要忘了這裏有一個最好的範本。

真美善 第三卷 目錄

印度女詩人.....謝落

魯男子.....病夫

莫愁之愁.....邵洵美

和才的談話.....綠漪

念二萬四千.....徐蔚南

未名的故事.....(或名山後).....王墳

邂逅.....崔萬秋

原諒.....穆羅茶

贖罪.....虛白

雨夜.....王家楫

幻影.....黃振球

誰揉碎了的.....台生

述萬爵士.....暹羅猜越特著.....陳毓泰譯

浪吟子.....湄南柳子

秋夜.....王墳

莫再手把葡萄酒杯.....謝康

文藝的郵船

南洋來的談話.....醒儂

致陳淑先生最後的幾句話.....虛白

關於留滬外史譯者序的話.....景深

健康問答.....耀仲

觀音花

冷西

每天清早，小三背起了那比他身子矮不了多少的大竹筐，拾起了那彎彎的砍柴刀，趁他娘不注意，一閃便溜出了門。

這小子是生就野馬樣的性子，每天要不是上山頭頑這麼一整天，那就像全身的骨頭都不得舒暢似的，頑不厭，下雨下雪也阻止不了他。家里是並不靠他砍柴過活，且有時因了他爬樹鉤破了褲，或是跟人打架弄髒了衣裳，還得挨他娘的打。打是成了慣常，並不怕，不到午飯晚飯的時候就別想他回家。「天生的賤骨頭」，不單是他娘這樣罵，鄰近的老年人也同樣的拿他做頑皮的榜樣。

許有人問，他是喜歡砍柴嗎？自然咯，他不會喜歡這苦的事，他喜歡的是玩。玩，他為什麼要帶那砍柴的累贅的竹筐和刀呢？這里，我們可就看出了小三的聰明了。他知道當他回家的時候，他爹也該回家了。也許他一踏進門，就會看見他爹拿着長的旱烟管，儼然的坐着。他要是空手，那他爹會罵他每天儘是在外邊頑皮，不顧家；且有了把旱烟管放到他頭上的理由了。但他出去，要是為家里砍柴，那說還有什麼可說的。

一出門，他就像全身增加了活力似的；心也跟着開放了，像一朵開放的花。離他家的左

邊不遠，就是那上山去的小路。走完了小路，在拐處灣就是一片桑林，在現在，葉子是落完了，剩下的祇是蒼蒼的淡灰色的禿幹。

照例，小三不等到走完了桑林，就「毛姊」「毛姊」的喊，毛姊是他左鄰的一個小姑娘。就身個兒講，比他長；就年紀講，可比他小一歲。鄉下姑娘們的發育原是比较比小子們快。路邊不遠，是一塘，塘的四周全圍滿了桑樹。塘的水極其渾，那也好，不會把兩個人的動作偷看了去。

清早，毛姊准是在塘邊洗菜。她聽見小三喊，並不理，也不會把眼角向他瞟。小三從桑樹的枝幹下鑽到了塘邊，看了她那低下頭的背影，就捨不得離開。

他放下了背着的大竹筐，緊挨着她坐下。話雖一時找不到可講的，可也不讓嘴閒着，就尖着嗓子唱着各式各樣的小曲兒。眼，打量着她的臉，她的手，有時且在那低着頭而露露的脖頸上釘住了。不白而有點黃的體原的肉色，配上一頭烏油油的頭髮，是眞使小三說不出的愛，他老是想伸出手摸一下，摸一下。

也不一定成了章法，但毛姊光開口的時候是比較的多。

「不去砍柴，歇在這兒幹嗎？」

「陪着你。」

「我要你陪？」

「我怕你曾被蛇郎精搶去。」

這話容易引得毛姊回頭，給他一個白眼。可是白眼並不使小三怕，反引得他逐漸地更放肆了。他會想出許多從各種方便中學來的俏皮話來讚美毛姊的美，或是隨口捏造一些故事，逗她笑。同時且注意到毛姊的臉，要並不是真生氣和嫌惡的樣兒，就更進一步。拉一下衣角，和把鼻子湊到脇下去聞這一類舉動，也還不算溢出了毛姊所默許的範圍以外。

以前，還可以捏她的辮梢；辮子長，直垂過了衣裳，則借此手可以往衣裳裏插。但現在是不行了，毛姊也學城裏人的樣式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在小三的心中老說像尼姑，可是不敢明講，怕她真惱。

毛姊時常不等小三的話完結，有時且在一個故事的中腰，就把菜洗完了。她於是毫不留戀的提起了菜籃，站起了身願自的走。

小三也無可奈何的背上了大竹筐；看着她的背影，我消失在那土牆後面，纔懶懶地往上山的大路走。但這樣情形也有例外，許有時作在桑樹的枒枝間回過了頭，看着他那種獸樣子，會給他一個淺笑。那他不但往山上走的每一步能跨得特別遠，就找人打架也更有勁了。可是這種賜與卻不如這里說着容易；在量上講，牠不會比您得到愛人的只言片語的賜與來得多。

城市中初初感到秋意的當兒，山野中已經觸眼都是秋天的景色了。這里那里全開遍了映

山紅，在半已枯黃的野草中間點綴了無限的生意。樹葉該黃的黃了，該紅的紅了；一陣風來吹得樹枝間簌簌地作響，跟着無數的枯葉像成羣的蝶兒們在風前迴旋樣的紆緩地下墜，似對於故枝還有無限的依戀。

這天，天氣極其好，太陽暖暖地使人舒適，天空是整個兒的塗上了蔚藍，顯得比平常更高；渾圓地又像一個飯鍋倒扣在這大地上。

小三吃完了中飯當然又來到了山里。他把竹筐和刀藏進了一個山洞，顧自的各處跑，找那約好了同去陳家園偷橘子的根生。橘子在這時雖還是綠色，但在他們是等不及牠成熟了。

小三爲了想採橘子，飯吃得性急；來的是太早了，近處找遍了都不見根生。於是他就上山的大路口的一枝老樹旁憩下了；要是根生來，准得經過了這兒。

一個早半天的頑已經使小三有點倦。雖說倦，要是繼續的頑下去，那他永遠不會想到了休息。但現在一輪倒了草地上，爲溫和的太陽像一個細心的保姆樣的撫慰着。他把眼睛一閉上，可就再不想張開了。

不知過了多久，他覺得鼻孔中爲癢的刺激占住了，跟着，一個噴嚏把他從夢中打醒。他用手擦着他的眼，迷糊地張開了看。一看，意外的高興便把他從夢中餘下的糊塗全趕跑了，一個鯉魚打挺就跳起了身。

「毛姊！你來幹嗎？」他看到毛姊的臂彎間掛着一個竹籃，籃子裏更擱着剪刀。

「我娘要我去摘觀音花。」

「我知道觀音花那兒開的頂多，我帶你去。」

「我真用你不帶哩。」

可是小三不聽這個，他管自的搶在她前面，往後山的路上走。

到後山去的路非常地狹，兩個人並肩走着是不爲路旁那些有刺的茅草所允許。小三走在前面。祇能不時的回頭望。他嘮嘮叨叨的找出許多話問毛姊，也管不了有回答不；又忙亂地打着各種手勢。這小子在這些上是賣弄盡他的聰明了。看他那口講指劃地懸懸的樣兒，倒又像是並非全然沒有學過上等人的交際學了。

可是他的心中，仍然是不曾放下了陳家園的橘子。採橘子這回事是計劃着很久了，在採葡萄的時候就想到；但陪毛姊不顯明地的是更重要嗎？在他心的天平上終於是這樣的衡定了。

從身材和年紀上去測量一個人的心，那是一個頂大的錯誤。就看小三，他人小，心可比大人更老實。他這時又想到了採觀音花的地方是很僻靜，少有人到。在沒有人的地方做一點隨自己的意思所願做的壞事，不是頂合理又頂方便理嗎？

觀音花是各山上全有，但後山的山陰是最多的產地。那兒地勢突然的往下凹，像一隻打破了一半的碗。碗的邊緣上長着密密的灌木，且隨處鋪滿了小草；草叢中疎疎地開着深紅色

的觀音花。花是五瓣，有茶杯一樣大；無論是新鮮或焙乾了的，據說全可以用來治心痛和吐血以及一些別的病。但似乎還沒聽到有誰會費事去向植物學上查考，因此，在這兒是無從說出牠的學名了。

他們到了這兒，毛姊便低下了頭拿起剪刀專心地剪花，小三也祇能跟着彎下腰幫她採。他摘下了花隨手往籃裏擲，還爲她隨時把誤擲在籃里的野草和葉子檢出。這小子是裝滿了一肚子的鬼，就能在這些瑣細的事上獻出了他的感激。

縱然是低下頭，小三的眼也仍然不住的在毛姊身上溜；心更是轉着不規短的念头，同在找那可以開手的機會。

「毛姊，你連觀音花都不會剪。」他靠近了她，且故意裝出了那嚴重而驚訝的聲調。

「不是這樣剪，你說怎樣？」她伸出了手，把手裏摘下的花給他看。

「得齊這梗子剪纔有用。」小三說着就用自己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腕，且裝着低頭看花，趁勢用嘴唇在她手腕上蓋了一個戳。

「小鬼，你不要動手動腳，看我回去告訴你娘。」

小三張開了雙手，像是要往她身上撲；其實他是爲告訴他娘的話膽怯了。毛姊轉過頭看，籃裏已經是堆着滿滿的紅花。她回過身提起了籃子就往下山的路上跑，嘴裏還嚷着要告訴小三的娘，要他娘饒他。

小三以爲她不會真走，不去追。等着她轉過了樹林，纔急得跺脚。他想罵毛姊狠心，可又怕她真告訴了他娘，怕的是被他爹知道。追上她是不用想了，祇能用了種種乞憐的話跟在橋後面叫。

懷了一夜的鬼胎，小三在第二天早晨也沒有與致出去。他怕毛姊正在早晨來把昨天他的撒野告訴他娘；要是他在家，也許能用稟話求媽寬恕了他。

毛姊終於不來，他知道她是祇說着嚇他，不會真的實行了。於是在中飯後又往山上去。脚是不自主的又走到了後山的山陰。毛姊的寬恕反引起小三更大的進取的野心了，他猜她今天仍然會來這兒剪花。

儘默着等，終於是不見毛姊的影子。他是轉成憤恨了，他真不信毛姊會這樣的無情。他看着那山凹的中央的一枝大樹，眼裏簡直冒出了火星。

那樹是附近山中頂大的了，人都把牠當作了樹神。樹前擺着石的祭桌，且有着石的香爐，在初一十五更有的是老婆婆們來叩頭，禱告。小三把憤怒移到了樹上，那就有了發洩的方法了。他舉起了砍柴刀，高聲地對樹說：

「你要是不讓我跟毛姊同睡，我准用刀砍斷了你。你該明白，這後山是你該管到的地方。」

小三更用刀輕輕地在樹皮上砍了一下，那是怕樹神冥頑不靈，先給他一個警告。

在無聊的中間，小三又想到了該上樹去望望那上山的路上可有毛姊不。

樹神是眞靈。一上樹頂，眞的他看到了毛姊彎着腰的影子了，在隔着樹林的那邊。毛姊是因了昨天他的撒野，特地避開了他往別處剪觀音花了。

小三跳下了樹，扔下了竹筐和刀，就發狂，像瘋子，往樹林那邊跑。

「毛姊，你幹嗎不到那邊去剪？」小三仍然是像平常一樣頑皮的問。

毛姊的心突的一跳，她簡直無從想出應得怎樣對付這對自己懷着野心的人。不理吧？那是違心；照常的談笑吧？也像是不好意思。

其實，毛姊也爲了小三放肆的行爲煩惱了一夜了。雖是鄉下沒有城市那樣淫靡的風氣，讓孩子們去熏染，但同樣也不如城市中那樣地把性的行爲看作了太神秘。少年的男女們是儘可以從各種方便中得來了這些智識，甚至是儘有機會讓他們用眼去熟習了那些行爲。這十五歲的成熟了的毛姊，要不爲這個陷進了煩惱，那纔是怪？

弄着小三那樣壯健的身個兒，像一頭小牛，用來同女人糾纏那是頂妥當的了。且他的期待着擁抱的手臂又是那樣地有力。毛姊想到同這樣一個適合的人去幹那新鮮的事，就禁不住心旌，但誰也無從否認，這是她所渴望着的了。

毛姊終於爲小三懇懇的話屈服，仍然如平常一樣的和他說笑，雖是顯然地帶着點忸怩，

但比往日，這兩顆心覺得是更接近了。

所有學習來的調情的話全從小三肚子裏搬出了口外，手是更時常藉故的往毛姊身上放。這里，也許使我們奇怪了，爲何小三會突然變成了如此地大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還會爲了挨打而害怕的那是世界上最頂沒用的人了，可是小三却不是。他不曾受過那些文明的訓練而變成懦怯，天賦的勇敢還仍然在他身上隨處的蓬勃着。

「回去罷，夠的了。」

「時候早呢，我們到那樹林子裏息一會兒。」小三提起了籃子，嘴嚙着那東邊一大片的樹林。

那樹林是他們時常在頑的極熟悉的地方，外邊是密密的長着低低的小樹，遮住了過往的人們的視線。往裏樹是逐漸地疏；到林子的中央，則任兩顆樹中間的距離能足夠一個人舒適地躺着了。且地面是和樹林外一樣的鋪滿了雜草，像一片黃色的床巾。天留着這兒是真爲了鄉下的少年男女們的便利，無怪小三會看中了牠。

毛姊是全然明白了小三的用意，臉羞的比籃里的花還紅。在沒有經驗的她是真難于應付這當前的情勢了，腳儘躊躇着不知該向那一個方向移動。爲省事起見，自然該如昨天一樣的往回跑，但一夜的煩惱是夠苦了她，她再不想放過了這幹新鮮事的機會了。

小三也同樣的更怕這成熟的機會又從手裏溜出，魯莽的便伸手拉住了她的手。用不了多

大的力，兩個人是全往樹中國移動着了。

事實是那樣的調和，不平等。在城裏姑娘們的冒着火星子的心中，原是渴望着一個能撒野的對手，但馴良的男子們的手段卻祇是些溫柔，諂媚，可是受慣了粗野的鄉下姑娘們雖是需要一點溫存，而得到的卻永遠是放肆，魯莽。在放肆，魯莽的陶冶中間，那能有溫柔的手腕？當然的，小三對毛姊是採用了純粹鄉下人的辦法。

市憲議

董修甲著

中華布政學會叢書之一

全書共分五章，如「城市之地位」，「城市財政與行政監督法」，「特別法律與普通法律」，「市政府之組織制度」，「市政與國家行政統系問題」，「養老堂」，「公用事業」，「警察行政」，「公益行政」，「衛生行政」等，均有極嚴密之研究；而於「市憲」一章，尤多建議，可供采納。附錄廣州，汕頭，安慶，南京，上海，杭州，寧波諸市之暫行條例，足備參考。凡我通商大埠及內地城市之市民，既納賦稅，即須具有市政知識，此書審慎周詳，尤宜人手一編。

昆漾斐拉德爾家的姊妹

著者法國 Villiers de L'Isle-Adam
譯者 石君

與 Théodore de Banville 氏

光……

歌德臨終時語

——原著者——

巴絲卡爾告訴過我們，就事實看來，善惡是「緯度」的問題。實在，人的這樣的行為，此處喚作犯罪，彼處喚作善行，互相反對。——因此，在歐羅巴，人大抵愛惜他們有年事的雙親；——在亞美利加的一些部落，却慫恿雙親攀登樹木；隨後將樹木搖撼。假若他們跌落了，最孝順的兒子的義務，如往昔在梅塞尼（註一）人中，便是當場用鐵棒一擊撲殺他們，爲使他們免除衰老的憂慮。假若他們有抓住樹枝的氣力，那時他們是還能狩獵或網罟，當即展緩他們的殺戮。此外的例證：在北方的民族中，人都嗜好可愛的太陽宿在其中的光浪——酒。我們的國教也指示我們「旨酒暢懷。」在南方鄰近的穆罕默德教徒中，這樁事件被看作重大的犯罪。在斯巴達盜竊是習慣而且被尊敬；這是一種宗教上的制度，十分謹嚴的斯巴達人的教育上的一種不可缺少的補充。希臘人的性格，沒有疑問，是從這裏產生的。——在拉

毗羅斐拉爾家的姊妹

波尼（註二）家長以他的女兒能使容許宿在家中的旅客作為全部感慰的對象為榮譽。在倍沙那比（註三）也是一樣。——波斯北部和在生活於很古的墓墓中的卡布爾（註四）的土民中，假若你在一個安適的墓穴裏。受到懇切丁寧的待遇的二十四點鐘以內，你和他的逆旅主人——不論拜火教徒波斯教徒或瓦哈比德教徒（註五）——的所有的姑娘們：結最親密的關係，你當相信你的頭極容易地被人砍掉，——這是此地流行的刑罰。因此這些行為限於形而下方面，是無可不可的：單由各人的良心，以此為善或惡。宿在無量數的見解不同的深處的不可思議之點，是那種人們所有的，自己創出差別，審慮，或依其國俗許容這樣的行動或那樣的行動，對於自己禁止這樣的行動寧過於那樣的行動的天賦的必然性：結果人將要說，全人類不知道遺失了何等法則，已經忘却，而又努力回憶，努力探尋。

數年以前，一家寬廣漂亮的咖啡店，生意熱鬧，是我們的大街的誇耀，位置差不多和那時流行的劇場之一對面，牠的破風（Ironing）令人想起異教寺院的破風。那裏每日聚集了青年中的精粹，往後他們都有名氣：或因他們的藝術的價值，或因他們的無力應世，或因他們在我們經過來的擾亂時代中所取的态度。

在最後的那些人中。甚至有掌握國家大權的人物。如人所知道的，這不是天方夜譚的咖啡店中找轉到的下劣的啤酒。巴黎人士，只是悄聲地談論這個魔窟。市長時常將巡查們如選拔的草束，不意的花簇，當作訪問的名刺輕率地向那裏拋擲；而巡查們用他們與人不同的隨

意的和靦的神情，一面開玩笑，一面從跳舞後的腰衣角端，推出那些調皮的潑潑的女子，這種留意，因為來得細膩，不是沒有顯著的效力。第二天，這樣的情景早已忘懷了。

咖啡店前的地面（Cetrasse）上，馬車的排列和玻璃窗的中間，有芝草一般茂密的婦女，豐盛的髻髮，是從藉伊（Zuys）的鑷筆拔出的，服飾華美非凡，都端坐在塗抹以希望的青色的鐵圓掉旁的椅上。這些圓掉上，散置了各種飲件。女人們的眼睛，類似鷹和家畜有些女人抱一大束花在她們的膝上，有些抱一隻小犬，有些甚麼都沒有。你會說她們是在等待誰。

這些青年女人的中間有兩個是因她們的勤勉惹人注目；這間有名的廳堂的老主顧們，極簡略地喚她們為娥浪宿（Olempé）和安麗耶特（Anriette）。這兩入每當黃昏時候是來，占取燈光燦爛的一角，與其說從實際的需要，寧可說從體面，叫一小杯健胃酒（Vesperin）或一杯「冷咖啡」（Milktea）隨後以小心的眼光觀察往來的人。

而這即是毗漾斐拉德爾家的姊妹。

她們的雙親，是飽嘗艱難的經驗，潔白無垢的人們，沒有方法使她們姊妹嘗到學業的快樂：這對謹嚴的夫婦的生業，主要的是在常以絕望的態度，拉扯連接在馬車出入的大門的鎖鑰上的長繩。多麼難堪的生業！剛為得到幾個稀少的酒錢！彩票永遠不會被他們抽中！因此毗漾斐拉德爾（Bientaire）早晨在沖糖的時候，咕嚕起來。娥浪宿和安麗耶特是孝順的姑娘們，老早就了解必須幫助家事。這對宜人的姊妹花，為使生活相當寬裕，從她們的極鮮嫩

的少女時代，即在門房裏奉獻了她們的不眠和奮勉的代價，這雖是微小的事務，並不損失品格。——「神保佑我們的努力，」她們時常說着，因為有人曾注入她們以良好的教訓，立在堅實的基礎上的最好的教育，遲早可以獲得效果。有時她們勞働過度，聽到別人就心有損她們的健康與否的時候，她們低下眼來，帶着從謙遜生出的溫柔而又張皇的神色，支吾地回答：「託境遇的福。」

吡漾斐拉德爾家的姊妹，乃是所謂「俾夜作晝」的女勞働者。她們竭其所能，充分地履行了這種不體面（從世間的偏見看來）而又常常困難的職務。她們不是把勞働的神聖的胼胝看作不名譽而遠避的游蕩的女流，而且她們對於勞働絲毫不感愧怍。人從她們舉出許多美行，是蒙迪雅（Mouthyora）的屍體在美麗的墓碑下定要驚嘆的。——就中，有一晚，她們為償還一位伯父的埋葬費，因好勝心的對壘，互想佔着上風，雖然這位伯父沒有遺贈她們一星兒東西，只在不久以前，她們的幼年時候，給了種種歐打的紀念。因此她們受這間貴重的廳堂一切老主顧們的青眼，其中並有毫不假借別人的。親密的表記，揮手的應酬，常常回答她們的顧盼，她們的微笑。從沒有誰對她們說過一句責言，一句怨語。任誰都承認她們的交際，溫柔懇切。總之，她們無論對誰，沒有負欠絲毫，恪守了她們的契約，結果她們能够仰天無愧。更有為人模範的，她們為意外的事件，為「季節一旦艱辛」為他日體面地從此事引身而退計，從事了儲蓄。品行端正的她們，星期日杜門不出。她們是明敏的姑娘，決不聽

那班只使少女們離開義務和工作的嚴格的道路的年青蕩子們的言語。她們以為今日在愛情上不用報酬的只有明月。她們的格言是：「敏捷，寧靜，慎重，」而且在她們的訪問的名刺上，她們加添了「專業者。」

一天，最年青的娥浪宿，失了脚了。迄今無可譴責的這個不幸的女孩子，順從了誘惑，她的身分逼她在其中生活的那種環境，使她陷在誘惑裏比別人更甚。（她們或許責備她太迅速了）總而言之，她犯着一樁過失：——她愛上了人了。

這是她的最初的過失；但是這最初的過失够引我們陷進去的那個深淵，有誰能測量呢？有一個青年學生，心真，貌美，賦有藝術家的多感的質素，但是如約百（*Job*）一般窮乏，名叫馬克西姆（*Maxime*）我們不必說出他的家族的名稱，他對她訴出纏綿的情絲，使她犯着罪惡。

他使這個可憐的女孩子，感到天上的情熱，從她的身分看來，却沒有權利嘗試這種情熱，正如夏娃無權利吃食生命之樹的樹果一樣。從那日起，她把所有的責任忘掉了。一切沒有秩序，糟不可言。當一個小姑娘心上有愛的時候，只好讓她到外邊去！

而她的阿姊，呀！這個卓絕的安麗耶特現在被壓在所謂重擔的下面！她時常用雙手抱着她的頭，懷疑一切，家庭，信條，乃至社會！——「這些只是字眼」她叫着。一天，她遇見娥浪宿穿着黑色短服，沒有戴帽子，手拿着一個小鐵鉢。安麗耶特走過，沒有現出覺察了她

的樣子，很低聲地對她說：「妹妹！你的舉止太不檢束了！留意一點，至少，在外觀上！」

大概，她是希望因這句話，有一個向善的回轉。

一切沒有用處。安麗耶特感到娥浪箔已經墮落；她紅着臉走過。

這樁事件在高貴的廳堂裏議論起來。晚上，當安麗耶特一個人來到的時候，早已不是和以前一般的待遇。那裏的行動一致。她看出了多少輕侮的色度。自從娥浪箔的敗行風傳以來，人對她露出比冷淡更甚一層的樣子。高傲的她，有如被狐抓破了胸臆的斯巴達青年一般，不免微笑，但是那顆多感而又脆擊的心，承受了二切打擊。真正心地玲瓏的人，對於若有若無的訕笑，常比無禮的凌辱更加難過，而關於這點安麗耶特有着過敏的感受性。她該當多麼苦痛！

因此晚間，在那家人晚餐的時候！父母親低下頭，一聲不響在吃東西。關於沒有在家的人，誰也不說一句，在用餐後果品的時候，在喝里格爾酒（Liqueur）的時候，安麗耶特和她的母親互相偷偷的瞞了一眼後，互相揩抹一滴眼淚，在食掉下無言地握着手。而心亂的老闆人，爲要隱藏一點眼淚，漫無主旨，拉扯門繩。時常猝然地轉過他的頭，他把手放在鈕扣的孔穴上，好像要拔去那些空漠的裝飾。

有一次隔人甚至去着手取回他的女兒。悲涼的他，決然登上了青年的第幾層樓的住室。在那裏：——「我要我的可憐的女兒！他抽噎地說。——先生，馬克西姆回覆着，我愛她，

請你准許我和她結婚。——「醫生！」毗漾斐拉德爾憤怒，這種「無恥」逃跑着狂叫出來。

安麗耶特嘗盡了苦惱。那是不得不作最後的嘗試；因此她忍痛去冒一切危險，甚至醜惡的評判。一晚，她知道可憐的娥浪宿為整理一筆微細的舊欠，不得不來咖啡店；她通告了家裏，齊回這家漂亮的咖啡店走來

等於被迪迦爾(Cibero)所辱的馬路尼亞(Mallonia)，在因絕望而自刎以前，為控告其侵害者出首於羅馬的元老院，安麗耶特走進了這間謹嚴的人們的廳堂。她的父母，因自尊心的緣故，留在門外。人們喝着咖啡。看見麗安耶特，人們的臉上加添了某一種的嚴肅；但人看出了她要說話，於是大張的報紙都放在大理石棹上，那裡生出了宗教的靜默；即是安排裁判。

人們辨出了害羞而又努力使人差不多不聽見的娥浪宿和她的黑色短服，在一角中，一張與人隔離的小棹上。

安麗耶特說話了。在她的演講的中間，人們透過玻璃窗約略看見聽不到說話而張眼觀着的神色不安的毗漾斐拉德爾夫婦。最後，她的父親不能忍耐了；他推開一半門，手捻着鎖鈕，側身傾聽。

當安麗耶特少許高聲的時候，話段片段片的，傳到他那裏去了：——「人沒不受惠於他的同類的！……一樁這樣的行為……這是規矩的人們所唾棄的事……一文也不給她的小厮！

……疼棍！……累她受人們的排斥……脫卸他的責任……不願體統亂動的姑娘！……哆口呆望……她，不久以前仍然……占着優位……我希望諸位先生給以比我更正確的意見，和由過去的光明的經驗而來的忠告……引她回到更健全的更通用的思考上去……人不是爲玩耍生在世間的！……我懇請諸位調處……我會給她喚起兒時的回憶！……喚起血的激盪！……一切是枉然的……在……已經沒有一毫感動一個墮落了的小姑娘——何等的荒謬！……呀！」

在這瞬間，父親鞠躬的走進了高貴的廳堂。看見不應非難的受苦者，一切都立起身了。這是旁人無法慰藉的一種悲痛。爲要小心地給可尊敬的老人顯出對於他的不幸的同情，各人脈脈的走去和他握手。

娥浪箔羞慚失色，退出去了。她自己感到是罪人，猶疑了片刻，投不投到常爲等待她的後悔而張開的家族和恩情的腕臂中去。可是情熱弄翻了她。初戀在她的心中投下深根，這深根直把以前的感情的胚種都毀滅了。

然而物議在娥浪箔的生理機能中，有着致命的反響。她的內咎的良心起了騷亂。第二天她發熱。她倒在床上了。當真地她將羞死去，精神毀傷肉體：及消磨了稍。

躺在她的小房間裏感到臨終期近，她喚起人來。鄰近心地善良的人們，給她伴來了一位天國的司祭。鄰人中有一人，注意到娥浪箔已經衰弱，有用強壯劑的必要。因此替她作一切事的一位姑娘，端給她一個湯。

牧師臨場了。

高年的牧師竭力用平和，忘却，慈悲的言語使她安靜。

——我有一個情人！……娥浪宿那麼譴責自己的不名譽怨訴着。

她遺忘了她生涯中的一切小過，怨懟，焦燥。單單這事，浮到她的心上這是着了魔，一個情人！爲着歡樂！甚麼也沒有得到！——這便是罪惡。

她不願說迄今以前，常是純潔的完全獻身的生活，減輕自己的過失。她很分明地感到那時候她是無可非難的。但是她屈伏於這種恥辱了，即是對於一個沒有地位的，而且依照她的姊妹正確的又是復讐的說法，沒有給過她一文錢的青年男子，忠實地用情！從來沒有過錯的安麗耶特，在她看來，彷彿立在光榮的裏面。她自己感到已判了罪，而且畏懼至上的審判者的盛怒，在至上的審判者的御前，她是會常常面對面的。

熟習人世一切辛酸的牧師把娥浪宿的懺悔中一些在他認爲懂不來的——甚至認爲冗長的——處所，歸之於精神錯亂。那時這個可憐的女孩子的一些言語，大概是說錯了，有兩三次使這位教士茫然。但是悔悟和自懺，是他應當專心的唯一之點，至於過錯的顛末卻無甚重要；懺悔者的善良意志和她的真摯的悲痛，已經够了。因此他爲她赦罪，安排舉起手來，正在這瞬間，門有聲地開了：這便是馬克西姆，光彩奪目，喜氣洋溢，手裏滿握着幾許銀幣，和三四枚拿破崙金幣，得意地拋起來，嘩喇的響。他的家族因他的試驗的機會實行給他的；

乃是為他的學位登記的費用。

娥浪宿開始沒有辨別這種含着深意的應該減輕罪戾的情狀，帶着恐怖，向他捧出她的手臂。

馬克西姆立住了，驚駭這種光景。

——「勇敢些，我的孩子！……」牧師耳語着，他相信在娥浪宿的動作中，看見了對於那個有罪而且狼狽的歡悅的對象，作最後的訣別。

實際上她排斥的，只是青年人的罪——而所謂罪是在不「誠實。」

但是當至上的赦宥降到她身上的那瞬間，一痕天國的微笑，光輝了她的無瑕的面貌：牧師以為她自身感到得救；而且以朦朧的天使的幻影，已為她顯露於最後瞬間的死亡的界域。——其實，娥浪宿模糊地看到的，是幾枚神聖的金屬的貨幣，在馬克西姆的改樣了的手指間發亮。單單，祇在那時候，她感到了最高的仁慈的有效的作用！幕破了。這是奇蹟！因這個顯明的徵證，她自信已見恕於天國，而且罪已抵償。

光明眩目，良心緩和了，她閉下眼簾，像是為在展開她的翅膀飛向漫無邊際的碧空以前，凝神一會。隨後她的櫻唇微啟，發散她的最後的呼吸，彷彿百合的芬芳，同時囁嚅着有希望的話語：——「有光了！」

(完)

- 註一 梅連尼，(Mesurie) 是古代 Pol ponase 的一地方。
- 註二 拉波尼，(Lap nie) 在歐洲北部。
- 註三 倍沙那比，(Issarabie) 是俄羅斯南部一地方。
- 註四 卡布爾，(Cabool) 在阿富汗東部。
- 註五 瓦哈比德教，(Wahabites) 是十九世紀初葉回教徒所創立。

——譯者——

歡迎 試閱

生活週刊

生活週刊 生活週刊 生活週刊 生活週刊

的宗旨：是以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暗示人生的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方針：是要做成社會主人的一個好朋友。的態度：是常常在那裏求進步。以讀者利益為中心，以社會改造為鵠的。以上種種在四卷一期裏的「生活週刊是誰的？」一文尤有扼要的說明。

▲第一卷合訂本	每實售一元五角
▲第二卷合訂本	每實售一元二角
▲第三卷合訂本	每實售一元二角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	每實售六角

◀ 總發行所 ▶

上海辣德路四二號 生活週刊社

定價全年五十二期 預定連郵費銀一元國外加倍

此種委拉德爾家的姊妹

春潮月刊 第一第四期 目錄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封面畫..... 錢君甸

現代法國的各派文藝批評論..... 覺之

宗教在蘇俄之將來..... 江紹原譯

薩天師語錄(六)..... 語堂

魯拜集的古本及補遺..... 穎子譯

關於麻鹿——寫給康農先生..... 郭大力

白頭..... 崇羣

一束粉紅色的信封..... 荷拂

一匹馬..... 龍冠海

一種心情..... 宗羣

并非「零星」

一 敬謝胡博士的告誡..... 友松

二 浪費的蔓延..... 康農

通訊

編輯室的話

上海春潮書局發行 每册一角

一般 二月號 第七卷 第二號

裴德芬像..... 卷首

世界最古的圖畫..... 卷首

國際新風雲與未來危險的醞釀..... 李宗武

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現勢..... 從予

日本之哲學界..... 魏肇基

音樂的英雄裴德芬及其名曲..... 豐子愷

怨家..... 黃詔年

羣衆心理及自我的分析..... 夏斧心

「背影」..... 鍾敬文

「女作家號」..... 春燦

灰色者..... 飲水

誕生日..... 錢歌川

種人情歌..... 黃詔年

一個偉人的故事..... 金溟若

命歪..... 黃詔年

歐游隨筆..... 蕭宇

花與蝶..... 黃詔年

一般的話..... 華灰霞

豈凡..... 豈凡

全年一元六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四續完）

Ellsworth Huntington 著
潘光旦 譯 意

四，中華民族的選擇與淘汰

這種子女的人品怎樣？他們後來的遭際又怎樣？他們是一村之中比較最好看的，最聰明的，也是最惹人喜歡的女子；換言之，他們是身心兩方面發育得比較最健全的女子。我這裏用的最字當然不是絕對的，本地地方比他們更好的女子自然還有，不過這種女子大都生長在比較富裕的人家，不會有被賣的資格的。不過在一般的農民中間，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全部的農民中間，這種被賣的女子都要算上選了。我們怎樣曉得呢？一則我們可以當場看見，再則賣女的市面很大，真正醜陋的女子便無人顧問，三則特別好看的女子比一般女子的價錢要高出好幾倍，弄得自私心重一些的家長們捨不得把如花如玉的親女兒賣給人家。

這種女子的賣買，對於農村的人品上所發生的影響，是不問可知的。這些女子本都是下一代的母親，但是如今做母親的最好的原料，身心兩方面比較最健全的原料，已經價賣一個乾淨，再也收不回來。上文不說過麼？中國北方人一天比一天蠢；中國北方很少好看的女人，至少要比南方少得多；中國北方人極端的看不起女子。但是沒有說出原因來。如今該明白了罷，該不覺得奇怪了罷。讀者到此，不妨把斯密士做的一本『中國人的特性』和一本『中

國的農村生活」讀一遍。他講中國婚禮的時候，說做新娘的怎樣受人輕侮，受人愚弄，讀去真覺得可憐。中國女人的生活真是愁苦極了，猶其是在北方，所以一年之中，總有不少尋短見的。女子生活的愁苦，我們一半也可以猜想得到，在災區裏面，凡是有一些人格，有相當的自尊心，和可以教人尊重的女子，既不免賣的賣，死的死，剩下來的當然是些比較不中用的女子，不中用的女子自然更見得愁苦了。就在不荒年的時候，賣妻鬻女的事情也不算稀奇。有幾個十年九荒的村落裏的居民，看上去比賤賤（上等的低能）好不了多少，這也許就是大原因之一了。你把一個社羣——不論甚麼社羣裏的最優秀的女子挑剔了出來，挑剔上五六十年代，那個社羣一定不免一代比一代要墮落，要愚蠢，要把女人看得不值錢。因為這種品性，到那時候，不但成爲社會的習慣的一部分，並且成爲血統遺傳的一部分。

但這種被犧牲的女子，難道對於中華民族就完全被淘汰了麼？那也未必，不過淘汰的成分居大半罷了。有一部分，有的時候很大的一部分，自然是賣給沒有荒年地方的人做妻室，但是買主大都是窮無聊賴的人。凡是只有能力取這種老婆的人家，一旦本地遇上荒年，也就要站不住了。那些比較有姿色的女子，却另外有兩條路可走。上品些的嫁給附近城市裏的富商大戶做小老婆，他們從此以後就變做都市人口的一部分，永遠不回到鄉下去。所以從鄉村人口方面看去，他們再也不會有什麼貢獻，早就完全掉了；然而要曉得在今日的中國，鄉村人口却佔上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實在是全人口中比較舉足輕重的部分。至於他們變做

都市人口後的前途如何，我不久就要討論到。其餘的女子就賣給娼家做妓女，有許多比較最好看最伶俐的女子也不免被迫上這條路。這些女子對於種族前途，不會有絲毫貢獻，是無須說得的了。總之，平日賣妻鬻子的結果，即足以使鄉村人口裏的優秀分子日歸淘汰；到了荒年的時候，這種淘汰的傾向要加上許多倍數。

但是我們還沒有把那些離鄉背井的難民講一個結束。在受災的人裏，難民往往居一大部分。一九二一那年的災情不算是嚴重，可是出外當難民的就不在少數。最初不過是比較最窮苦些的，才肯上路，除非是災情打頭就厲害，把全村掃蕩一個乾淨，那也是常有的事。要不然，難民就陸續的一批一批的上路，災情一拉長了，到了後來，也就差不多全村子都出來，要有留下的，也不過是絕少數的幾個最有錢的人家；關於闖村絲毫不留人烟的記載，在史書裏是數見不鮮的。一九二一那年，據教會中人說，他們隨時看見成羣的難民，二十，三十，多至五十的，不等，從老家裏出來，往往走上四五百里路，七八百里的路，有的到東三省去的，差不多就有一千里了。這種完全出於無可奈何的移民，不知要經歷多少流離痛苦，真是無從寫起。這些移民又往往不等到羅掘俱盡，不肯出門，所以出得門來，便是痛苦。於是他們從這個市鎮流落到那個市鎮，從災情厲害的地段流落到比較和緩的地段。要是遭着的是水災，這種地段還不難尋覓，若是旱災，他們也許飄泊上幾百里路，還尋不到一個比較富裕的所在。

最初，每天或每幾天從這一村到那一村，討些零食，也許還不很困難。最初，這些沒有十分受災的村子，施捨起來，也還算有求必應不過每次所捨的總是十分有限罷了。有一位教士見過許多成羣結隊的難民，說起據他所見，難民所求乞到的，往往祇是一些饅頭皮膚之類，一口也就吃完了，所謂施捨，不過富施主正在吃飯的時候，略微扔一些下來就是了。越到後來，求乞的結果就越少，一則難民的體氣越來越壞，再則施主越來越覺得厭煩，不肯再捨；於是害病的害病，脚痛的脚痛，有的犯上別的毛病，也弄得不能再走，最後再加上隆冬肅殺的天氣，於是死亡相繼，這其間自然淘汰就大大的活動，不但是體氣柔弱的，就是精神不健旺些的，都被收拾了去。自殺的人也很多，女人家有跳井的，據說有許多井裏竟塞滿了婦女的屍體。但是剩餘的難民還是繼續向前移徙，團體一天小似一天，氣力一天弱似一天，但是為下一代設想，他們的力量却一天大似一天，因為他們是經歷過淘汰了的。

再到後來，這些難民又分做兩派。一派還想到回老家。對於他們，老家好像引起了嗓子竭力而那裏叫喚，這一半固然因為在家鄉方面，他們有田有地，捨不得拋棄，一半却因為他們的性格脾氣，和別人不同，他們不忍得拋撇了祖宗的遺留，不忍得把舊習慣舊行徑都洗革了，明知故鄉的生活愁苦，但是他們卻不以為意。一言以蔽之，凡是有保守性的人都想回老家去，當初最捨不得出來當難民的，也就是這種人。上文不提到過那些永久守着老家的人麼？不說他們如何省儉，如何克苦，如何只顧自己，如何硬心腸，見不到別人的痛苦，如何

保守性成，又如何能忍耐耐勞麼？如今出去之後又回來的難民，恰好也有這種種品性。有這種品性的人，根據了類聚配偶律的道理，自然互相婚姻，於是凡是常鬧荒年的地方，便成了這種品性的中心養成所。

還有一派，都是比較有毅力有獨立性和開創性的人。爲着避免荒年的慘苦，他們總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爲，不肯消極的求乞，或是坐以待斃，或待辦賑的人來到。他們有一部分便去當強盜，但是爲數不多。大多數卻立志暫時拋撇老家，別尋樂土，換言之，就是情願做移民。有的搬到都市裏，有的遇到有相當的土地，他們就住下，恢復他們的農村生活。他們當那未嘗不想早晚要回到祖宗墳墓所在的地方，但是日子一久，人事變遷，這種志願便無形消滅了。凡是在新地方生活越成功，這種志願的消滅也就越容易。到都市裏的移民，手輕腳健可以做苦力的人自然不少；但當苦力是很苦的事，比不上從前的種田，所以凡是老家裏本來有一些田地，到這時候又可以耕種了的，便依舊回去。比較聰明些的，可以當木匠，泥水匠，銅匠，做饅頭餛飩，塑佛像，或其他工藝；他們在都市裏的成功便要比苦力的大，老家對於他們的吸引力，也就要比苦力的小。至於特別有腦經的人，可以加入各種的智識業務，當然也在一去不歸之列。所以凡逢荒年，總有許多人要移到城市裏去，而這些人中間，惟獨是有腦力的，有手藝的，能夠自食其力的，才最先移徙，移徙後又最不會回來。這樣一來，荒年的結果，不特把鄉村裏優秀一些的女子都拐跑了，優秀一些的男子也不免去而之他，這

不是很傷元氣的事麼？這種自鄉而市的移民運動，在別國不是沒有，鄉村人口中優秀分子逐漸減少的情形，也不算得罕奇，但在中國，荒年確有鼓勵這種情形的大力量，那是特別的。

這種優秀分子，移到了城市裏之後，要是能發生男育女，像在鄉下一樣，那就沒有多大問題，因為失之於鄉，得之於市，從人口的全部看來，不能算是損失。但事實上卻不會一樣。不論查那一國的人口統計，都市人口的生產率總要比鄉下人口的低。在衛生行政未發達的時候，或衛生行政至今未發達的國家，城市裏的死亡率卻比鄉村裏的要高。據他們常說，東方的都市，死多生少，大相懸殊，要是沒有鄉村人口隨時填補，不久就漸漸的可以消滅。中國至今沒有確實的人口統計，但在北京，據協和醫學院附屬醫院裏的萊諾克士醫生和英國人辦的慈善醫院裏的格雷醫生研究北京人每家子女多寡的結果，發見北京人的生產率實在很低，要比普通所料想到的低得多。各家之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沒有子女，其中大原因之一似乎是花柳病。把一切家庭總平均起來，每家祇有二·六個子女，就是祇有兩個半光景。北京人口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如今生產率又這樣的低，生死相抵，恐怕死亡率超出生產率不少。要是這個結論是對的，而且可以適用到別的中國都市，那末，鄉村人口移到都市裏，就不會上了死路，早晚要絕種的。這是就鄉村人口的本身說。若從人口的全部看去，自鄉而市繼續不斷的移民，把比較聰明活動的分子逐漸的吸收乾淨，全部人口的優秀程度，自然不免江河日下了。

這種情形自然是很可以悲觀的。不過從那些保留着農村生活的移民方面看去，却很有幾分曙光。中國南方很有能力的客家人，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過，便是這種移民。中國北方的人口，怎樣因為荒年才移到別處去，從客家人的歷史裏，很可以看得很清楚。當他們移徙的時候，自然陶汰的勢力一定很活動，逐漸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後面，所以凡是能夠到達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較有毅力的有才幹的。關於客家人的來源和特性，外間談會很多，許多文字的記載也靠不大住。有位英國教士，叫做良貝爾的，(George Campbell)他在客籍人中間傳教，有多年的經驗。一九二二年，英國的長老會和美國的浸禮會等在汕頭開會議時候，良貝爾在席上報告客家人的歷史和現狀。後來又把這個報告印成十頁長短的小冊子，分送給朋友。這個報告，我覺得最可靠；教會中人往往可以做很有價值的科學的研究，這篇報告就很可能做個例。這種研究的結果不容易傳布出來，使大家可以利用，實在因為教士們有他們的日常工作，無暇及此。

關於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他們的方言。他們說的實在是一種官話，和四圍非客家人的話很不相同，但是很像現在中州河南的話。客家人原出北方，在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據良貝爾直接從中國材料考據的結果，現在兩方的客家人是先後三次移民所造成的。第一次，發生在西元後第四世紀，「譯者按：就是中國史家稱為五胡亂華的時期」。當時中國北方很亂，一半因為荒年，一半因為北方通古斯族人的南侵，猶其是匈奴人

繼續不休。李女士在他的英文中國經濟史裏引某史書說：「今日的人口（地段未詳，時則約爲西元後三百年）比起漢代來，不過十分之一。……並且大多數也不在田間做工。」又說：「好田多荒着，生滿了野草，人民都聚居在草澤裏」著者按此層也許因爲他處乾旱，此處易於取水，也許因爲可以避胡人的侵略。譯者覆按：亨氏此註恐出誤會，聚片草澤一語，作良民多變爲寇盜解，似較近是；但不知李女士所引史書原文究作何語，尙待轉轅查出」。田地不論乾濕，都已不合耕種之用，却都變做牧場了「著者注冗不譯」，林木也都乾枯了。」

正在那時候，匈奴把中國的皇帝，先後虜去了兩個，第二個並且被迫做了匈奴頭領的奴僕「譯者按：卽西晉懷帝愍帝；尤西堂詩，青衣行酒懷愍辱，卽是」。後來匈奴的頭領覺得他惹厭，又把他殺了。「這種民族的羞恥」著者按，又加上了荒年的慘痛「弄得民不聊生，精神渙散。後來東晉元帝遷都南京，就有許多人家跟着遷移到大江以南。對於向來安土重遷的中國人，這是一件很嚴重的舉動。」（良貝爾語。）

過了天塹的揚子江——尤其在後來蒙古人南侵的時候——客家人繼續向南移動，有的偏向東南海岸，向浙江福建兩省進行，有的一直向南，向着江西省。他們後來的歷史還沒有完盡考據出來，大約往東南海岸的後來稱爲福老，往南的變做江西省的客家，把當地的移民驅逐到了別處去

第二次的客家移民發生在西元第九世紀。那時候的中國也混亂極了。據良貝爾引蒲耳格

(C. K. Rawlinson) 的時，當時的「村絕了人煙，市鎮都剩了瓦礫，就是國都也幾乎變成灰燼。沒有一省沒有經歷過內亂的創傷，沒有一個城堡沒有不受過包圍，也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受過洗劫的。中央政府既混亂不堪，民衆的公共精神又一些也沒有，無怪地方的長官各自爲政，互相攻擊了。」

在那時期中國又有很厲害的荒年。那厲害的程度是否超出普通荒年以上，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據記載說，在這個時期裏浙江一省也遭有好幾次荒年；浙江是難得有荒年的，如今居然有了，而且有好幾次，那末，當時北部災情的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混亂的結果之一，便有許多河南人結了隊向南移徙，一起有五千人模樣。沿路經過了許多抵抗和長時期的飄泊，他們居然來到福建的山地裏，在福州的後面，那時候大約是西元後八八五年（唐僖宗光啟元年）。這一批移民大約是帶了家眷走的，因爲零星的記載裏講到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他的兩個兒子，也算是這番移徙裏的頭目。五千人的移徙似乎不是同時出發的，有一次出發的時候，最高的領袖有命令說，凡是老弱殘廢的人不許同走，因爲前面路途既遠。所帶的糧又不多。但是這兩個當頭目的兒子，不聽指揮，把上年紀的母親領了要走。據說中國人常講許多孝子的故事，這這個兒子的事後來便做了一件故事的根據。「譯者按：即王潮負母從軍」。兩個兒子既不奉命，於是領袖就責備他們說：

「凡是兵丁都要服從紀律，世界上沒有無紀律的兵丁。你們不聽我的號令。若是妻不重

重的責罰你們，以後誰都可以不守紀律了。」

大一些的儿子就說：「凡是兒子都有母親，世界上沒有不是母親生的兒子。」

領袖下令殺他們的老母，有一個兒子說：「我們兄弟二人侍候母親，如同侍候領袖一樣，你殺了他們的母親，又又怎樣能够使喚兒子們呢？請你先把我們做兒子的殺了。」

這兩箇忠孝的兒子，自然有別的兵丁勸解，沒有殺掉。那個大兒子後來並且代替了那個領袖，自己做了領袖。

這個新領袖，叫做王潮（註一）在他的統治期內，「他的將士們和他們在河南的族人親戚這時通音問。軍隊裏要有添補，大都是用這個方法招致的。在河南的族人親戚方面，本來困苦連天，也就很願意應募而來，尤其是因爲新地方的領袖不是外人，是他們血族裏的人」（良貝爾語。）這樣，客族的人就以生以長，在新地方日益蕃衍起來；好比十七世紀裏從歐洲到美國的殖民一樣。

這第二批的客家人，在福建居留了差不多有四百年，從沒有和四圍的本地人結婚，所以保全了他們血統的原狀。不比第一批的福老，很早就和土人混合。良貝爾以爲福老好比後來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而這一批的客家人好比在新英倫的清淨宗的耶穌教徒。他們在新英倫也和少數土人發生接觸，但結果把土人殲滅了，沒有和他們混合。福老和西班牙，所接觸的土人比較多些又比較開化些，就彼此通，結果也許把他們原有的品質降低了些。

但是過了四百年的太平日子之後，全部的客家人却遭了一次很大的劫難。大約西元後一二七六年（伯顏入臨安宋已）前後，一面有荒年，一面又有蒙古人的侵略。客族人口，有一大部分遭劫而死。記載上說，有一個姓祝（譯音）的客家人在本族中招募了一千人來應王帥，但是後來生還的祇有二個。當初客籍人最發達的地域，到這時候變成一片荒涼的曠土。當時有一個作家說起怎樣房子都空了，田地都荒了，並且故意問着，爲甚麼人們都變做地上的狐狸，天上的飛鳥。少數因爲特殊的才力，勇氣，和耐性，而未遭劫的客家人，後來就形成了第三批的移民。（註二）這一次移徙很簡單，所經歷的路程祇有二三百里，就是從福建的寧化遷移到廣東的梅州，那時候寧化所經的劫難不算十分厲害，人煙還多，但是梅州却已弄得靡有孑遺了。此外到梅州的，似乎還有在第四世紀裏先到江西的客家人。這第三批移民的數目恐怕很少。到西元後一三九〇那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梅州客人祇有一千六百八十六戶，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但到了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除了許多向外有移殖的，梅州客籍的子孫，統計起來，還剩二十六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人。總之，現在的客家人，尤其是在梅州一帶的客家人，似乎是少數河南人的子孫，這些河南人，有的在第四世紀裏，有的在第九世紀裏，先後移到南方。第九世紀的那批移民起初住在福建的山地裏，居然四百年中，沒有和他族混腳。四百年之後，因爲荒年，戰爭，和移徙的經驗，又給他一番劇烈的淘汰的影響，最後的子遺才算到了廣東梅州一帶。一直到現在，也差不多沒有和四圍的土著

在，血緣上發生過關係。良貝爾說得好今日的「客家人確是中華民族裏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他們的由來遷移，種種經歷，確替他們養成了一種愛種愛家的心理，同仇敵愾的精神，對於前途中華民族的奮發和進步，客籍人的貢獻，將見一天大似一天，這是可以斷言的。

現在梅州一帶，人口的動盪依舊沒有停止，因為有一部分的山地還未經拓殖。但據教會中人說，凡是好動善移的，往往是比較開明和比較急進之輩，人口一面增加，田地一面減少，一部分的客籍人就到廣州，汕頭，或其他都市裏去。有的別起田莊，自成村落。據斯拜干先生說。那些別起村落的人就是喜歡採用新方法的人，唯其如此，所以容易引起別人家的猜忌。

客家人的歷史很值得仔細的研究。許多有限力的人不說過麼，他們是今日「中華民族裏的精華」他們的毅力，愛清潔的習慣，對於婦女的尊重，和教育程度的高，都是難得的特點。他們和比他們早到南方的移民，就是現圍在着他們的土著，很不相同；好比這些比較進步的南方土著，和現在還在北方的中國人的不同一樣。客籍人的品性，有許多地方很像侵略中國北方和一再做中國盟主的韃靼人，蒙古人，和滿洲人。客家人要是不因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壓迫，大概也不會離開北方的老家的，在這層上我們確有相當書面的證據。我們從此可以看出，怎樣生活的困苦和戰爭的殺戮，這些地方不無汰弱留強的能力。我們也看見，

在客人方面，這種淘汰作用竟發生了三次之多。最後，這些客家人，尤其是在梅州一帶的客家人，一旦脫離了環境的壓迫，一旦無須再事遷徙，無須再受淘汰，他們也能不和別族相混，因而保全他們血統上的純潔。今日的中華民族裏，一端有才幹，有聰明，有進取心的客家人，一端有無能的，愚蠢的，頑固的，荒年來到祇曉得泥封了門窗，出來乞食的北方鄉下人。這兩派人，一是天涯，一是海角，然而所以造成他們的，無非是移徙和自然淘汰兩種勢力。不過一則所受的影響是消極的，一則積極的罷了。

客家人而外，我們再可以舉一個比較新近的例，來證明淘汰與文物進步的關係。我在上文說過，奉天省城是今日中國一切都市裏最熙熙攘攘最有生氣的都市。據人說，哈爾濱比奉天還要進步，但是最進步要算是極北的幾個市鎮，例如黑龍江上，對着俄境海蘭泡的愛琿，裏面居住的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活躍的精神，和別處的中國人很不相同。有人說，這是因為接近俄境，和俄國人來往，受了俄人的同化，所以如此。這句話當然不能說錯。但是爲甚麼香港一帶的中國人，經過了許多年的和英國人接觸，不多多的染上一些英國人的氣息呢？香港的中國人和多量的英國人接觸，至少要比滿洲人和多量的俄國人接觸早上四五十年。可見祇是外來文化的鼓動，是不足以解釋的。可以解釋的還是淘汰的說數；滿洲人所經的淘汰比較新近，比較嚴厲，香港人卻比較緩和。

近代滿洲的人口，差不多完全是從山東直隸兩個保守性成的省分裏移來的。大約商人和

城市的居民以直隸人爲多，農民以山東人爲多。因爲經濟生活的艱苦，就在平日之間，兩省的人多少不免要搬些出去，遇到了荒年，搬出去的人當然特別加多。他們搬到東三省，一則因爲東三省是在中國人統治之下，並且已經劃爲行省，再則十九世紀以前東三省的人口是很稀少的。移殖的方法不外如此：一家的壯丁先出去，不帶家眷。直隸人則先尋一個可以幫忙的東家。後來小有成功，然後自己獨立的做生意。大約每三年回家一次，在家耽擱五六個月，然後再出去。每回出去，總要帶幾個本村的人同去。起初幾年，這些不帶家眷的男子們合夥住在一起，好像一個很大的家族。要是生意發達，有的商人就決意把家眷接出來，從此就不必按時跋涉千里，回家省親了。這種人是有能力的人，是二十個，五十個，甚致於一百個人中才尋得出一個人，所以想得到做得出，不久他的家眷果然來了，他的兒女子孫便成了滿洲人口永久的一部分。他仍舊把直隸當做老家，他的籍貫並不變動，好比至今澳洲的英國移民仍舊把英國看作家鄉一樣。後來這個商人的兒子們長大了。中間比較更進取更肯冒險的便再向北移殖，比當初他們的父親要走得遠些。他們生活要是成功，他們也就如製泡製，把家眷接出去；怎樣，選擇的效用，不就又進了一步麼？

當商人的直隸人如此，當農民的山東人也如此。每年冬盡春回，他們便合夥的到東三省去，總算起來，不下數十萬人。有的坐火車，有的徒步走去，雖有千里的路程，他們也不以爲意。春天來到，他們也都到了，散在東三省各處，準備着田主們雇用。到了秋天，他們就

照樣回去，等到臘月再繼續似的出來。中間也有不甘心做散工的；比較有野心的和有毅力的便自己買一塊小田地。起初他們也許一面種自己的地，一面兼做散工。但是一二年之後，他們也許可以多買一些地，足以贍養一家了。於是便造一所小房子。等到明年再從山東出來的時候，我們在路上也許可以看見一輛單輪的小車子，上面坐着一位老太太，看去像是那位小田主的母親；又有許多東西亂七八糟的把老太太包圍着，甚麼鋪蓋卷呀，箱籠呀，米袋呀，煮飯的傢伙呀。和其他窮人家家用的東西。那位田主人却神氣十足的站在車子把手的中間，正東搖西擺的趕着車子，他的大兒子彎轉腰在車前趕路，他背上還有一根繩子，一頭拴在車頭上，原來他正拖着車子，好省他父親的力。田主的妻子卻跟在車子後面，肩上挑了一根竹竿，竹竿兩頭每頭挂一隻籃，每隻籃裏裝一個小孩子。跟着這副擔子，也許還有一兩個大些的孩子。行行重行行，這一家老小，披霜踏雪的，最後就到了他們的新家鄉；他們是有能力的，唯其有能力，才有資格被選來「宅茲新土」來蕃衍他們的子孫；然而這種精意，他們又何嘗了解呢？要是那位做父親的小田主，有充分的志願和能力，他的工作就不久可以抬高他田地的價值。他就可以把田出賣，自己再向北搬去，這一次却不用一輪的小推車，可以用兩匹馬一匹驢子拖的大車了。他在新地方又很得意，也許再可以向北進行。總之，今日東三省北部的居民，不是普通的中國人，是直隸山東兩省中選剔出來的最精幹的中國人。同一淘汰的勢力，在歷史時期裏培養成了客家人的特性，現在正在東三省人身上，培養出些特點來，

這是我們可以親眼看見的。這確乎是中國種種現象中最有希望，最可樂觀的一種，因為我們可以看出来，就在直隸山東等處，經了不知多少次的荒年，遭了不知多少的反選擇作用，居然還剩下不少的人才，可以供後代的揀選。所以祇有有適宜的選擇方法，充分的經濟機會，相當的人口限制，好救大衆不太受過庶的壓迫，就在今日比較不出人才的地方，也未始不可以培植一派强有力的中華民族出來。

（全文完）

（註一）此即爲五代十六國時間之起點。此段故實，見於史者，大致如下。僖宗中和元年（八八〇）。壽州屠者王緒作亂，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蔡州刺史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有衆萬餘人；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邦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信用之。後秦宗權實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給之，緒懼，悉舉光壽州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今九江，南昌，贛州諸地，以光啟元年（八八五）正月陷汀漳二州。同年八月，緒復發兵漳州，將攻泉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母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潮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

見將卒有勇略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篋竹中擒緒，反縛以徇。遂奉潮爲將軍，引兵圍泉州。光啟二年（八八六）八月，潮陷泉州。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潮進取福州，自稱留後。同年九月，朝廷以潮爲福建觀察使，陳巖先卒。乾寧三年九月，復以潮爲威武節度使。四年（八八八）十二月，潮卒，弟觀察副使審知受遺命知軍府事。及梁太祖開平三年（九〇九）梁以審知爲閩王。譯者按王氏王閩，亦爲客籍源流之一，中國論客籍者多不及之。

（註二）亨氏據良貝爾稱客籍移徙前後凡三次，一在兩晉之際，二在唐末，三在宋末元初。惟中國學者如鍾用蘇（粵省民族考原）則認爲僅有二次，一在兩晉之際，二則與趙宋南渡同時，至今梅州一帶客人，蓋由東晉南渡，自中原播遷而來者爲先；由宋南渡，自汀贛轉徙而入者爲後。』是則頗與閩王之後裔無干，不悉良貝爾之論果別有何種根據也。良氏原文亟切不可覓得，無由復按爲憾。

書報春秋

最近世界各國政黨

英士

顧樹森編譯

中華書局印行

定價分五元與四元兩種

看到報上的廣告，我就走到中華書局去買。那時候平裝本尚未上市，所以我所買到的是精裝本，只有一鉅冊，約一千一百頁。

在出版界中，中華書局的活動久已非常沉靜，今忽見此鉅冊之出世，真是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顧樹森先生於做縣長的公餘，竟能寫成這部六十萬言的鉅著，精力亦可佩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同志和考試院長戴季陶同志，於萬幾待理之暇，肯爲顧先生親筆題端和作序，尤見捉劍學術之精誠。

同是出版界之一份子，我對於此書之優點，如裝訂之不惜資本，字數之超過半「密零」，

蔣戴二老同志墨跡之可貴，當然表示愉悅而引為榮幸，但於美中不足之處亦不得不摘要指出，以期顧先生精益求精，於可能的範圍之內，於再版時訂正。

我所認為美中不足者，約略言之，可以分為六次：

- 一曰，取舍失宜；
- 二曰，輕重不當；
- 三曰，分類無準；
- 四曰，事實錯誤；
- 五曰，譯文荒謬；
- 六曰，校對錯心；

何以說他取舍失宜呢？請看例言和目錄。例言中說：「本書依據日本外務省歐美局所募之各國政黨編譯而成」。又云，「原書所舉政黨，共四十國，本書擇其重要而與我國有密切關係者計二十國。其他各國政黨之無重大關係者，刪不列入」。這可見得顧先生於編譯之際確曾費過一番刪削的工作，而其取舍則以各該國之與我國有無重大關係或密切關係為標準。

例言中又說，「原書關於土耳其，意大利，蘇俄諸國之政黨，材料不甚豐富，本書特搜集此項材料補充之，以備參考」。又說，「原書中對於日本政黨之材料，尙有闕如，本書特參考日本各項政黨書籍，就其性質，變遷與現狀，特編一篇以加入之」。這可見得顧先生於編

削原書之外，並曾做過補充的工作。

我是一個不懂日文的人，對於顧先生所依據的原書實未寓目。但顧先生於編譯之際既已刪削與補遺的自由行動，則此書中材料之取舍責任當請顧先生自負其一大半了。請問顧先生，希臘，波蘭，捷克斯拉夫和愛爾蘭等國和我國有什麼密切關係或重要關係而把它們列入？至於墨西哥（我國向時所通用的鷹洋之所自來），古巴（華僑很多，並有我國之駐使），巴西（首先承認中等民國之友邦，亦有我國之駐使），以及澳洲和新西蘭（皆在南洋，與我國非但壤地接近，而且有密切的商業關係）諸國的政黨為什麼在本書中一字不提？這在取舍方面，即以顧先生所提出的標準而論，恐亦難免失宜之譏了。

從第一編第五十頁起，至第六十二頁止，是講美國各黨領袖人物的略歷的。於共和黨方面，本書中共舉十三人，而以前總統柯立芝氏所一手提拔起來的下流政客勃忒耳氏為之魁！對於該黨的著名人物，如塔虎脫（曾任大總統，今長大理院），許士（曾任國務卿，並於一九一六年時與威爾遜競爭總座），波拉（現任上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諸公反不注意。取舍的標準何在？諸如此類的顯例不勝枚舉，原調查者之疏忽耶？編譯者之缺乏常識耶？反正都足為本書減色不少。

至少從編譯者的眼光看來，這是一部系統的書，不是雜湊的彙編，否則以二十國之政黨決不分為四類了。但是一部系統的書不是可以輕易作成的，起碼要輕重得當，分類有則。今

此書中講美國的部分只占七十六頁，而講英國的部分竟占一百三十六頁，相差幾至一半。如謂英國的政黨比較歷史悠久，所以必需加倍的篇幅來敘述，則本書中何以只有美國政黨的沿革而無英國政黨的沿革？如謂美國的政黨對我關係輕而英國的對我關係重，所以輕彼而重此，則在編列次序之時何以先美而後英？而且所謂盎格爾薩克遜系民族諸國者，豈不當以英國為領袖？在本書的系統上看來，先美後英不但犯著輕重失當的毛病，而且有數典忘祖之嫌。貽本末倒置之譏。

至於分類的標準，尤屬離奇之極。前三類是根據非科學的民族系統或種族系統而分的：一曰薩克遜系（其實盎格爾三字是萬不能節省的），二曰日耳曼系（其實還不如改稱條頓系），三曰拉丁系。在盎格爾薩克遜系中居然有一個印度，在日耳曼系中居然有一個捷克斯拉夫，而在拉丁系中竟無西班牙！奇極！怪極！第四類的標題叫做東北歐及亞洲各國的政黨，顯然是把地理的位置作為分類的標準了。實分四類而有兩個標準，豈不奇怪！我所不解者是：編者既納捷克斯拉夫於日耳曼系，則何不並納俄羅斯於日耳曼系，而必另置之於第四類？波斯和印度是可以類聚的，何必強令分散——一置之於第四類而一置之於第一類？這些都是常識問題，願先生將何以對答閱者？

其次，我在第一編裏發現三個新聞：一為美國民主黨在財政政策上反對銀行獨占，攻擊中央銀行制度（我以為應譯聯邦準備銀行制度）的設立（見第十一頁）。二為「拉福來特氏

爲威士康新州選出的上議員。一八九五生於威斯康新州的梅傑生地方。於一九二四年總選舉起，第三黨運動爲候補大總統」（見五十四頁）。三爲拿立司氏「在共和黨中爲頑固派的首領」（見五十五頁）。這些都是聞所未聞的新聞。我所認爲事實錯誤者即在此。聯邦準備銀行制度成立於一九一三年，其時威爾遜初任總統，麥克獨長財政，民主黨議員在上下兩院皆占多數。拉福來特氏有兩個，做第三黨候補總統的於一九二六年時逝世——逝世時年當古稀。今在上議院者，以年齡而言，似即本書中所指之人，但非共和黨之領袖，且於一九二四年時未嘗運動爲第三黨之候補總統。拿立司氏爲拉福來特派，是進步的，不是保守的，在上院中有不妥協派之稱，却未聞其爲頑固派的首領。

關於譯文方面，本書太過日本化了，有許多地方簡直讀不下去，好像東方通信社所發的長篇新聞稿一樣。最可怪異的是書中的譯名。在第一編的第九頁中，我們見他以公用事業爲公共企業。在同編第五十七頁中，我們又見他把一個黨團的機關（就是人人知道的「Hall」）譯作人名（霍爾氏）！在其他各處，我們又往往見他跟着日本人稱大總統爲大統領！稱英國的工黨爲勞動黨！這種錯誤似乎都是不應該在這樣偉大的鉅書內發現的。閱者認得顧先生所稱爲「多茲氏」的一位大人物嗎？他原來就是以道威斯計畫而得名的道威斯將軍！閱者再認得彭爾浮先生嗎？他原來就是十年前和杜威，芮恩施，以及儒班三位先生同領我國北京大學名譽學位的班樂衛先生！

以上所舉美中不足之點，假使顧先生是一個善於卸責的著作家，儘可一律推在手民和校對者的身上。手民是神聖的勞工，我們希望大家勿要輕犯他們。但中華書局的校對者實在太不謹慎將事了，實在罪無可赦。請看背封面的裏面不是就有兩個關係重大的錯字嗎？一爲民國十八年一月再版的再字（應作初字），二爲並裝四冊的並字（應作平字）。

最後，還要說一句忠告的話。我覺得此書實無永久保存的價值，其中至少有一半已經成爲明日黃花了。若如顧先生在例言中所說，果真打算再版的話，我勸他好好整理一下，分成幾部，各自獨立，以六號字印，訂成袖珍本，以免枉費閱者的購買力。

社會主義史

英士

趙爾坪撰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大洋五角

此係新時代史地叢書之一，凡一百三十三頁，約七萬言。著者曾任國立東南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近則講演社會主義於南京中央黨務學校。如果我的揣不誤，那末這本小書便是著者平常上講堂時所常攜帶的講義。

全書計分八章：一曰社會主義概說，凡十四頁；二曰初期的社會主義，凡十六頁；三曰一八四八年法國的社會主義，凡八頁；四曰國家社會主義，凡十四頁；五曰馬克斯主義，凡三十九頁；六曰基爾特社會主義，凡十四頁；七曰工團主義，凡十九頁；八曰布爾什維主義，凡九頁。

從這目錄看來，我們便可知這此書內容不過略述各派社會主義的理論或思想，而未稍注意於各派社會主義的運動，乃竟稱之曰社會主義史，未免失當。尤可怪者，著者在此書中先講「二十世紀英國思想界的新產物」——基爾特社會主義，而後方講那「在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發生於法國」的工團主義。

著者自序云：「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不是這本小書裏面，可以完全包括」。我亦甚聽斯言。但我認為著者在於運用選擇的手腕之時，對於轟動於當時而影響及後來的社羣主義者之理論與動作亦不宜過於漠視。在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修正派在 Bernstein 指導之下，努力工作，不在但理論上搖撼馬克斯主義的基礎，而且在事實上釀成幾個重要的社會黨之分裂。同時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在英國的活動亦可注意。他們的重要領袖，如韋白氏夫婦等，都是現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最重要的人物。在消極方面，他們能使英國社會不中馬克思派的流毒；在積極方面，他們能够造成今日已駕自由黨而上之的工黨勢力。本書的範圍固小，然而我猶不解著者之所以不得已而割愛的苦衷何在。

嚴格的說，蒲魯東（本書中稱蒲耳東）不能算爲社會主義者，因爲無政府主義這個名詞早已成爲社會主義的對待了。從寬定義，無政府主義確可視爲社會主義中的一派。但本書對於公認爲隸屬於社會主義一個名詞底下的重要派別尚不能與以適當安置，何必節外生枝呢？

關於譯名方面，本書中頗多與衆不同之處。例如蒲魯東之稱爲蒲耳東，聖西蒙之稱爲聖西門，斯密亞丹之稱爲亞丹史密斯，考茨基之稱爲柯爾基等。前三者無關緊要，後者顯係錯誤。因爲德文裏的 *Karl* 一字，讀起音來實與柯爾基相差太遠。

以上所言，都是指摘其短處，而望著者於再版時更止，並望閱者於看書時留意的。至於此書的長處，我以爲亦有三點，不可一概抹煞。一曰態度公平，無所偏袒，絕對不帶宣傳的色彩。二曰文字雖不流利，而尚清通，看起來不大費力。三曰錯字極少，不如商務印書館所出他種書籍之往往附有勘誤表。

西洋史ABC

英士

傅彥長著

世界書局出版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據世界書局的廣告上說，著者傅彥長先生是一個文學家。在於中國今日的學術界中，以專治西洋史為業的學者確實不多，但亦決不至於絕對沒有吧。那就上海一隅而論，我恐怕至少也可覺得半打以上被稱為史家的人——至於史家二字的定義當然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A B C叢書的編輯徐蔚南先生曾經受過大學教育——聽說他是一個復旦大學的畢業生——應得知道那一種書須請那一種學者來寫。徐先生明明知道傅先生是一個文學家，而竟請他來寫一本史；傅先生明明知道「西洋史是一種複雜到極點的學問」（見自序第七句），而竟大胆來嘗試；這種心理似乎要請郭任遠出來解釋一下，而後能釋我們的疑慮哩。

文學家作史不自傅彥長始，我也知道。例如威爾士作世界史綱便是一個顯著的先例。但是威爾士對於自己的信心似乎沒有傅先生這樣堅強，所以當他作史的時候不但願聽四位有名的史家（白爾克，莊士敦，倫克思脫，和茂雷）的指導和襄助，而且請了五十左右的朋友來幫忙。例如世界史綱中關於中國史的部分，威爾士曾請傅孟真和陳通伯兩位給他校閱原稿。

西洋史A B C是一本小小的書籍，連序帶廣告不過三四萬字，世界書局對於作者的酬報又是很薄的，我們誠不敢望傅彥長先生能像威爾士一樣，驚動了大批的朋友來共襄盛舉。但如徐蔚南先生在發刊旨趣裏說，「A B C叢書是通俗的大學教育，是新知識的泉源」，那末，我們對於作者的希望也不可過於降格，起碼要望他能够做一本比較像樣的書給我們看看。

不幸的很，傅先生所做的書不特不成樣子，而且無頭無腦。書中劈頭就講希臘，雅典和斯巴達爭霸時代的希臘！這是什麼一回事？如果援此為例，做起中國史A B C來豈不將從春秋戰國時代講起？我們知道中國史是決不能以春秋戰國時代為開首第一章的，因為果真如此則非但成周盛時的文物制度行將一筆抹煞，就是漢族自西方來的故事亦將淹沒不彰了。歐洲古代的文明誠以希臘為最，但希臘的文明實不自波斯戰爭時代或雅典稱霸時代起。須知Aegean海一帶地方，在耶穌降生前三千年左右即已由後石時代進化而至赤銅時代，在耶穌降生前二千二百年左右又從赤銅時代進化至於青銅時代。在紀元前一千六百年至一千二百年之際，曲線字體已代表形字體而起。當時克萊脫島的服飾之華美，宮殿之宏壯，已經非常可觀，至今猶有遺跡可尋。關於這段歷史，我們不知道傅先生何故隻字不提。

在於一部三萬多字的小史上，詳盡固然不能，但如歐洲人類的起源，埃及，巴比倫，阿西利亞，千爾地亞，米度波斯，希伯萊，以及Minoan時代的希臘文明之類，我們總希望作者能夠略提及，以明西洋文明之來歷。作者在於序文裏面不是說過「我們讀西洋史，應該曉得近代歐美的藝術文化……是怎樣的一個來歷，才是所謂見其大者」嗎？試問研究西洋史者而可撇開耶穌降生前七八百年以上的藝術文化之創造者，來歷何由得明？作者據說是一個文學家，我們姑談文學。文學史上不是一個歌咏史詩的荷馬嗎？試問在於作者「一口氣寫下三萬多字」的西洋史A B C上，荷馬老先生所歌咏的時代丟到那裏去了？這樣沒頭沒腦

的紀載可以算作史嗎？

斯巴達之興盛後於雅典，而在本書之中則斯巴達卻比雅典先見。在於第三頁上，作者告訴我們說：「希臘好像是一個天下，其中有許許多多的都市國家。……斯巴達就是其中最先出名的一個！」——傅先生啊，我們領教了！

別的史家，就是以文學家的資格而作史的威爾士亦在其內，都告訴我們說，希臘人對於後來的最大貢獻是文藝和思想。本書的作者獨具隻眼。他說（第六至第七頁）：「希臘人對於後來歐美各國的最大貢獻是：平時是自己之間互相戰爭，危急時候聯合別國來一致對外！」——好，傅先生，我們又領教了！

對於希臘的文藝思想，作者似亦稍能賞識，所以輕描淡寫地說（第九頁）：「希臘文化是西洋文明系統裏面的一個要素」。是的，希臘文化是西洋文明系統裏面的一個要素。但是別一個要素呢？希伯萊的宗教是不是一個？假使是的，作者對於一神教產生時代的希伯萊史爲什麼諱莫如深？

從這幾處地方，我們看出作者對於西洋史非但沒有相當的研究心得，甚且缺乏一個白面書生所應具備的常識，所以提起筆來就不知從何寫起，寫起東西來就不像樣。在於他的書內，費話連篇，看起來令人肉麻，甚至於胡說八道。在於九十七頁上面，我們的傅先生竟說：「斯密亞丹之後，經濟分爲兩派，一派接受他的學說，叫自由貿易派，還有一派反對他

的，叫保護貿易派。從馬克斯著了資本論之後，經濟學在學術界的地位更為重要，一個人如果果不讀經濟學，幾乎沒有學問的資格了。這是什麼話？

如果這樣批評下去，我的評論恐怕要比原文更長了，似乎太不值得。我今預備擱筆了，特將該書的目次錄下，以便未見此書者得一概念。此書共分十章，序次如下：（一）希臘，（二）羅馬，（三）東羅馬帝國，（四）再生時代，（五）西班牙，（六）荷蘭，（七）法蘭西，（八）英吉利，（九）德意志，（十）餘論。在第三與第四章內沒有講封建制度。在第七章裏，以拿破侖為法國史之終點！在第八章裏，議會制度沒有講，太憲章沒有講，光榮革命沒有講，至於一八三二年，一八六七年，一八八四年，和一九一七年的議會改革案當然更沒有講。大文學家如莎士比亞等，大政治家如俾士麥與格蘭斯頓等，在此書中都是名落孫山！神聖羅馬帝國在此書中列入第九章！

人間月刊 第四期 目錄

沈從文主編

達甫尼士的死（西奧克立特士的田園詩）	朱湘譯
睡前	謝冰瑩
一幕悲劇的寫實	胡也頻
拉申奎與偷兒	念生譯
蒙達卡羅之一夜	黃嘉德譯
編後	沈從文

海外出版界

葉公超等

施推茜·奧蒙納(Stacy Amnicor)逝世

上月月底從倫敦寄來的雜誌裏得到奧蒙納在瑞士病故的消息，後來看了紐約二月二十六日的『士隆文學週刊』(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內中也有一小段關於他逝世的新聞。兩處却都沒有說明他是那一日不在的，也沒有提到一句關於他臨終的情形。

論起來，奧蒙納當然不能算是英國一位怎樣重要的作家，就是在英國，我恐怕欣賞他的人也不見得多。他可以說是一個少數文人中的文人；他能夠有今天這一點聲譽，也是因為有幾個社會已經承認了的作賞識他的作品。中國人曉得他的作品當然更少；在上海這樣多的刊物裏，我簡直沒有見人提過他的名字。他今年不過是四十一歲。本來他是個畫山水的油畫家，在二十七歲的時候，他的作品曾經兩次在英國皇家美術院裏展覽過，也曾博得許多批評家的贊許；但是自從一九一四年起，他就放棄了美術來文學。最初他不過在報紙上寫點零碎的散文，到一九一六年他才出版他頭一本小說 *Old Bardol*；後來，除了大戰那二三年，他

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本長篇或短篇小說出版。他最後一本散文是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近幾年來，他因為身體不好，所以很少著作；不過前幾個月的時候，在 *Bushman* 雜誌裏，我還見過他幾篇書評。他共有十本著作，包含小說，短篇小說，和散文集三種。多半知道奧蒙納的人，都是因為他的短篇小說，如 *Three Fare Interval* 和 *The Love-ruck and Other Stones* 兩集都是很有愛讀的作品。他的長篇小說，除了 *The Currie* 一本稍受歡迎外，都是沒有什麼消路，也不見得有多少出色愛地方。

但是我個人却以為他的散文比較他以外的兩種著作都還有價值，有意味得多。這也許是因為我初次遇見的他那篇作品剛巧是一篇散文。我說「遇見」，因為前幾年遊覽加拿大的時候，我在火車上買了一份英國的報紙，在極無聊中忙忙地翻過了幾篇上議院的辯論錄，眼角裏忽然望到一個似乎像小品文字類的題目，彷彿是 *On Pottering About* 這類的標題；昏睡中定睛一看，作者的名字是沒有見過的，但是意味倒還不差，雖然不能與 *G. K. Chesterton*, *F. V. Luce*, *Max Beerholm* 等絕對的並論，多少也有點孟旦和蘭姆的遺風。以後我便常常注意他的出品，倒也覺得很有趣味；新近我重看了他幾篇小品的散文，覺得意味較以前更加濃厚，內中有一句說得似乎極輕易的話倒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他說「要做一個有生氣的人，得有年歲，長久的訓練，修養，和反省才成。」（*It takes years, much training, discipline, and reflection to learn how to become a human being*）這句話單獨的提出來講

好像是從一個牧師嘴裏說出來似的，而他在那篇遊戲文章裏面挾着一句這樣嚴重，這麼透徹的話，使我們讀者猝然感覺到一種人生的覺悟，我以為這是難得的機會。他的散文裏，處處都是極仔細的觀察，充滿了寓意的一言半語。年歲，訓練，修養，反省——他那幾十篇的散文也就是這幾種成分的結晶。愛讀他文章的人，對於他的逝世，當然不免發生一番的反省。

(超)

東方詩選

(提莫斯編)

美國克樂夫出版，一百六十四頁。美金五元

Poetry of the Orient: An Anthology of the Classics Secular

Poetry of the Major Eastern Nations. Edited by Eun de Tietje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328 pp. Y. \$ 5

歐美人總愛談東方的事情，尤其是東方的藝術，東方的哲學和文學等等。可是他們對於東方的了解常有欠缺透徹的地方；或者因為他們不能夠十分明白我們這古色斑斕的東方，所以在他們心目中，東方始終是神祕的結晶，好似星光朦朧底下的一所茅屋，剛好做這班住在大城裏的疲勞心靈的安息地。世界上有那件事看穿了，還覺得有趣味呢？所以他們對於東方文學的見解我們看起來也覺得非常有趣。他們的見解有和我們相同的地方我們覺得很愉快，即使他們的認識有出我們意外的地方我們也可以拿來作一種參考。倘若大家全是一種觀而

笑，莫逆于心」，那麼話也不用說了，書也不用寫了，這些書評更是不着了。假使他們是完全不了解的話，我們這裏也用不着多說。我是一個玩賞這種一知半解，無關緊要的誤解的人，所以我才這麼高興談這部芝加哥女詩人所編的東方詩選。

有人說詩人總是主觀性很濃厚的，所以他們不能夠做個客觀批評家，自然也不會編出好詩選來，他們太着重于自己的口味，選的東西恐怕不容易博得大眾的同情。又有人說非有這種主觀的態度不能得到生氣，如此他們的選集才可以很顯明地表現出他們的性格，彷彿變做一首申訴自己情緒的詩歌，我們却應當儘我們力量和牠去表同情。孰是孰非，我們這部詩選或者會給我們一個證明

提真斯在序言裏聲明集內不選宗教詩，所以希伯來，古代的埃及，同許多絕妙的印度詩人都沒有包含以內。通常一提到東方的詩歌，歐美人便會想到希伯來的長老，恆河河畔修行的老僧，以及埃及宗教的習俗。現在她却偏重于世俗的詩歌，這倒是新鮮的辦法，因為可以改正這個誤解。

全書分五部：阿剌伯，波斯，日本，中國印度。每部前面都有一篇概括的序論，跟着就是那一國英譯的代表作品。提真斯定下一個標準：凡是譯成英文後仍然是一首好詩纔算有，錄入這部選集的資格；若使找不到還帶有詩的情調的英譯，那麼不管原詩多麼有名也就不選進去。這倒是個好辦法。提真斯在各篇序言裏面討論各國詩的特色，她說亞拉伯的詩歌是自

由的詩歌，淋漓痛快是他們的特色，波斯却和他們正相反，詩的形式技能非常講究，作者是取一種超然的態度，同英詩的情調有點相似，日本的詩是短小精悍（真是跟他們的身體一樣，羅馬人說得不錯，有健全的身體然後有健全的精神！）他們的詩最講究的是鍊句，將許多的意思用一兩句輕鬆的話半隱半露地說出，那些不盡的餘音讓讀者自己去體貼體會，這是俳句的妙處；印度的歌詩却是主觀的詩歌，是冥想的結晶，句句全含有超乎物外的色彩；他們是不怎麼感覺現實的民族，他們的詩裏也沒有現實的影子。提真斯所寫的序言都很短，全書十分之九是名家英譯的東方詩，的確是一部包羅很豐富的東方詩選。

末了要談到她對於中國詩的見解了。她說中國詩的最大特徵是「成熟」這個性質。quality of being adult，歐洲的詩總帶有稚氣。中國詩是非常客觀的，不像印度那樣充滿了「靈」的情感。中國的詩歌同中國人的人生觀同樣地受孔子思想的支配。中國詩歌裏幾乎找不出男子對於女子的戀歌，而女子思慕男子的情歌卻是很多。中國人一般是非常敬重文學的，這一點提真斯是由她在中國時所用的無錫僕人敬惜字紙的習慣上推論出來的。中國念詩的調子和愛爾蘭古詩人有些相像。她在說到宋元明清四朝的詩時候，只提起袁枚一人的名字。這是這位美洲女詩人對於中國詩的意見。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看到這些話，不會莞爾，然而我們很感謝她的盛情同熱心。不知我們的鄰居們：拜火不怕燒着衣服的波斯，騎着駱駝流蕩，衣服老穿不整齊的亞刺伯，臉色青白的日本，和紅頭阿三的同鄉對於提真斯的批評有

什麼感想。人類的互相不能了解常使我們悵悵，可是雖然不能夠抓着真相，她始終是極力地想來了解；所以我們也願意忽略她多半不妥當的地方，只去看她的高瞻遠意；這樣我們便覺得非常感謝。

當人類的互相了解性還是這麼柔弱時候，我以為這部「東方詩選」是本很難得的好選集。（春）

近代短篇小說選

布薩士
脫編註

美國麥米倫出版。
二四一頁。美金二元五。

A Book of Modern Short Stories. Edited by Dorothy Bystrom.

New York: Macmillan, 482 pp. G. \$ 2.50

近代代表短篇小說集

澤蘇
布編

美國麥米倫出版。
四七〇頁。美金三元五。

Representative Modern Short Stories. Edited by Alex.

Jessup. New York: Macmillan, 939 pp. G. \$ 3.50

這兩本近代短篇小說集都是最近美國麥米倫公司出版的。兩部集子的編者都是對於短篇小說素有研究的人；澤蘇布曾經選過一部美國短篇小說集和法國短散文集，此外他還有一本關於短篇小說的論著，布薩斯女士以前雖沒有做過編選方面的工作，但是記得在美國幾

種文藝刊物，也曾經讀過她的文章。她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所擔任的功課也就是的即散文等。

麥米倫公司在美國出版界的地位和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的情形相差不多，它們的出版品十之八九是中級學校的教課書，而尤其以文藝方面的居多。論教課書內容的需要，當然以簡單準確爲提。麥米倫所出版的各種教課書（我自己看過和聽人說過的大概總有三四百種）多半這都可以使人滿意；商務的書，當然也有簡單的好處，但是對於準確方面似乎還欠缺點真正的功夫。不過無論是準確與不準確，教課書終難脫除那副教室裏閣王的神氣；我們受過十幾年鐘聲支配的朋友，至今遇到了牠，在潛意識中還不免得可怕。

但是比較起來，文學方面的教課書總要比天文數學一類的來得和氣，尤其是一種創作品的選集。這兩本小說集雖然都是當作教課書的性質，並且還是極好的教課書，但是可以說的沒有十分教課書的氣味。澤蘇布的『近代代表短篇小說集』最好是作多短篇小說入門的課本，因爲他所選的都是很著名的故事。對於讀過些短篇小說的人當然不發生什麼興趣，但是對於完全沒有讀過西洋短篇小說的人和還沒有完全認識各作家的代表作品的人，這確是一本很方便的選集。

全集包刮四十五篇故事，內中當然以美國人的作品爲最多，其次英國的作家也差不多有十篇，俄國法國各占四篇。由伊爾文，斯高得起直到一九二六年的孟特鳩女士 (Miss Mai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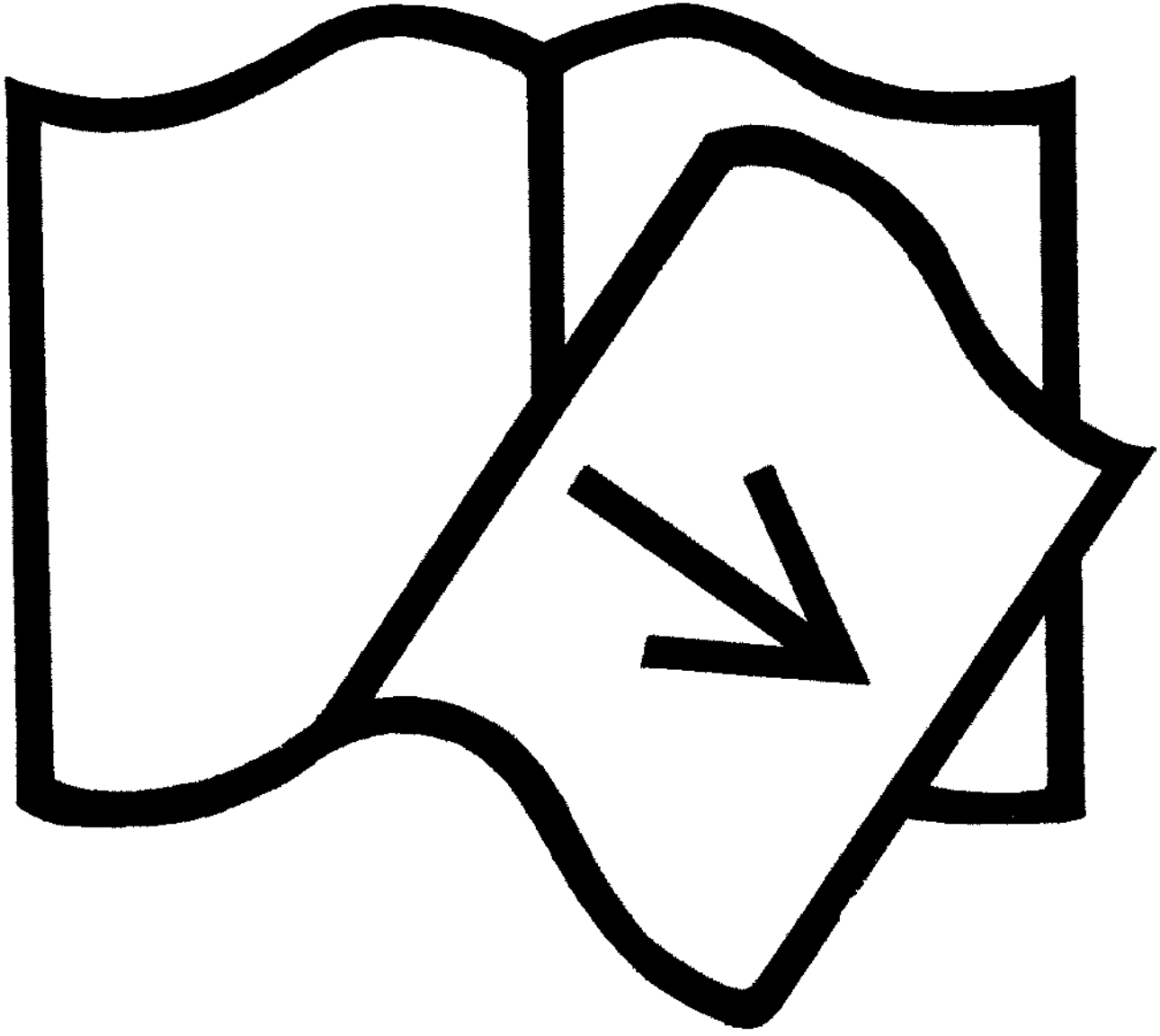
aret Monague)，在這一百多年中短篇小說的進化，都可以從這本選集裏映射出來。編者在自序中說明這本選集的目的是在表現近代短篇小說發達，所以至少他自己算是達到了他的目的。在這四十五篇故事中，至少有三十多篇是已經屢次有選人過的，譬如，斯高得的 *Wandering Willie's Tale*、伊爾文的 *Rip Van Winkle*、高哥爾的 *over oast*、和施蒂芬遜的 *The Sire de Malestro's Door* 等等。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編記者的目的是著重在「代表」兩個字上，這些故事雖然都很陳舊了，但是卻足以代表許多作家的作風或表現某派的意味。

布盧士脫女士的選集一翻就可以知道和澤蘇布的不同。她選擇的標準，不用她自己說，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是話重在各種短篇小說的取材方面。她絕對沒有澤蘇布的系统觀念，更沒有表現什麼發達的目的；因此我覺得這本比澤蘇布的更有興趣。全集不過二十九篇故事，多半的作家都是現代著名的人，也可以說是和我們同時的人；所選的故事，除了五六篇我在別的選集裏已經見過，其餘都是新從各作家的原集裏選出來的。這這二十九篇，從取材方面看，所包刮的範圍已經不算小了。法郎士的 *over Ladip Jugeter* 利用一副腦筋極簡單的粗人來暗示宗教的心靈；布勒盧 (*Margaret Brugh*) 借了一個大旅館裏存衣室女工的眼鏡兒來描寫一般過客生活的景況；康拉德 *Joseph Conrad* 以一種肉體與心理混作的冒險來表現海和風的殘忍；這都可以代表短篇小說裏種種的問題。初學寫小說的人，就是有了材料，往往也不知怎樣下手。這本選集後面的註解所討論的，正是這類的問題？（超）

現代短篇小說選

A Book of Modern Short Stories, edited by Dorothy Brewster
Macmillan Company

在國內大學當教授的往往感到選擇課本的困難。尤其是教文學的，因為教科書本就好，少，文學的教科書更不易見好。如其學校圖書館有相當的設備，教文學的本用不着特定的教科書。協事實上又不易待到這個便利。外國書尤其來得貴，做學生的實在沒有力量購備所有應用的書。近來英美各國的出版界也許顧到這一點，新出的各種科目的集本 (Anthologies) 極多，壞的固然有，好的也不少。我們這里介紹的是麥美倫出的一本現代短篇小說集。短篇小說在近代不僅是最流行的一種文學體裁，並且自從近幾十年契訶甫莫泊桑諸大家以來竟然成爲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有它本身的風格與藝術與趣味，不再是短的小說了。這部集子的好處是在編者選擇的標準：一面注重各派不同的寫法，一面所選的作品都是這時代短篇小說名家的名著。遠到契訶甫，近到 Stephen Zweig 與 Aldous Huxley。這集子幾於篇篇都值的讀，值得學做小說的人用心研究，極適宜於用作短篇小說的課本。在書的末尾有附註，說明各篇特有的風格與趣味。(摩)



原件短缺